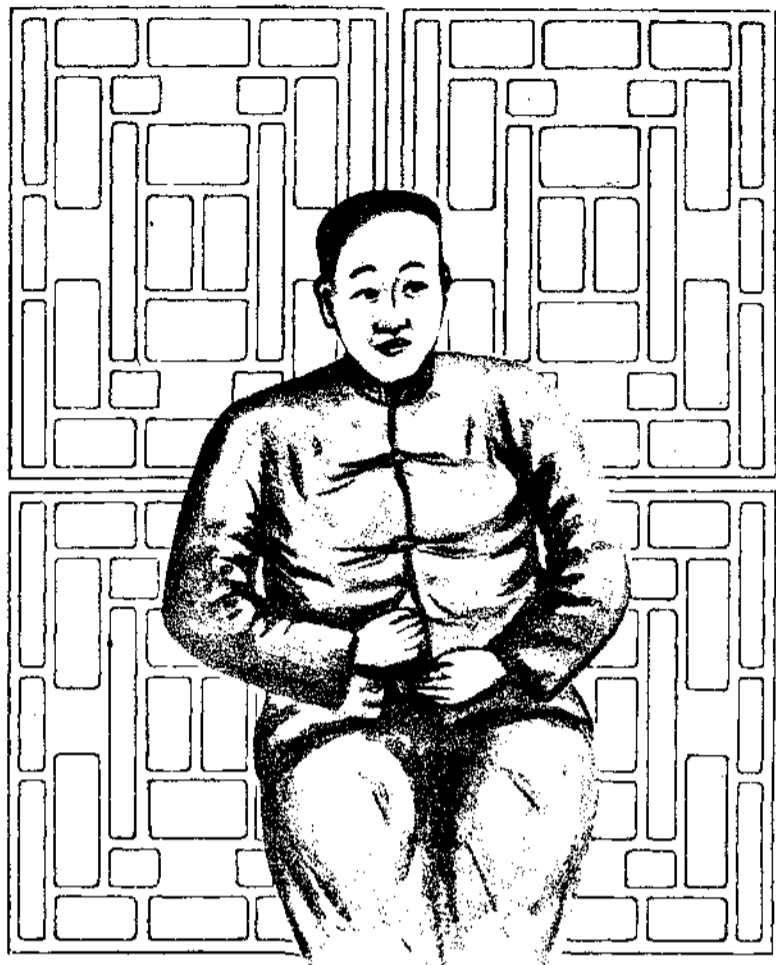


# 華文大坂每日

第二卷 第八號  
第四期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 您的苦楚就是我們的苦楚 您的歡喜就是我們的歡喜

俗們趕快用這良藥愛腑解消慢性胃腸  
的病苦携手邁進於明朗東亞的建設！

凡具有下列症狀的就是慢性胃腸病  
 ▽食慾不振、胸痞、欲嘔、時作噯氣、  
 ▽常作泄瀉或排軟便、便內混有粘液、  
 膿汁、▽腹脹嘔噎作響、時作放屁、心  
 口小腸痛疼▽雖吃滋補品、世不能變成  
 血肉、身體日見衰弱▽氣力減退、面色  
 刷白、神經過敏、氣短易怒、夜不安眠  
 治療藥『愛腑』因為兼備病源和對症的  
 双重作用、乃其主藥成分沈着於腸胃內  
 壁的病變部分、解消炎症、加強粘膜、  
 緊其弛緩、整頓分泌或運動機能的反常、  
 同時吸着腸管內的有毒物質、排泄於體  
 外等々遡源治病外、一面解消嘈噉、噯  
 氣、惡心、胃痛、腹痛、泄瀉便秘、嘔  
 吐、消化不良、食慾不振等諸症狀而使  
 腸胃機能及早復元、所以作了病狀極複  
 雜的慢性胃腸病治療劑、誠是獨一無二  
 的優秀藥劑

▼各埠大藥房均有代售▲

大阪市東區清水谷西之町

發賣本舖 順 和 商 會

支店 大連市山縣通九八番地

東京市本郷區區區砂町九番地

北京東單牌樓 谷 水 藥 房

天津日本租界旭街 松本盛大堂

上海吳淞路二八〇 日昇堂大藥房

青島堂邑路 小笠原大藥房

# 慢性胃腸病 愛腑





華文『大阪每日』第四期卷第八號目錄

(封面) 杭州雲林寺的佛像  
(卷頭語) 東西兩洋的「二大宣言」主 幹 二

論評

蔣介石收拾時局的唯一途徑……竹越與三郎……三  
由歐洲回來懷念東亞現狀……韓 雲 階……五  
聽四相的議會演說後……阿部真之助……七

對華輿論集

吳佩孚將軍的騷起……大每社論……九  
新政權的發展……東朝社論……九  
五中全會與國民黨的運命……讀賣社論……一〇  
反對顧維鈞的提案……外紙論調……一一  
英美應速糾正其認識……外紙論調……一一

專載

蕭省長致本刊原電……記者……一〇  
松岡總裁大陸經營漫譚……記者……一三  
吳將軍出爐時談話與詩篇……北京本社專電……一五

日本介紹

帝國議會一瞥……澤田 勇……一六

留日學生座談會(承前)(本刊主辦)

中日學生生活的比較…………二五

名人家庭訪問記

周大文先生……秀 華……二八

人物素描

希特勒總統……(駐德)寺村特派記者……三〇

文苑

慕索里尼首相……(駐意)小野特派記者……三一  
張伯倫首相……(駐英)工藤特派記者……三二  
羅斯福總統……(駐美)堀本特派記者……三三  
史 太 林……(駐俄)森 特派記者……三三

藝林

汪笑濃……凌霄漢閣……三九  
王少樓……微 塵……四一  
北京電影院巡禮……冬 春……四二  
漫 畫……何紹君等……三八

長篇小說

武俠小說 拳……白 羽……三四  
社會小說 慈善家的面具……陳 慎 言……四三

雜俎

懸賞徵求啟事…………一八  
朔望東西…………一七  
日本語文講座…………四七  
中華語文講座…………四七  
讀者之聲…………四八  
編後隨筆…………四八





## 東 西 兩 洋 的 二 大 宣 言

( 卷 頭 語 )

一月底，我們在東西兩洋已聽到對於世界動向有巨大影響的聲浪了。其一就是新中國之和平救國會的宣言，其他就是德國總統希特勒在柏林發表的大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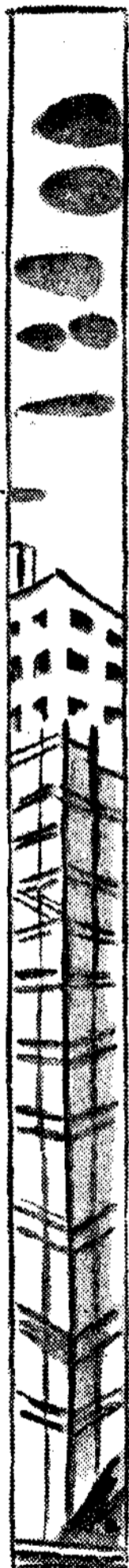
和平救國會的宣言說明着蔣介石的抗日容共的政策與暴虎馮河的匹夫之勇，使中國國民陷於塗炭的困苦中，並懇請吳佩孚將軍出來組織綏靖委員會，就任該會委員長以及編成軍隊，撫輯華北各地的遊擊敗殘部隊；同時努力促進抗日戰下的軍隊及蔣政權方面的諸將領的反省，以實現和平。

吳佩孚將軍不用說是中國軍政兩界的耆宿，在現代的民國歷史上殘留着偉大的業績。這是世人共知的事。自從中日事變勃發以來，吳將軍會憂心忡忡地觀望那由於蔣政權之無謀的抗戰及其虐政，而正走上崩潰途上的祖國形勢。如今吳將軍已爲這和平救國會的勢情所感動，驟然起來担任國家的重任了。吳將軍的堅強決意也可以從其談話中窺察出來。吳將軍所組織的綏靖委員會是由十二名的委員構成，而應成爲擁有強有力的軍隊的武力團體。臨時，維新兩政府也將予以協力與援助，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在另一方面，對於汪精衛之和平的聲明因爲已獲得了廣泛的同情，所以和平救國的呼聲終於澎湃地瀾漫到中華全國。因此，蔣政權勢必惹起大動搖與大混

亂，這是可期而待的事。

希特勒總統的演說歷二小時二十分鐘之久，約有二萬言，滔滔地闡明了德國對付現下世界情勢的態度。他先敘述德國具有恢復殖民地之強烈的慾求，繼而稱揚意大利對於防遏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之威脅的功績，並說如外國向意大利宣戰，則德國將進而予以援助，更論及日德意防共協定的最高目標與什爾維主義的破壞工作相反，乃是擁護世界和平與文化，最後讚美日本在中日事變中之英雄的奮鬥，並述及其成功是世界應慶幸的事。這樣，希特勒的演說爲東京·柏林·羅馬軸心已吐露了萬丈的氣燄。對於這種演說，英法兩國很爲焦慮苦惱，認爲德意的關係事實上業已達到軍事同盟，以及日德意三國防共之提攜強化的必然來到，並危懼着德意兩國將強硬地進出於國際外交界，即對於英法蘇等國的壓迫。

在東西兩洋所發表的二十大宣言以及其具體化的努力，究竟將招致怎樣的結果呢？在歐洲，德意兩國的前進以及它們的勢力擴張，同時英法兩國的前退萎縮大概將成爲必然的趨勢。因此在東亞，蔣政權的孤立無援更增加其程度，而且綏靖委員會的活動將次第顯示其壓力，臨時維新兩政權的基礎將漸趨鞏固。這樣，日本努力實現東洋和平與中日親善的目的，不久將達到成功的地步。



# 蔣介石收拾時局的唯一途徑

## 應聽從汪精衛的主張

貴族院議員 竹越與三郎



竹越與三郎先生 新潟縣人，現年七十五歲，別號三又。畢業慶應大學後，遂入時事新報，國民新聞社等服務嗣任世界的日本雜誌之主筆，名聲大振。自一九〇二年以後，曾當選為衆議院議員五次，後入宮內省任臨時帝室編修局編修長官。一九二二年身選為貴族院議員，現任貴族院議員之外，又兼任大阪每日及東京日日兩新聞社社友。著作頗多。

汪精衛離開了重慶進入法屬安南，這為中國是很可欣賞的事。祇怨恨其不早實現而已。其實現雖遲，但又遠勝於無。如果汪氏所發表的重大聲明能够使中國的政治家確實知道國家的真態，而毅然培養與助長新的勢力，那末他是拯救了既亡的國家，而應在中國歷史上大書特書的英雄。中國的論客與政治家多把近時的中國與日本的維新時代作比較。這種比較在某種意義上是恰當的，但在某種意義上是不恰當的。所謂恰當，乃是正如日本為歐美的勢力所壓迫，為了對抗而自立圖謀擴張國勢一樣，中國也對抗外國的勢力，以擴張國勢。這種時勢與內外的關係在兩國是極相似的。所謂不恰當，乃是維新時代之日本政治家的眼中祇有國家與國民，而不考慮到一身的得失榮辱。不消說，在多數的政治家中，並不是沒有在國難時祇擴張一身的權力，以獲得利益的卑夫。可是其所希望的，都是充滿了殉國服務的精神，例如薩摩藩砲擊了英國的軍艦，長州藩砲擊了英，法，美等國的軍艦，對於本國與外國勢力的關係完全盲目，而演出了夜郎自大的半狂暴，使本國的運命陷於危殆，但他們却信此為愛國的行動。這種情形與今日的中國沒有差異。可是，有些人從這半狂暴的群盲中挺身而出，以對抗衆愚群盲，而使其明瞭與外國開戰為亡國之道，並且曉諭必須與外國講和，以建造龍飛的勢力，終於交付了賠款而與外國講和。於是他們便被罵為賣國奴，輕視為膽小的人，而暗殺的災禍到處跟隨着他們。可是，由和平打開國運之烈烈的愛國心，竟使他們毫無疑懼而進行交涉講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等人。可是，新日本龍飛的勢力乃是從這些真正的愛國者的殉國服務的精神中發生出來；盲目愛國者之半狂暴的行爲對於國勢毫無貢獻。中國今日的憂患就是嚮導時代的政治家都是無定見，無思慮，而祇諂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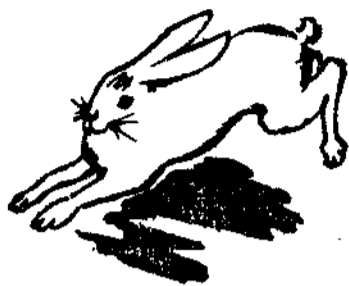
民衆，而沒有像伊藤與井上那樣犧牲一身以救國難的政治家。在這一點上，日本維新時代是不能與中國比較的另一個世界。

我不素對於這一事感到遺憾。可是，我對於中國尚存着一線的希望。中國是會有過光輝燦爛的文明大國。它的歷史充滿了以身許國的很多英雄豪傑。無論國勢怎樣衰微，時世怎樣低下，大人君子的血液不是完全消滅了。然則這並不是說沒有一人挺身爲國奮鬥的。我會想：並不是沒有像宋朝的寇準那樣的人，先與北人開戰，然後從事講和，而企圖把國民從塗炭的困苦中拯救出來。可是，此時遭逢到汪精衛脫離重慶並聲明恢復日本與中國間的和平，而對於兩國的關係開新紀元時，我喜歡我的期待完全不落空。中日兩國的關係終久必須予以改善，而且將予以改善。那時中國人民將以感謝之觀念紀念汪精衛之名吧。我希望中國的政治家鼓起勇氣進而與汪精衛相呼應，以創造新勢力，而如同日本的歷史傳載伊藤與井上之名一樣，在中國的歷史上大書特書這些真正愛國者之名的時候也將迅速地來到。

我希望酷愛中國和平的愛國者鼓起勇氣來！我想蔣介石聽從汪精衛之主張的時期，大概比任何人更早地來到。蔣介石雖容納那會由瑞金驅逐到陝西省的共產黨，而使國民黨與之聯合，但終究這兩派無論在信念上，感情上或人品上都不能相吻合。它們即使從一時的便利相合，也不過是「兩馬食於一槽」罷了。它們不啻是同床異夢。它們雖深知這種情形而竟互相合作，乃是因爲它們企圖在此期間互相吞併其勢力。而且如今蔣介石的勢力退却到西安附近，而漸漸地被引誘於共產黨的巢窟。我在中國事變發生時，爲了求中國真正愛國者的反省計，曾在貴族院指摘中國赤化之形勢的必然臨到。可是如今中國正墮落於我自己所指摘的最惡的形勢中。如今蔣介石正陷入於共產黨的地獄中，而迫近於最後的關頭。他脫出這種地獄唯一的途徑，除了贊同汪精衛的主張，迅速地講求和平而外，恐無其他奇策與妙計。

共產黨雖認蘇聯爲祖國而予以信賴，並尊崇列寧與馬克思如大聖人一般，但這些撒謊的人們在一千八百年前已以王莽之名現出於歷史上了。王氏會禁止一切土地的私有，把土地收歸國有，並且把其耕作地而限制到一定的額數，禁止養成私民。他雖顛覆了漢朝的天下，另外樹立『新』的朝廷，揭出更新改革一切的主義，但以私有財產爲基礎之獨立的人民竟擁立漢朝的光武皇帝，終於滅亡了新朝。一千數百年以後，洪秀全遂在清朝的中期從廣東崛起，他是信奉那在王莽的歷史上加味了宗教思想的學說。這是世人所謂的長髮賊。他們同樣禁止土地的私有，解放奴隸，強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可是討伐總督曾國藩一看到專門的軍人到處被他們擊破，遂糾合了在各州各鄉擁有私有財產的地主，以組織護鄉軍，因此遂討平了長髮賊。共產主義雖集合了流氓，但因便利却一時佔了勢力。可是，以私有財產爲基礎的社會，決不容其成功。像在中國那樣農業的資本主義國家絕對不能否認私有財產。要改革私有財產者必歸於滅亡。蔣介石當在江西省驅退共產黨時，曾經有這樣的經驗：學習曾國藩的故智，依恃那些擁有私有財產的人們，而攻擊共產黨。他豈忘却了這種經驗嗎？而且共產黨之祖國蘇聯的實力，在今日也約略明白了。他認爲蘇聯與日本開戰是爲控制日本唯一的希望。可是，因爲蘇聯自己內部的混亂狀態，所以這希望遂變成比水泡還淡薄的東西。而且從蘇聯南下的大勢看來，無論由新疆至西安的載重汽車路或鐵路，都是開闢了他日蘇聯鐵騎南下而掩有中原的門戶。這誰也能諒解的事。這是蔣介石站在最後關頭，躊躇徘徊不能決定的緣由。

這樣看來蔣介石所能做的唯一方法，就是聽從汪精衛的主張，特任現在河內的汪氏爲全權大使，令其赴香港收拾時局。我相信其實現的日期不久將來到！



# 由歐洲回來懷念東亞現狀

## 應學德義隆盛的根由

遣歐滿洲國使節團長  
滿洲國經濟部大臣

韓

雲

階

韓雲階先生 關東州金州人，現年四十七歲，一九一七年留學於日本，卒業于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嗣後在北滿，努力於滿洲實業界。滿洲事變後奔走於日本方面與馬占山諒解運動。黑龍江獨立後，就任黑龍省參議，一九三二年滿洲建國後任黑龍江省實業廳長



兼財政廳長。後又晉昇黑龍江省長，一年後遂行辭職，暫時閑居。但至一九三四年復出任新京特別市長，一九三七年榮昇財政部大臣，是年因行政機構改革，特任經濟部大臣，迄至現今。去年八月特派為滿洲國遣歐修好經濟使節團長，使訪歐洲至前月始返國。

一躍成爲新興國家，在歐洲正顯示蒸蒸日上發展的德義兩國，是一個最可信賴的我們的友邦，那是用不着再說了。我在去年的八月，擔任滿洲國的遣歐使節團的團長，赴歐歷訪歐洲各國，親自觀察其國家並國民，完遂相互親善的歷史的大使命，同時對其國情通及各方面都加以深刻地視察，得到很大地感銘之印象而回來。元來德義兩國，在物資方面，幾乎是毫無天惠的國家，然而尚能進展至如今日的隆盛者，是可以說完全確立在人的要素的一點了。第一就是得到像希特勒、慕索里尼兩氏的偉大指導者；再此等指導者，當其運用實際政治時，像先有確立其堅強的指導精神；並且國民也是莫不欣然而服從；以上三條件得以緊密合致，才能呈示如今日的大德義兩國的標頭。

民之對此問題的態度，不管在精神的或軍事的方面，都是很悠然自若的態度，我看到其完成無遺的這樣完璧的國民地訓練時，心中頗有感奮而欽慕起來。

世上的事，一切都是以人爲中心，然後才得以決定其他的條件，這在我渡歐以前就時常對滿洲國國民談過，可是由於此次的渡歐，得到更加一層深刻地感覺起來了。一面翻過來觀察我東亞的情勢，即先看到日滿兩帝國之現狀時，資源是無窮盡，土地又很肥沃，物產又豐富，前途實日加有望大可期待的。即在物質的方面一點也沒有危懼的必要，故若再加上人和，以及圓滑的政治之運用，並指導精神可以達到完璧，即其富恐將凌駕於美國呢！且對於日滿兩國民衆一致團結的一事來看，真是會令人湧出世界不足害怕的偉大力量出來。何況再加上中華，不僅在經濟的，在一切方面而完成中日滿布洛克，實現東亞民族的大同團結，即如此其力量一定可以造成至世界無可匹類的強力，而貢獻於世界和平，相信必然是很大的。

我滯在柏林的時候，適巧到捷克問題喧沸起來，當時的情勢，在國際上已掀起非常緊張迫切，這是世人所周知的，是臨到若走錯一步，即將再勃發第二世界大戰的那樣危急之形勢。可是德意志國

但是現在不過還在向着此大目的而邁進的一個過渡期，換言之，一切的問題還是待於此後了。就是應觀察我東亞民族已臨至應如何團結，如何運用，須慎重考慮的重要時期。而且觀察迄至今日的情勢，當此最重要的時期，握着其鑰匙者當然就是日本民族了。此事在別個民族也都是應承認的吧！

向來的大陸民衆，被過去永年的惡政，尤以被軍閥的跳梁所苦，根本的失去其生活地安定，因此現在此等民衆所熱求者，是非常的簡單，是可以說在：「安居樂業」的四字而盡了。此點就是今後要建設的新東亞新秩序的主眼，指導者的日本民族之重要目標，也是應置在此一點才是。

然而這却是說容易實行困難的事，今日已進入建設階段的新東亞協同體，當然不是一時的，乃是一個永遠的；因此日本任着指導者，爲使圓滑運用東亞民族全體之永久政治起見，其所欲樹立的指導精神，絕對不可以無理的，如此即必須採取各民族的長處，及脫去其短處爲最緊要了。先進國的日本民族與其他民族比較，具有非常

多的長處者自不必說。因有此，今日的日本帝國才能夠達至以完全

獨立的國家而雄飛於世界呢！然而在其反面也是不能說全然沒有短處的，那是和大陸民族有很多的缺點，同時在反面也是具有很多的長處一樣的。我在這裡所主張的就是綜合此種長處，同時把各自的短處全部予以放棄，在新東亞的永遠性裡樹立確固的基礎，最爲緊要了。我在上次由歐洲返國之途次順便訪問日本，對最可敬服的盟邦，表示最大的敬意，那時我在每有機會時，對此點極力強調希望：『日本此後並不是如向來的島國的國民了，是應成爲大陸的國民，而擔任指導者，對於東亞全民族促成幸福』。

總之，我東亞民族現在已經臨到過渡期的非常時，這是不能否定的事實，而且將導引於將來的幸福呢？還是陷於不幸的呢？是繫在各民族地協力是否有一致？幸而日滿兩國不但可以說是完全契合的友邦，且寧可說是已進到絕對不可缺一的協同體，顯示非常圓滑的政治地發展，故與此同樣的傾向，使再遍及於東亞全般，也決不是至難的創業，這是我所確信而不疑的了。（一月廿八日於大連）



## 聽四相的議會演說後

中日兩國之道德的結合

乃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根底

東京日日新聞社 筆 阿部真之助

由於一月五日的政變，平沼內閣已重新成立了。可是，世人一部份對於平沼內閣的出現所擔憂的，就是：日本對中國的方針是否將

變更？根據近衛前首相任無任所大臣而入閣，以及此後平沼首相在議會所發表的聲明，平沼內閣對中國的方針如同前內閣所發表的日



本政府的聲明一樣，是確固不動的。因而平沼首相在議會所發表的演說，祇不過是重複前近衛首相的聲明而已。由此我們可以說，日本對中國的方針是極明瞭了。

在此次事變的開端與途中，中日兩國間有許多的誤解，有時兩國看錯了兩國真正應進行之道。所以世人都想東亞和平的時期似乎很遙遠。如今中日事變已進入於第三階段，依據冷靜的理智，我們決不會違背我們應行的道路。

依照平沼首相的演說，中日兩國的結合必須是在道德上建立基礎的結合。我想這是構成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的根底。這種道德的東西如果是掩飾自己的虛偽或歸於道德上的談話，那是無濟於事的。可是，一考量到中日兩國把道義上的結合移於實踐時，我想這是非常大的事實。

如果觀察外務大臣的演說，則外務大臣是從外相的立場引申首相的演說，而對於中日兩國的關係更具體地加以陳述。總之，日本對中國所要求的，既非獲得廣大的領土，也非索取鉅額的戰勝賠款。日本所要求的，祇是：建設東亞永遠安寧的新秩序。這樣，我們既然知道日本所要求的是恬淡無慾以及日本的態度是那樣道德的，那末沒有再像中國國民政府繼續抵拒日本那樣無意味與有害的事了。爲什麼呢？因爲日本對中國決不實行無理的要求。歐洲大戰後，協約國在和平會議上豈不是對德，奧等戰敗國強索了鉅額的賠款，並沒收了其殖民地嗎？

可是，依據外務大臣的演說，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就是一面維持各自獨立與尊重各自的個性，一面則互相提携立脚於道義與國際正義之上，組成遍及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之緊密的互助連環關係。所以中國的獨立便有十分的保障了。不僅如此，而且中日和平如果成立，那末日本將宜明立即撤廢中國現在所遭受的殖民地的待遇。這第一就是治外法權的撤廢以及交還租界於中國。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並不要求和平以外的任何東西。我們如果想到日本考慮諸外國

堅持治外法權與租界爲特權時，國民政府對於日本的無用抵抗，實際上不得不說是愚蠢的事。

果然，在國民政府次於蔣介石的領袖汪精衛之脫出重慶而聲明與日本講和，並不是無緣故的。所以我想我們可以稱讚汪氏的絕頂聰明。無論治外法權的撤廢或租界的交還，祇日本一國實行是沒有意義的。所以祇成爲問題，即：歐美各國在中國所具有的這些特權，在此時也應設法使它們取消。關於這問題，中國應具有獨立國的意志與體面，而極力從事解決。但是日本對於這問題決不可吝惜巨大的協力。要解決這問題是很困難的，所以中日兩國必須抱有很大的奮鬥的決心。這就是因爲中國由此完全具有現在以上之獨立國的近代國家的體面。

中國因這次戰爭犧牲了無數的生命，喪失了許多的物質。如今如果中日的安全和平成立起來，不僅不會備嘗戰敗國的慘苦，而且也將受惠於這種好條件。我想由此可以了解：日本發動之今日的戰爭是怎樣的尊貴的理想的神聖戰！

中日兩國間具有遍及政治，經濟與文化之緊密的互助連環關係，不久也將構成世界繁榮之一環，決不像中日滿集團那樣單純之排他的意味。我想這是應該同時加以考慮的。

此外，日本陸海軍大臣在議會的演說，大體上祇報告過去的戰果。在陸軍大臣的演說中，祇有一點應該注意。這就是蔣介石將出於這種政策：他將與蘇聯提携，爲抗日的目的而施行遊擊戰，以擾亂日本的後方。日本爲對抗這種政策，在今後的建設上必須獲得中國的民衆。這是因爲民心的把握之怎樣的緊要，終究是由此決定兩國的勝負的。這種言辭是唱和首相與外相的演說，我們也大大地懷抱同感。

古昔有『須馬上定天下』這種話。即使打勝仗，如果不能獲得民心，那末就不能獲得戰果。這在古今東西的歷史上曾有說過。今日日本之如神的清心的證據，並不是單純的理由，乃是事實如此的。

# 徵求現代小說 稿酬一千元

日本雖考量怎樣收穫戰爭良好的結果，但重要的中國民衆如果與遊擊戰結合，則令人可驚的毒害必將產生出來。中國的民衆依遊擊戰繼續抵抗日本，究竟將成爲中國民衆的幸福之道嗎？中國即使拿永久的鬥爭以對付日本，日本也決不會被削弱或屈服。結局，這種鬥爭不斷地在中國本土實行時，則災禍將遍及於中國全部，而不能有什麼建設的希望。這是無異向天吐出唾沫的舉動。日本如果與這種民衆結合，那末其結果是很明瞭的。

日本正採取如上述那樣道義的態度時，中國民衆能够理解真正的日本精神，而站在協同之上建設東亞的新秩序，我想從道理上看來，這是最好不過的事。此時假使日本採取讓步的態度，中國以遊擊戰苦惱日本，那末日本因此被削弱，而中國的民衆果然能够獲得

幸福嗎？其結果終爲共產黨的爪牙所擾亂與苦惱而已。現在他們之所謂幸福，就是蘇聯幾萬萬的民衆正苦着的苦難。這種苦難是在所謂幸福的美名下加之於他們身上的。他們如變成這種境地，那就糟了。日本應使他們不陷入於不幸境地，而把他們拯救出來。這既是日本的義務，也是此次聖戰的意義。因而我想：此時中國民衆可以說也有協力的義務。

這裡如果說到實際上的事，那末無論平沼首相的演說，或有田外相的演說，都不過是陳述原原則上的事情，而不具體地敘述東洋的新機構。我想這不僅中國民衆，即日本人也欲知道日本政府究竟具有怎樣的具體政策。總之，根本精神是根據於道義，沒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係，而以平等的關係，朝向新的建設邁進。我想這對中日兩國是有很大好處。

本刊現徵求長短篇小說簡章如下：

- (一)短篇小說——文藝創作，軼聞傳記，幽默小品，全篇一千字至五千字，稿酬由五元至三十元
- (二)長篇現代小說——每月兩期，每期約五千字，足刊二十四期者，稿酬全篇由五百元至一千元，

附註：

- 一 應徵作品，取錄後，版權爲本刊所有。
- 二 長篇小說，不取者原稿退還（但寄稿人須附足郵票）短篇作品優者隨時錄取，原稿概不退還。
- 三 來稿須註明詳細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
- 四 來稿於函面註明「應徵稿」，以免有誤。
- 五 徵稿期限，至六月底止。

華文大報每日編輯處

因此，物質上之互相結合與通融的所謂政治的與經濟的關係，雖會發生，但道義上的解決才是東洋之文化的成果。西洋之物的想法，即在國際關係上也將以經濟關係加以規律。可是東洋的想法，却注重精神，而以它爲基礎而處理經濟關係。因而在西洋的想法，此次的國際關係究竟是怎樣的情形呢？這是強者剝削弱者狀態。從道義上看來，這確是無情的狀態。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決不可再上覆轍，而應在道義上互相幫助與補救。

日本企圖以發露道義觀念的態度，樹立中日間之新的關係。我想這是中國所喜歡的事。這一點我們日本人毫不感到危懼。

# 吳佩孚將軍的蹶起

(一月二十七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論)

幸福時際，縱使怎樣的艱難，我也決不敢辭却的。」又說：「事變至此已經一年有餘，兄弟之邦相擊而不息；慘憺的風雲已彌漫於東亞的天空，真是中日兩國所最痛心的。不及時而寢息，恐怕一旦猛飈怒潮襲來，即徒陷於難得捍蔽之勢；且此不但中國所不能存立，且也不是友邦的福運。」而披瀝其堂皇烈烈的和平救國之意圖出來了。

他的這個和平救國運動之目的貫徹方法，其運動的母胎之團體，即所謂和平救國機關組織，已在逐步開始進行，臨時維新兩新政府，且極力的予以支援，其首腦部以及全國元老名士有力團體，似將出而參加協力的模樣。

而且吳將軍的立場，不置念於政治的方面乃專置在救國運動的中心，是在當衝於軍事

的權力之洋安紛紜方面；兼謂步非非出外就任綏靖委員長。

他是中國元老的第一人物，其節操之高超也是當代第一人且是一個會震撼過中原的大將軍。其閱歷人品俱是受着民衆的大景仰而稱譽的，尤其是對於舊部下直隸派的殘黨，並素常欽慕其風格的北方軍閥的影響力，現在依然地剩餘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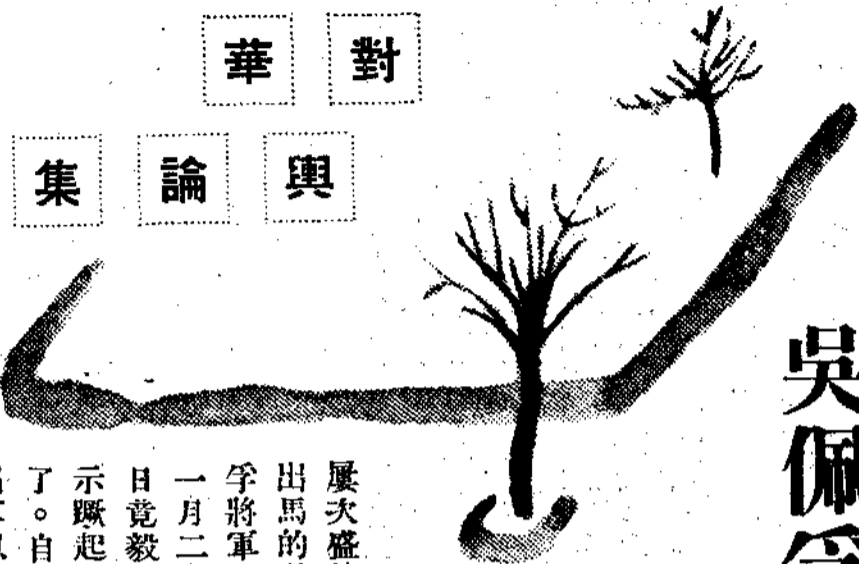
中國的情勢，現在已進入和平救國運動之階段，連抗戰到底的中國，尙且由汪兆銘一派出來主張反共和平運動，且有逐次浸透於各方面的趨勢；且其波及於被蔣介石的壓力所牽制，在嘆息抗戰之無謀，不能進出於和平的地方將領之影響，不久當可現示出來的吧！

此種運動的作用，當然不是急激可進行的，是帶着緩慢而自然地可現示出來的性質。總之，吳將軍的蹶起對於抗戰的中國民衆之心境，可予以轉向醒悟之意志之可能性極多。尤其是驚懼於汪氏聲明的影響之蔣介石等容共抗戰勢力之弱化，將加以一層的大衝擊者自不待言了。

## 新政權的發展

(一月二十七日東京朝日新聞社論)

面的影響如何。在內面的尤以在抗戰前途，有予以深刻的影響者，是勢所當然無可懷疑



對 華  
輿 論 集

屢次盛傳將出馬的吳佩孚將軍，於一月二十六日竟毅然表示蹶起出來了。自武漢陷落以來，

在各地所掀起的反共和平救國聲浪中，近日已轉呈期望吳將軍蹶起的聲浪起來，因此吳將軍此次的蹶起是應看做爲響應此種切實的國民之聲浪起見的。他在向各方面發出的覆電文中有提到：「同種的爭戰，真是傷天人的事，其在原野所呈示的修羅慘狀，是自古所未有聽到的慘害。諸公見此而不忍，起而呼籲和平，蹶起而負責者是我完全所同意的。處此國家的主權紛亂，人民失去安居樂土的

汪兆銘氏所投下的一石其表面的波紋之大小如何，姑置之不問，現在我們只觀察其內

的了。

國民政府現時正在重慶召開五中全會，可  
是因深恐對外間暴露其在汪兆銘脫出後所掀  
起的內部不統一，而加以禁止一切的報道。  
故欲判斷會議的真相似非容易，但是我們若  
對於中國報紙所傳出的，在開會當日蔣介石  
所演說的趣旨加以一瞥；便可知他們正在  
極力的探盡防止汪兆銘脫出後的打擊與影響  
之對策之一般了。

蔣介石自身所謂的抗戰第二階段，是再三  
的虛張聲勢將守勢轉為攻勢，轉敗為勝  
的論調。而強調：「若中途放棄抗戰，或妥協，  
即我民族將永遠滅亡，子孫代々成爲奴隸，  
國家化爲敵國的殖民地」。這種論調正是在暗  
中諷刺汪兆銘的和平，打算始終排擊妥協，  
徹底的加強抗戰的氣勢的吧！

在五中全會將審議共產黨所提議的設置國  
共共同委員會，及要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  
等問題。但究竟怎樣決定現在雖尚未可知，  
然而五中全會，本定去年十月召開者，延期  
至十二月，決定十二月十五日的開會，也因

共產黨的要求等之重大問題，遂又再度展緩，  
延至本月二十日始得召開；先開準備會議接  
之開本會議。此次的召開其對於共產黨所要  
求的態度以及對策，必豫先已有成竹，可是  
是否決定予以採納現時尚在不明。

共產黨的對國民黨進出，盛傳其活躍很積  
極，但因會晤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悽慘失敗，  
故中國共產黨自身也很警戒。且傳說莫斯科  
政府也深鑑於國際情勢的機微，曾訓令駐華  
大使奧拉斯基氏，囑其暫止住蘇聯共黨及中  
國共產黨的全面的進出，這也許是真實的事  
實吧！

最近國共問題更加一層引起外間的注意，  
但是抗戰主力是依然還在蔣介石一派所掌  
握，汪兆銘的提倡和平與蔣介石自身的關係，  
事實上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對此而推測其  
中必有一脈相通的也未嘗不可，但其實恐怕  
兩人之見解根本上有較異的吧！

國民政府被抗戰派包圍，其重要的一羽翼  
即是共產黨的活躍。蔣介石一黨與共產派其  
活動正如昔日的反日抗日時一樣，在抗日戰

的現階段裡，對於精神的指導方面，頗有爭競  
而發揮出來。抗日陣營內的羈權，現在仍是蔣  
介石所掌握，但若對於迄至今日的事變經過，  
加以仔細吟味起來，即共產黨的進出在各方  
面頗有呈出顯著的情勢，若照這樣的情形，中  
日事變仍然繼續下去，中國方面的敗戰也接  
續下去，即國民黨的抗日戰之制羈權，而說斷  
不致落於共產黨之手者，誰能敢擔保呢？汪  
兆銘之所以提倡和平，雖是因爲在近衛聲明  
中發見確固的頭緒之故，但其中有幾分係不  
滿對環繞於國民政府的這種國共間的現情勢  
的影響，也是不能輕視的一個重要原因呢！

在國府狂奔於繼續抗日戰的這個時候，從  
其本營裡奔脫提倡和平者出來，以及對外最  
近英美的援助，轉爲積極的這一事看來，國  
民政府正是處於一喜一憂的形態了。

轉轉來觀察新政權的現狀，即頗有呈示顯  
著的躍進概況。華北臨時華中維新兩新政府  
共同創設的中華民國政府共同委員會，前日  
又在南京開第三次的商議會。並傳說維新政  
府行政院長梁鴻志氏借臨時政府行政委員長

最後成仗，搖尾乞憐，引虎自衛；推  
其意不使大好神州，只上子民，陷於萬  
劫不復之地而不止；所謂民族英雄，  
救時豪傑，果如是耶。環顧黨內，則  
破裂已萌，曠觀陣中，則淪胥將及；急  
已離於燃眉，憤更深於斷背，耐念及此  
爲之痛心。汪先生民國先進，望重功  
高；本垂涕而道之心，爲披駢纒冠之  
救；登高一呼，衆山皆應。所願國內

### 響應汪之和平聲明

蕭省長致本刊原電

朔自汪精衛先生發表和平聲明以來，  
各地賢明之士羣起呼「和平」，今河南省  
長蕭耀臣鑒汪氏主張，希冀和平。致  
本刊專電，特將其原電錄之如下：  
大阪每日新聞社轉貴國各新聞社通  
信社鈞鑒：汪精衛先生和平聲明，語

重心理，仁人之言，其利甚溥；拜讀  
之餘，無任欽佩。自蔣逆介石專權以  
來，排除異己，利用私營；瑣瑣姻婭，  
竊權要津；囊挾私財，與國均富；而  
又聯俄容共，挑釁善鄰，武備脆弱，  
不值一擊。猶復岷頽，自謂焦圻抗戰，

賢達，海外巨公，勿逞意氣之私，勿  
作違心之論；力起直道，翻然變計；  
一掌携手，共商和平。化乖戈爲祥和，  
變仇讎爲兄弟；立百年之大計，挽即  
倒之狂瀾；則不朽之業，可立見石披  
瀝以除。伏希  
明教

河南省長蕭耀臣叩  
一月二十九日



## 五中全會與國民黨的運命

(二月二十五日讀賣新聞社論)

王克敏氏，往訪軍政界的元老吳佩孚氏，並求其出馬。且以汪兆銘的和平勸告聲明為一轉機，採取熾烈的民衆運動的形式，掀起懇請吳氏蹶起聲浪者，確是值得注目。

對於構成新中央政府的組織體，是按照去年在南京開大會時所豫定的步驟，將採用邦

聯制的分治合作。其所以與吳佩孚氏交換意見者，諒必是其構成之準備已有就緒的原故吧。新中央政府的具體的發展，在此新春初頭，有漸呈明亮的曙光者，確是我們引為寬懷不置的。

國民黨的五中全會本豫定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開，可是因共產黨先一步於八月下旬在延安開六中全會時，有決議對於中央將作全面的進出之企圖；豫備將其所提議的設置國共各同委員會，及共產黨加入中國青年黨

的議題，提出於五中全會付議，求正式的承認採納。同時廣東武漢雖已相繼淪陷，但蔣介石依然恃其餘勢，尙無屈伏於共產黨之意向。再在國民黨內的右翼，尙在一致反對於共產黨的介入中央政權，因此若照這種對立狀態而開大會；那麼兩派的正面衝突不但勢所難免，且抗日戰線分裂的危險也是可想得到。

但雖這麼說在蔣介石現在又沒有拒絕共產黨方面的要求之勇氣，故窮餘的結果，只有將此大會予以無期延期的展緩，而糊塗一時之辦法外另無他途。

有包藏這種經緯的五中全會，竟得以自一

月二十日起在重慶開會者，此可觀測是在此一個月間，蔣介石的獨裁力轉為激減，在國共的比重方面共產黨勢力已突進至水平以上的地步了。

會議，因怕日本的空爆，利用夜間在極秘密裡舉行；故其進行的狀態是怎樣無可知測。但據傳報有謂，蔣介石與毛澤東之間已有成立諒解；以國民黨四共產黨三的比例，設置共同委員會，以代替向來的最高指導機關之國民黨政治會議，以處理一切的政務之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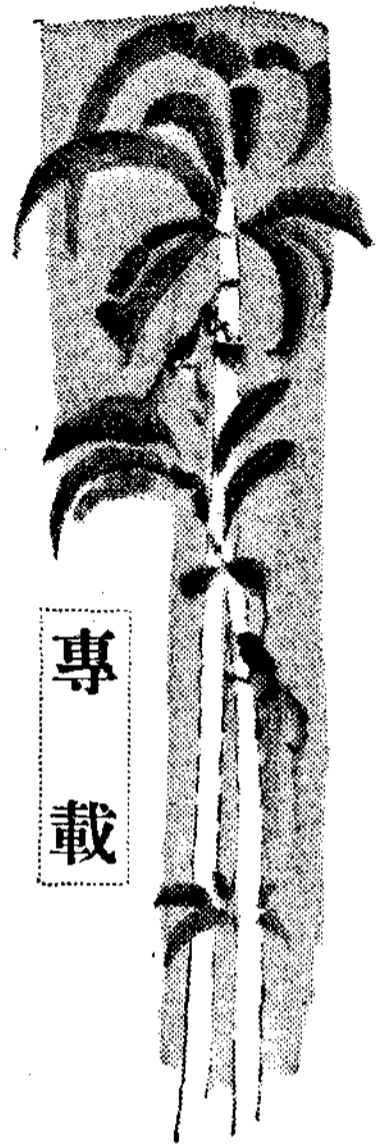
然而國民黨的主流及中央地方將領之間，有絕對的排擊共產黨之進出中央，對於汪兆銘的期望和平予以共鳴響應者頗不少的這一點，在此際也是不能不注意的。他們所以尙默而不動者，是還未到其時期原故，像蔣介石所靠的唯一之力的浙江財閥，也早已對於容共產黨深入的抗戰方針，

引為不滿而欲棄緣脫離，欲以全面的的支持汪兆銘的主張。以此財閥為背景孔祥熙等，自然也可以說已處在極微妙的立場；親黨派的孫科以及為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陳誠一派的武將，固在論外；但陳立夫張群何應欽等以及成為國民黨主流的要人和武將，由其向來的立場與主張來看，便知道他們對於共產黨的進出，是絕對的加以反對了。且蔣介石的統制力轉為弱化的事，與對於共產黨同樣，在國民黨內也當然難免發生反映。故蔣毛的事前之契合，在五中全會是否能夠照原案受容納，實成爲一大疑問。

假設國民黨的強硬份子，爲慮及混亂與抗日戰線的分裂，一時忍從共產黨的主張；但本來國共兩派的關係，是如水與油一般，是宿命的缺乏融洽性而奈何？

何況共產黨的魂膽，是在一步一步進而蠶食國民黨的勢力，以樹立赤色政權，故兩者之間那有不招致反撥之理？在此意義上此次的五中全會，由於國民黨右派的反對，出而排擊共產黨的介入中央，即國共合作的聯合戰線上，立即生出裂痕，且若忍從一時而謀妥協融洽；即勢將以此爲一轉機，國民政府轉爲赤色勢力所把握，國民黨的主流必然陷於被驅馳的運命。是故不論從任何方面看，此會議的結果，是可以決定的引導抗日政權的方向，是應看做國民黨的前途以及其存在，已呈示如處在風前之灯火一般無異了。





專 載

滿鐵總裁 松岡洋右

# 大陸經營漫譚

資金綽々 有餘裕

移民採取國防本位

設立大東亞調查機關

集一起建立計劃的緣故。只乘飛機各處參觀十尺或廿天，就可以曉得中國與滿洲的事情嗎？這些人們只在算盤上打算，所以容易發生錯誤。

無論在滿洲或中國，應該詳細地觀察事物以及更作實際上的考量。但是這些人們立即在桌上設計很大的組織。請看滿鐵的大組織，我去年不是剛剛增加了兩副總裁了嗎？近來成立的公司，設置副總裁兩人，理事五，六人，都是先設置領袖的。

(問) 那麼，具體的計劃怎樣才好呢？

(答) 無論如何，方案根本上應該在東京決定。如果在東京決定，則更能採納實際家的意見。可是在大阪等如村田省藏與津田信吾這些人，都是很熟悉實際的事情。如果召集這些人們實地觀察，然後規定方案，那是很好的。可是，如果給門外漢規定方案，那是不中用的。我想在東京規定確固不動的方案，是急不容緩的事。

(問) 雖然如此，那麼，您想滿洲獨自的產業計劃，究竟將怎樣規定呢？

(答) 不用說，那是○○作戰。滿洲的事業計劃都是這個；而伸入中國發展等，都是次要的；但是這却逐步地且驚人地進行着。祇有松岡不主張戰爭，

在非常時已任滿鐵總裁三年半的松岡洋右氏，記者曾詢問其大陸經營的新抱負時，他由滿鐵經營所說的滿洲事業的經營以及民國廿八年滿洲經濟之動向的暗示頗多，並且在其言辭中也有許多的含蓄。

(問) 總裁由滿鐵經營的經驗所看的大陸經營的抱負，可否見告一二？

(答) 無論滿鐵或其他機關之必須伸出於大陸，不是到了近來才知道了嗎？滿鐵爲什麼進出華北不好呢？世人的挑別太多，真不好辦。

(問) 在滿洲與華北，無論從農產物及其他產物看來，或從人口移動的方面看來，其相關性也很深的吧？

(答) 雖然如此，華北糧食大部份都是從滿洲運



松岡洋右總裁

有「動的滿蒙」「滿鐵論」等名著。

山口縣人，現年六十歲，美國俄勒岡州立法科大學畢業，歷任關東都督府外事課長，總領事，外務省情報部長，講和會議全權委員隨員等要職，退職後一九二一年被舉爲滿鐵理事，晉昇爲副總裁，關東軍最高顧問，一九二九年辭職，翌年當選爲衆議院議員，一九三二年再選職任，以外交特材及支那通知名，同年當上海事變時，任上海特派，努力奔走，及日內瓦召開國際聯盟總會臨時會議，任日本帝國代表出席，以宣明退出聯盟的國論而聞名世界，一九三五年就任滿鐵總裁，遂行大陸政策第一線滿鐵的經營而活躍。一九三七年親任內閣參議至今。著

就是主張不戰而勝即不實行戰爭而能解決的計劃。滿洲的事業計劃都集中於這種準備上啦。長期建設在滿洲是目前最緊要的事。

(問) 資金的計劃怎樣呢？無論如何，明年度日本將決定消化四億圓吧？

(答) 不僅四億吧！滿鐵關係的資金也要七、八億。這筆鉅款以日本基礎的鞏固，是不足擔憂的。日本有完全予以消化的希望，否則日本的大陸經營是不能進行的。

(問) 其次，據聞總裁擬把設立大調查機關於滿鐵內的計劃，編入次年度的預算。其目的究竟是什麼？

(答) 噫，這應從一個歷史來說起啊！原來世人都說松岡是一位建立大計劃的男子，但我却實行着故後藤先生（即新平伯爵）的計劃。後藤先生曾在滿鐵內設立了東亞經濟調查局。請想一想！當時在小小的滿鐵內會設立了經濟調查局。況且滿洲與中國都已稱為東亞呢！據聞籌集金錢的工作是令阪谷男爵擔任的。據聞此後後藤先生曾說過：應殘留於滿鐵的，就是創設調查與人員。

我們一看今日的滿鐵，果然殘留着人員與調查。中日事變一起，馬上由滿鐵動員人員。現下即在華北也派出着三萬的人員。無論三井或三菱那樣大的公司，若派出三萬的優秀職員，從那天起豈不感到不自由嗎？即就調查而言，華北，自不待言，即華中及華南乃至南洋，終究不是由滿鐵的機關借用嗎？此後，後藤先生之大調查機關計劃為最大。雖田中先生（義一大將）在實行時，建立一千萬圓的計劃，但為原敬首相削減二百萬圓，所以完全就不行了。如果這個計劃實現，我就要做次長，即大東亞經濟調查機關的次長。因為這個計劃失敗，所以

便做議員了。

(問) 此後，是不是發展到政黨解消運動了嗎？

(答) 這是離題太遠了。世人知道我從那個時候起，對於東亞的大調查機關開始關心。我在滿鐵任總裁，到了今日已有三年半，其間對於這種機關曾加以詳細的考慮。所以把滿鐵的機構大部份委讓於滿洲國時，在三個試驗所中也殘留了中央試驗所。這便成為很有用處，今日祇從地質研究所也派遣二百六十人的調查員到華北去。

這次所計劃的，就是名實相副的大東亞的調查機關。從滿鐵的立場看來並不為滿洲，或中國所拘限。如果需要調查，無論多少人這裡打算借用。現在華北開發公司說要委託調查，華中振興公司也說要借用人員，南洋拓殖公司也說需要人員。而且關於調查我打算在各地儘量設立分所，以期成為綜合實驗與理論的機關。

(問) 經費的方面沒有問題嗎？

(答) 自然沒有掛慮的必要。第一年打算使用八百萬圓，五年期間打算使用一千五百萬圓。滿鐵在鐵路方面賺錢，其所賺的錢打算儘量使用在這一方面，所以鐵路所收入的利益即令使用於鐵路方面，也要設法使其他的副業獲得豐富的利益，一千萬或二千萬是不成問題的。

向來的滿鐵經營總是消極的，祇圖把所賺的錢儲蓄起來或予以消耗。可是，我總儘量採取使用的方針，經營鐵路不僅是辦理鐵路事業，鐵路沿線的住民如不加意考慮，也不好辦。因此沿線住民如果有加以教育的必要，則將為他們設立學校或創設病院，如果滿鐵不盡力，則誰要來辦理呢？這件事不能辦，則大陸的發展也不能實現呀！近來在滿洲也決定了經營航空事業。這即使離開鐵路事業而無視利害，

但如能成為福祉，我也想進行去辦理。話又說回來了。東亞調查局以百萬圓的基金，脫離滿鐵而獨立，決不能進行什麼事業。我知道了每年六萬圓的利息是不能辦到什麼事業，所以我想明年擬使用五十萬圓去辦理。

(問) 最後，滿洲的移民問題究竟怎樣？希望您批評！

(答) 這也是始於我在卅年前的幻想。我在理事時代就這樣地想：第一必須運送人員到滿洲去。這如今已成爲很有希望而實現了。於是，如今我反而開始擔憂着那種希望。鐵路的經營祇辦理鐵路是不行的，所以人員的養成是必要的。這是從前曾說過的事；移民問題就是這個。

可是，近來移民的趨勢很偉大，我也想不到移民會那樣的順利地進行。移民政策雖有些許的失敗，但從日本東北方面去的農夫都從容自若地吃着高粱飯。這是完全像滿洲人的習慣。我想不到日本人也沒有這樣的適應性。日本人既然有這種適應性，那末北滿無論到了零下幾度的嚴寒，也將消逝了。

我想其移民方式，無論如何必須以國防線為本位而實行。如果確保了國防線，那末以後無論什麼問題都不懼怕。而且如果國防線成立，則可以賣東西給軍隊，因治安關係也可住得好。以後鐵路的敷設以及部落的構成也將快實現。這如跟滿洲人部落或其他接近，那是不行的。這在華北雖也常說，但却實行得不好。

這跟滿洲的開發也一起纏繞到移民問題，所以我想有建設一個區域的必要。例如將滿洲在地理上劃分為東滿與北滿，好不好？我早就想要建設東滿公司。我想這是在緊要的地方創造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區域，個別地實行移民政策的時代。



# 吳將軍出廬時談話與詩篇

(表發日一卅月一)

月一於遂軍將孚佩吳樸英  
 決堅其。業大平和國救興  
 軍將吳係下以。亮葛諸之  
 。篇詩與話談之義意史歷



世一，請教之衆民華中全因  
 參起驟而，廬出日一十三  
 時亂戰國三想聯人令志意  
 有富明闕外中向，時廬出

## 談話

一年以來，南北騷然，戰禍之慘烈，觸目驚心，第三國際，更從中利用，日事鼓蕩，長此以往，勢必至於邦國淪喪赤化橫流，餘遠稽古史，外觀大勢，感於有速謀和平挽救危亡之必要，讀日本近衛公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宣言，一般人以為對於中日問題已得到解決之契機，因之國內有識之士，起而呼籲和平，風起雲湧，並且不以余為不可教，遽以綏靖之責相屬，余以衰老之軀，何足以補時艱，祇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亦不得不竭其駑駘，勉隨謀國諸公之後，就才力所及，效其馳驅，好在有臨時維新兩政府之援助及日本朝野軍政各方面之同情，收拾地方，安靖閭閻，雖然頭緒萬端，總可逐步着手，新聞界諸君為輿論前驅，希望今後多加援助時賜教益云云。

## 史箴

天生蒸民	特作之君	三皇創造	二帝平成	饑製飲食	寒製衣襟
鑽木取火	造字代繩	制禮作樂	女嫁男婚	然徒飽煖	則近獸禽
司徒使契	學校教民	君臣有義	父子有親	夫婦須別	長幼宜分
良朋推食	益友傾心	上行下效	俗美風淳	堯舜由性	湯武反身
七雄流假	五霸失真	漢唐秦晉	宋元明清	愈趨愈下	漸染漸深
然云薄德	猶識敬神	何期民國	大悖天心	相誇物質	共棄精神
謂無神鬼	謂無魂魄	哲科由己	宗教欺人	心無忌憚	性任狂橫
不敬天地	不禮神明	祖先不奉	父母不親	不守王法	不重師尊
不和宗族	不睦鄉鄰	不別夫婦	不教子孫	陰功不積	方便不行
公妻共產	壞紀滅倫	神權欲破	國土力爭	利權相尙	道德相淪
中外同轍	上下交征	分南分北	爭地爭城	東征西戰	命殞財傾
屍山血海	鬼泣神驚	冤魂慘狀	枉鬼悲聲	日落即出	天陰則聞
傷哉赤子	慘矣蒼生	是民作孽	非天不仁	當道不德	致民罪深
嗟爾衆庶	各盡五倫	三綱宜守	八德須遵	力除五害	謹凜四箴
生雖萬物	人則獨尊	身分性肉	心判道人	人心弗克	道心弗明
肉身不省	性身不靈	惟性惟肉	惟道惟人	性則從道	肉則從人
人心為鬼	道心為神	世人不識	大學有云	首貴明德	次貴新民
明新事物	至善止平	定靜安慮	知意身心	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
凡欲治世	悉本修身	本亂末亂	本明末明	功先慎獨	效次化民
自謙君子	自欺小人	十目視汝	十手指身	莫言不見	莫謂不聞
無臭能臭	無聲能聲	聿修厥德	毋貳爾心	學優則仕	愚極必明
生學困知	安利勉行	由賢希聖	由聖希神	參贊化育	旋轉乾坤
南國善政	西方美人	移風易俗	海晏河清	魔氛轉部	民物歸仁
刀兵水火	乾旱雷瘟	普為掃盡	悉予除清	中外頌德	動植咸亨
消災免劫	錫福延齡	同瞻舜日	共樂堯春		

介紹

日本帝國議會



東京日日新聞社  
澤田勇

審議建設東亞新秩序第七十四帝國議會，現時正在東京澁町水田町的白聖殿堂之議事堂開會了。

這所審議興亞的大業之議事堂，是耗費二十年的歲月和一千七百萬圓的工程建築起來的；並且其建築材料，是全部採用國產品，真是值得誇耀於世界的日本憲政的殿堂了。

日本帝國議會，是分為貴族院與眾議院的兩院，其議席的定員，貴族院為四百十五名；眾議院為四百六十六名。

本期的開會，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集，會期至三月二十五日完結。

在此會期內，對於帝國次年度的一般豫算，追加豫算，軍事豫算，以及其他各種法律案一一加以審議。

政府方面即自總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各部的政府委員均須出席，以任說明之任務，議員也是大為發揮熱烈的討論。

常設委員會，有分為豫算・決算・請願・懲罰的四組；各種法律案的委員會，是隨必要時而設定。

提出於本會議的法律案，待審議後附託於委員會；由委員會討論，候通過後再交於本會議而開始討論，然後又再回送於委員會，三次呈上本會議

而議決，就是所謂三讀會制度了。

經過以上手續而議決的議案，先由貴族院交附眾議院；再由眾議院交回貴族院，待兩院都通過，然後才能成立一個法律案。

此次召開的第七十四議會，是可稱做興亞的議會；平沼首相以七十三高齡的老軀，出而努力建設大業的方途；議員們也是個個都以認真的態度，而臨於審議；議事每日正在緊張繼續地進行着。

貴族兩院的本會議，原則上都是公開，而允許一般國民的傍聽。其傍聽席兩院俱可收容約二千人；且兩院的傍聽席，每日都是青滿員的那麼擁擠；由此便可知道國民對於議會的認識，是怎樣的高熱之一般了。

尤其是最近婦人的傍聽者顯然大為增加，以及特設從遠地來傍聽的人也是很少。

貴族院現任的議長是松平賴壽伯爵，副議長是佐佐木行忠侯爵。議員有分研究會，同成會，公正會，交友俱樂部，同和會，火曜會等各派，以及少數的不隸屬各派的議員。

眾議院現任議長，由議員小山松壽氏，副議長由議員金光庸夫氏擔任。其黨派有分為立憲民政黨，立憲政友會，第一議員俱樂部，社會大眾黨，第二休息室，東方會，無所屬等各黨派。兩院都以議場為中心，有設置各

派別的休息室。在兩院的中央，有設置總理大臣室，各部大臣室，各部政府委員室等。地下室有內閣印刷局分所，本會議及各種委員會的討論，或著各類的速記，立刻作成官報號外紙印刷出來。

前首相現任無任所大臣的近衛公爵，在原則上是不出席於議會，只在有必要時出席而已；故此次的議會，是以平沼首相，有田外相，石渡財相，板垣陸相，米內海相等為中心站在先鋒，而作闡明帝國地不動的方針，向著興亞的大業途上，發揮認真地努力。

各種的法律案在提出同時，貴族兩院與本會議並行，開各種的委員會，大臣以及政府委員，須由本會議跑到委員會，或到個委員會去出席說明，在那廣濶宏大的院內匆忙地跑來跑去，真是忙的不堪。

其中成爲中心的尤以豫算委員會爲最，該委員會由六十三名的各派代表委員所組成。政府方面與委員之間，是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開始質疑應答；故連日的會議，均呈示極度地緊張白熱化情況。議院內有郵局，理髮室，書務室，食堂，文具店等設備，且爲使傍聽人的方便起見，有特設免費的飲茶室。白聖的殿堂，不但其外觀的堂皇宏大，其內容也是極端完備周到的呢。

# 朔 國 運 東 西

一月十六日 日陸軍機將炸清開池

池間之離海線及黨軍重要陣地○掃蕩京漢線西方地區之日軍占領京山○滿洲國政府開國務會議議決參加防共協定，並通告日德義三國及山張國務總理大臣以談話形式宣告於中外○佛朗哥軍占領塞魯維納○希特勒總統接見匈外相薩基爾士○倫敦及英國國內之各地發生煤礦公共建築物之事件○在波蘭領內之烏克蘭地方波蘭人與烏克蘭人發生衝突事件○德國與土耳其之信用借款協定已簽字。

十七日 大阪第二飛機場本日舉行開幕典禮○軍特務部長原田少將被聘就維新政府之最高顧問○汪兆銘之心腹南華日報社長林伯生氏在香港遭暴徒襲擊○滿洲國遺囑經濟使節團各長經濟部大臣韓雲階氏偕隨員一同來訪本社。

十八日 日陸軍機空襲西安猛炸軍事施設地○駐華美國大使魯森氏在華盛頓與赫爾國務卿談話○美國組織「反對日本對華侵略委員會」選任前國務卿史汀生氏為會長○巴西政府更換駐日大使任命布爾哥庫拉克氏為後任。

十九日 日陸軍機空襲寶雞○日新閣各省之政務次官及參事官之任命告完○駐日法國大使館參事官義呼曼氏訪外務省將關於在華權益之對日通牒遞交於三谷條約局長○傳聞

宋慶齡已就任國民黨副總裁，顧維鈞就任外交部長，陳誠就任軍政部長○有包含關島 (Guam I.) 防備強化案之美國空軍擴充預算案已提出於上下兩院○蔣介石通電於全國期望對於兵役遂行加以協力，以及開發地方經濟。

二十日 日本國民登記業已全國一齊開始掛號○國際聯盟事會已採納中國代表提出之對蔣援助決議案○神戶華僑創立中華總商會推潘植義任理事長○國府創立海南島開發公司任宋子文為首席委員○德國國立銀行總裁夏哈托博士辭職以經濟部長芬克兼任。

二十一日 第七十四帝國議會本日復開○日陸軍情報部對於訂正兵役法發表當局談話○日陸軍機轟炸延安，洛川○柳比莫夫氏任蘇聯商業人民委員○英飛行艇隊武利亞號在離美國馬里蘭州 (Maryland) 海岸壹百五十海里之地點降落○國民政府五中全會本日開會。

二十二日 日海軍機空襲渭南○傳前駐日大使許世英氏奉蔣介石之密令往訪汪兆銘○佛朗哥軍航空部隊空襲停泊巴薩羅那港內之英船阿非利加·馬利那號。

二十三日 農林省發表昭和十三年度之米穀收穫數量共得六千五百八十六萬九千二百石較前年度減少七厘○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公布施行鑛

石輸出證暫行辦法○意大利政府在公報上公表，南斯拉夫已同意加入德意軸心○對於仰光之反英爭議當局加以大彈壓已將爭議團幹部逮捕○佛朗哥軍之最新線已逼近巴塞羅那。

二十四日 眾議院開始預算審查會議○中華民國政府聯合委員會發表宣言對於近衛聲明表示同感及對於汪兆銘之聲明亦表明贊同之意旨○臨時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兩氏訪問在北京寓居之吳佩孚氏○去年度之全中華貿易據海關所發表者輸出額為五九·六二〇千元，輸入額為七二·〇七七千元，入超額為一二·四五七千元○南美智利國發生激烈地震。

二十五日 日運親善機之乃木號於午前七時四十四分由立川起飛，午後三時三十二分安抵臺北○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氏發表將開設中英連絡航空路○意大利政府在公報發表為訓練一九〇一年出生之豫備兵六萬計定於二月一日召集，因此法國方面頗受刺激○重光駐英大使訪問英外相哈立法克斯，關於壓迫新加坡在留日人提出抗議。

二十六日 日運親善機乃木號午前七時三十五分由臺北啟飛，午後三時二十五分(日本時間)五時二十五分)安抵盤谷飛機場○日陸軍機空襲陝西省朝邑，隨海線華陰○日外務省情報部發表關於新加坡在留日本人被壓迫之經緯○西班牙巴塞羅那已告陷落佛朗哥軍開入城。

二十七日 佛朗哥軍北部戰線總指揮官拉威勒將軍宣言將統治巴塞羅那及加達隆納州○慕索里尼在威尼那斯宮向熱狂巴塞羅那陷落之群眾演說○捷克政府承認佛朗哥政權○法國外相龐萊在下院闡明外交方針謂法蘭西始終維持「植民帝國」。

二十八日 無任所大臣近衛公爵在眾議院之本會議披瀝前內閣總辭職之理由及就無任所相之心境○九江，德安間之南潯鐵路本日通車○日軍司令官對於在黃河河畔之戰團建樹偉勳之中部隊授與褒狀○英政府加以一部份之改組○佛朗哥軍在法西國境附近敢行敵前上陸○駐華英使寇爾由上海起程上華北視察。

二十九日 河南省長蕭耀臣氏致電與大阪每日新聞社聲明倒蔣救國之意旨○暹羅之反政府陰謀已暴露，前內相皮亞·派塞連氏以下二十餘名被逮捕○捷克政府容許國內之納粹活動○倫敦舉行左翼團體指揮之反日示威運動嗚呼排斥日貨反對向日本輸出汽油口號。

三十日 北京舉行日華經濟協會聯合會式○五中全會宣告閉會並發表宣言○希特勒總統在德意志國會演說力倡要求歸還舊殖民地及意大利開戰時將參加赴援並支持日本○蘇聯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氏發表第三次五年經濟計畫案概要。

三十一日 平沼首相在眾議院豫算總會宣明與蔣介石之協調時期已過今後絕對不與之協調○吳佩孚將軍與新聞記者會見時談其就任綏靖委員長之決意與抱負○日海軍機轟炸南昌附近之浙贛鐵道○日德義之遊覽聯盟在德國宣傳部簽字。

三十一日 平沼首相在眾議院豫算總會宣明與蔣介石之協調時期已過今後絕對不與之協調○吳佩孚將軍與新聞記者會見時談其就任綏靖委員長之決意與抱負○日海軍機轟炸南昌附近之浙贛鐵道○日德義之遊覽聯盟在德國宣傳部簽字。



### 苔岑詩壇

#### 送久下子和赴蒙疆

學軒 吉田 曾

萬里征途鮮滿蒙 燕京感憤與誰同  
方遭大陸風雲變 坐嘆中原人物空  
八達嶺高臨絕漠 六盤山遠憶英雄  
廣懲談及鄂羅事 回首知君望日東

#### 哈爾濱途上作

大橋 杉溪 曾

行客縱遙囑 馳車南北奔 亂鴉春日野  
枯柳寒煙村 天朗皇州遠 雲迷胡塞昏  
眼中皆戰跡 隨處弔忠魂 曠野秋收了  
長天樹落霞 群峯看欲盡 平隴望無涯  
松樹何人墓 柳遮百姓家 閭年風力穩  
猶未慰黃沙

#### 乙亥東坡先生生日丙子會

#### 同人年均六十宴集公園水榭為祝分韻得在字

國

紹聖二年歲乙亥 公謫惠州將兩載  
周甲已屆尚播遷 生辰自述付闕殆  
愛子獨携小斜川 和詩如舞老萊綵  
綠衣同坐伴朝雲 素面洗妝過海  
轉喉落淚不能歌 蘭足從行曾未悔  
小詞贈以帶人橋 朱唇著點真生采

是歲移居合江樓 秋碧輝空地爽境  
有時縱步松風亭 萬樹梅花開玉蕾  
有時約客游羅浮 荔支初食酌天漿  
荔支初食酌天漿 子由為壽以石鼎  
塔銘兩作寄浮屠 吁嗟公遇歐陽公  
當繼韓范握樞機 命官唐竭屢罹災  
曾蒙聖王歎奇才 和陶未得隱柴桑  
命官唐竭屢罹災 酒杯似夢筆如神  
曾蒙聖王歎奇才 興也休忘澗園規  
和陶未得隱柴桑 及至孝宗贈太師  
酒杯似夢筆如神 丙吉於公德在民  
興也休忘澗園規 馬夢得與謝子和  
及至孝宗贈太師 後身誰更足鄒陽  
丙吉於公德在民 眉山終古色常青  
馬夢得與謝子和 諸君六十倘猶廢  
後身誰更足鄒陽 先生九百仍應在  
眉山終古色常青

翻憂劍氣犯星文 樽俎折衝能斷紛  
惟慕深沈容畫策 乾坤蕞蕞制風雲  
呼盧自咲吾無匹 扛鼎元知力萬斤  
恢復故邦何血及 須看不戰有殊勳

征馬逢故主行

空谷 服部 莊夫

千羅炊煙上 野宿日低阪 車騎紛穿午

紀事 美爾總統也總統能止戈蘇民

龍川 森 太郎人

欽劍雜旌旗 部伍各就營 營外征馬嘶  
健兒識馬聲 驚怪出見之 果是我所愛  
曾養在茅茨 征馬認故主 振聳連聲嘯  
十年共田廬 一朝生別離 同被官家徵  
從軍各天涯 遠道忽相值 邂逅緣何奇  
健兒歡且喚 馬躍亦怡怡 右手抱其頸  
左手撫其腮 頗與面相並 腳與蹄相依  
有似母子遇 喜極涕雙垂 爾我從此役  
生死焉得知 別來一歲餘 無日不勞思  
今夕暫相對 明朝又臨歧 所憶殊部屬  
不得共苦飢 但須俱努力 重逢豈莫期  
語多馬不會 愛深馬何堪 目益鍾情淚  
觀者為嗟咨 屢添離有日 萍梗合有時  
人馬義相感 異類寧可卑 聖皇同仁視  
視敵亦如斯

山海關 竹雨 土屋 久泰

長城北與亂山奔 遠勢盤天限朔藩  
誰倚雄關鷹落日 風雲黯澹古中原

吉林北山徵江閣 同

不見洲頭蘆荻花 激波滄海蘸蒼天  
畫中譜得江南景 一帶青山似謝家

得美孫女史書賦寄 同

戎馬關山歲月深 飛鴻一夜遞清音  
美人遠道知無恙 欲採江蘺寄我心



# 北京風俗

## 關於臘八的話

陳蝶生

年華似水，歲月如梭，一年一度之臘八，當一轉瞬間，又屆「侵凌雲色還蒼草，漏洩春光有柳條」時候。臘月為十二月之另一名稱，禮記載：「天子大臘八，伊耆氏始為臘，臘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國而索饗之也。」注云：「臘祭八神，先帝一，司農二，農三，郵表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者堯也。閉藏之月，萬物各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其神而饗之。」

古者臘無定日，凡王者各以其行衰日為臘。漢大德，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為臘；魏土德，土衰於辰，故以辰日為臘；唐水德，水衰於寅，故以寅日為臘。考其意義，非固定以十二月初八日為臘日也。按山堂肆考所載：「南方專用臘月八日浴佛；宋朝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誠諸大寺作浴佛會，並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由此始定臘日為初八日，故臘八日又名浴佛節。俗佛與臘八關係密切，因臘月八日為佛成道日，是以有臘八粥的產生，臘八粥又名佛粥，即是此義。荆楚歲時記載：「十二月八日為臘日。村民臘日並擊細腰鼓而安，戴胡頭及作金剛刀以逐疫，故十二月八日為臘日。始於宋時南方，後始推行至北方。迨後王者於是日遂以粥賜予百官，表示君臣同樂之意。民間按俗例亦製臘八粥，用果米相雜而成，以品類多為勝。各寺僧人更注重佛粥，觀東京夢華錄云：「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或好盆器，位一金銅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洒浴，排門教化。七僧寺作浴佛會，並送家寶五味粥於門徒，謂諸臘八粥。」又武林舊事載：「寺院及人家，皆有臘八粥，用胡桃松子乳菓柿栗之類為之。」再考諸事文類聚所載：「南方專用臘月初八日浴佛，皇朝東京十二月八日都城諸火寺作浴佛會。」由此可知寺廟之重視此舉矣！及清時朱門每屆臘月初七日，梨果滌器，須耗時一夜之久，所謂第一鍋第二鍋。第一鍋為供佛之用，天明時第二鍋粥成，乃用大白菓為副，分饋親友，但不得過午時，過午則萬分不恭敬矣。」

臘八粥中所需之原料，據舊京時記所載：「臘八粥者用黃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粟子，紅江豆，去皮棗泥，合水煮熟，外用染紅之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青紅絲，山楂糕，葡萄乾及白糖紅糖以作點染。惟不可用蓮子，扁豆，薏仁米，桂元，蓋用則傷味。更有用紅棗桃仁等製成獅子，或用山棗糕切作福壽等字，以見巧思。雍和宮喇嘛於初八日夜內亦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監視以昭誠敬。其粥鍋之大，可容數石米。粥之製法有如上述，其中消耗光陰不少，且如此隆重，可以想見人民之重視臘八日矣。」

# 東

# 南

# 國

# 卷

古今臘八詠極多，特摘錄數首，可以證明當年的盛況。宋蘇軾：「烘暖燃香閣，輕寒浴佛天。」宋俞安期：「釜粥兼諸果，齋厨類衆香。」清顧光旭：「土鼓打頭九，豆粥獻臘八。」清張船山問陶詩：「三族食一甌憐佛粥，鄉心萬里入梅花。」宋陸遊：「今朝佛粥更相餽，便覺江村景物新。」元虞集：「僧粥曉分齋臘日，臘團農初憶殘年。」清成哲親王最重視這個節日，每當臘八日，夜內起床，督率製粥，親自供佛。曾有詩紀云：「嘉平初八日，為佛齋齋僧，自意猶臘粥，常珍雜粟香。」李福有臘八粥詩：「臘月八日粥，傳自梵王國，七寶美調和，五味香糝入，用以供伊蒲，藉之作功德，僧尼多好事，踵事增華飾，此風未汰除，數歲尚沿襲，今晨或饋遺，啜之不能食，吾家住城南，饑民兩寺集，（時開元瑞光兩寺，官設粥廠，救濟貧民），男女叫號喧，老少衝衢塞，失足命須臾，當風膚迸裂，怯者蒙面走，一路吞聲泣，問爾泣何為，答言我無得，此景親見之，令我心悽惻，荒政十有二，饑賑最下策，慳囊未易破，胥吏弊何極，所以經費艱，安能按戶給，吾佛好施舍，君子貴周急，願言借粟多，蒼生免菜色，此志虛莫償，嗟歎復何益，安得有金地，憑仗大慈力，騰對是粥，政豈蒸民粒。」寫當時施粥盛況，並注重胥吏舞弊，借施粥之名自飽，何患已極！與今日粥廠情形相較，令人可發一嘆。又吳曼雲江鄉節物詞小序云：「梳俗臘八粥，一名七寶粥，本僧家齋供，今則居家者亦為之矣。」詩云：「雙弓學得僧厨法，瓦鉢分盛和煎胎，莫笑今年棗栗少，記得武甯斷齋來。」白居易詩：「度臘初無苦霜液，近春先有好風光。」張載詩：「人欣八臘暢，誰知歲華盡。」除臘八粥以外，荆楚歲時記還有一段「臘鼓」的記載：「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謠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以上所記乃詩人記當時盛況，有加諸吟詠或為民間謠語，在街頭巷尾時聞一般成人與兒童互相歌詠，足徵太平景象。

前記之零星片斷，因隨時所想，信筆而書，可證古今對於時俗的重視。而目前的北京依然的一貫保持着這種風氣，嚴格的奉行，每至臘八日居民紛々購備各色米果，九日的街頭互送此種佛粥，到處可見。所記不無遺漏，聊供參考而已。關於臘月風俗尚多，容當詳述。

## 短篇 冬之夕

田青

沒有風，小院子裡靜靜的，鎖閉住

海樣深的寂寞，這個時候應當才五點多鐘，可是金黃色窗幔上已經染上了一層半透明的憂鬱顏色，顯然的，天已經黃昏了。小屋主人隨手放下了書，打了一個呵欠，視線慢移到窗棧上去。這似乎成了一種習慣，當每一個

黃昏來臨時，她總不願放棄這窗幔上夢幻般變幻，直等到天整個夜下來，她才慢地擰亮了燈，讓黃昏邁出了這小窗門。這種「藝術」享受誰也懂得是憂鬱的，可是誰也沒有看見一個人能夠像她這樣保持心境的平靜；就拿眼前來說，我們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異常的樣子。她那壓溫和地笑着，美麗睫毛因為剛才呵欠時一點子眼淚

軟軟地伏在那對清明眸子上。在她坐着的沙發左前邊，洋鐵火爐子正熊熊地燃燒着，不知誰把爐門打開了，一片溫和的紅火光映照着爐子前邊一尺以內的地方，落在小屋主人深紫色長袍的邊沿上。

這小屋看來更顯得溫柔恬靜了些。遠處有一兩片汽笛的吼叫聲飄了來，聽到這聲音，就彷彿看到一個蠢然的怪物，喘着氣，噴着黑烟，慢地爬進站來。

於是這冷清的月台從冬的鼾眠裡甦

生了——人語聲，牛樣的喘氣聲，從机輪底下發出來的水蒸氣瀰滿了這小空間。

(外面天氣必然是十分寒冷的。)

她的思想也由不得隨着這吼叫聲飄到一個遙遠的海邊去。在那兒，每一個黃昏也可以聽到鎮上淒涼的遲緩的鐵板聲，火車從市裡開到鎮上來又從鎮上開回市裡去了。

也是冬天。

無邊灰濛的海。更遠，更遠，更灰濛下去。在灰濛裡，有那麼一點子光亮在海面，在寒冷的北風中飄搖着，像星星樣地映着眼。然而在近處呢，海水却在人的脚下，在頑強的岩石上愛撫着，碎細着。

(勇敢的航海者，寂寞的看守燈塔的老人！)

「我夢到一個暮春的夜裡。落着牛毛似的細雨，雨的涼氣裡散佈着槐花的清香。我在自己屋裡獨坐着。四圍靜地，在靜地死去。我輕輕地拉開了窗幔，於是這一圈小光亮便落在外面階沿青石上。好長的玻璃樣的雨絲啊！我不知道世界上現在還有誰像我一樣在欣賞雨的美，想到這兒我有一點寂寞，但我畢竟是快樂的。我彷彿白天到過什麼地方，碰到一個女孩子。我們原來並不認識，却談起話來了。我們說得很快樂，很高興。談話間極可看出她的天真可愛，溫柔得像

一隻羊，但她的樣子又似乎很願意做誰的姐，溫和慈愛的靈活眼珠子彷彿在告訴誰，說是疲乏的人可以在她柔軟的懷裡得到溫暖，過後我們是沈默了。實在的，在這情形裡我們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

「我最愛看這個沈默的姿態，有點兒憂鬱，可是更顯得溫柔和美。我在模糊着這個俏麗背影，竟自忘了天在落着雨，慢地走到院子裡去。我覺得我的睫毛已然濕了。我悄悄地到客廳，悄悄地點上了一支煙，制止沙發上吸起來。你知道我那時正害着肺病，煙是不能吸的，我也不敢擰亮了燈，一個人靜靜地在黑暗裡坐着。……」

天色更暗下去，鎮上的鐵板又淒涼地遲緩地響起來，火車頭撲撲地喘着氣。女孩子明白這個人是說的什麼話，在讚美誰，兩個人的手慢地地緊緊地握起來，真覺得自己的心胸已不啻一個寬闊的大海了。——然而日子滑過去，在需要更表示一點親近時，男的却覺得自己還是一個人過下去好，離開海濱到北方去了。按說這對於女孩子是一種痛苦，誰說不是可是她却非常平靜地忍受下去了。她不願意放棄這個美，願意保留這一段溫馨在心裡，兩個人離開得遠了的各自低着頭努力自己的事業。第二年秋天，女孩子也就離開了海濱到北京一個女子中學校讀書。北京原是她舊遊地，老家雖已

南回，姑母一家却都還在初到北京時候，姑母原邀她到自己家裡去住，不知怎麼，女孩子婉言謝絕了。說是學校裡好，上課方便讀書也方便，其實學校倒真是清靜的：一個人佔了一個院落，三間前後帶走廊的半中半西房子，四圍全栽滿了花木，關起在花叢後邊半隱半現的那道月亮門，真成了一個城市隱者最好的小天地。女孩子也真喜歡這個小天地，住下來，三年的時光輕容易就過去了。

日子並沒有使她顯得衰老，按說她今年也不過廿四歲，原不該衰老，我是說她倒非常美麗。日子的推移給她的安寧是一個更深厚的修養，因為她現在更能把「憂鬱」培養得美麗了。

學生們都喜歡她，同事們都喜歡她，僕婦們更沒有一個不誇獎她好，有時她自己也會驕傲從母親那兒得來的這點子涵養。但這個人也有些使人覺得不易了解的地方。今年夏天二表妹出關的頭一天，不知道怎麼高興起來，換了一件黑底起紅花的顏色衣服，兩頰上更薄地抹了一層胭脂，喜氣洋洋地上姑母家去，到了姑母家後一直是高興的，晚上筵闌人散，在二表妹屋裡看着姑母為新娘打點嫁衣，自己心裡才突然覺得有點難過，悄悄溜到外邊起坐間裡去發楞。過會幾個親近的姊妹邀她打牌也不打，推說頭痛，回學校去了。半路上遇到雨，從車簾裡看到外面

燈光下閃爍的雨絲，心裡又突然輕輕

了，「回到學校就跟男孩子寫信：『我

今天上姑母家去吃二表妹的喜酒，夜

裡歸途遇雨真美極了。你覺不覺得那

微涼雨絲灑在身上的快樂？可惜這是

夏天，雨的涼氣裡沒有槐花的清芬。』

『真是的，跟男孩子寫信大概是她平

生最快樂的事情，每天黃昏以後，晚

餐前這段時光，差不多都打發在這上

邊，現在她明白自己應該作什麼了，

正慢吞吞站起來時，不知有誰把走廊燈

牌亮了，接着有人推門進來：『

黑了，先生！妳怎麼還不擰亮燈？』

在灰圍裡，她看得清進來的這個人

是在全校裡有美人之譽的高一學生林

玉芬，便笑了：『

『坐着向火，就忘了。』

說着順手把屋當中那盞淡黃色紗罩

的大電燈擰亮。

林玉芬也不脫外衣，站在她身邊，

好像很匆忙的樣子：『

『老師！明天是禮拜，我媽包了一個

麻，請妳一塊去聽戲，好不好？』

『不能，我又不懂。』

『那可不成，不去就是不賞臉。』

她微笑一笑：『

其實去倒可以，我只是怕人吵得頭

痛。』

林玉芬樂了：『

『那麼我們可以晚一點去，明天是程

硯秋新排的新戲，好極了。妳不是常說

青年人應該盡量去尋找快樂，妳爲什

麼不呢！』

『我老了，再說我爲什麼不？』

林玉芬嘴一撇：『

『誰信呢？我們常說妳真是一個美人

！』她臉一紅，看着這個淘氣的小妹

，無可奈何地笑着說：『

『林玉芬，妳越淘氣了，那裏有

這樣跟老師開玩笑的！』

『誰叫妳叫我們把老師看作一位大姐

？』林玉芬真的淘氣了。

她微笑一笑。女學生想起了什麼：『

『老師！我走了，明天准去，我下午

來接妳。』

走不幾步又轉過頭來笑道：『

『老師吃飯了嗎？我跟妳按電鈴叫張

媽？』

『不，我還不餓。』

林玉芬笑着出去了。

她想起剛才的話，情不自禁地把身

旁一把小鏡子拿了起來。看到鏡中一

對溫柔靈活的眸子，一張白嫩的脸，

臉上由不得發起燒來，微微地笑着，

不知道是笑自己，還是笑鏡中那個人。

這一天她一直捱到九點多鐘才跟男孩

子寫信，因爲看到鏡子裡自己美麗的

容顏，突然難過起來了。

### 雪

江 寄 萍

雪，在冬天是最富風趣的，姑不提  
古人有踏雪尋梅的雅事，就是我們現  
代的人，在大雪霏霏的時候，一個人在

馬路上彳亍的走着，吸着陣陣清涼新

鮮的氣息，也覺得分外的愉快；深夜

在雪中歸來，其情景尤使人留戀，雪

星被電光照得晶然放光，如銀屑，

如雲母片，真是美麗極了。『說文』說

雪爲「凝雨也」釋名：「溪也，遇寒凝

之然下也。」然雪爲北方的家常便飯，

所以風雪漫天，在我們也不以爲奇了，

因爲我們已經過慣了北國的生活。鄭

板橋的詩說：『大雪滿天地，胡爲使

劍遊？欲談心裏事，同上酒家樓。』

北方人的慷慨直爽，由此可見。唐人

盧綸的詩：『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

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寥寥

二十字，將風寒雪深的冬夜的景況寫

得多好。古人專門形容雪的詩也不少，

如李洞的：『細壤虫穴滿，重壓鶴巢

欹。』喻珩的：『草開當井地，樹折

帶巢枝。』李商隱的：『簌冰滴鴉管，

屋瓦鏤魚鱗。』則刻劃太甚，反顯拙

笨，不如『山如銀作簾，宮見壁成臺』

之恰到好處；然瀟灑風流者，則當屬

許用晦的：『河畔雪霏揚子宅，城邊

花發越王臺』矣。

雪，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冬雪自然

不稀奇；春雪也是北國常有的，如張

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云：『春雪不盈

咫，光若軒幔，亦便似明月窺人。童

子持米汁候帳前，曰，風厲甚，飲此

可以釀和，飲枕一吸，盡五合許，暗

想半年儼臥人，劇有慚色。』北國的

春寒有時甚於冬寒，所以春雪也是可

罕見慣的吧？唯有夏雪是不常見的，

但關漢卿的元曲『殘天動地寶瓶寬』

中，有『六月飛霜』之語，霜與雪實

在是很相近了，京劇中有『六月雪』

如果以爲這不可靠還有正史的記載。

史記趙世家云：『成侯二年，六月雨

雪。』又漢書云：『文帝四年，夏六

月大雨雪。』這不是確實的證據嗎？

不過見於吟咏者，還未曾遇着。秋雪

也很普通，梅花草堂筆談有一則『九

月雪』，寫暮秋之寒冷的情況甚佳：

『秋冬間風氣如暮春，知必乍冷，頗戒

家人如寒具，但吾力不能具者且止。

夜臥故絮中，覆肘露足，酸風凄其透

入。念即冷當不過如歲暮；乃不知雨

雪霏霏幾封河也。九月雪江南絕少。或

言今已初冬，即初冬江南豈遂雪耶？

寒暑遽變，人事參差，恐冬春之交，

不免疫厲，則如之何！』現在九月落

雪，在北方也不大常見了。歌詠秋雪

者，如雍陶之蔚州詩云：『胡盧河畔

逢秋雪，疑是風飄白鶴毛；坐客停杯

看未定，將軍已濕褐花袍。』可見一

年四季都有雪的話，不能說是過甚其

詞吧？

歲之暮矣，大雪霏霏，可預示來年

半稔之兆；同時梅花樹下，雪壓寒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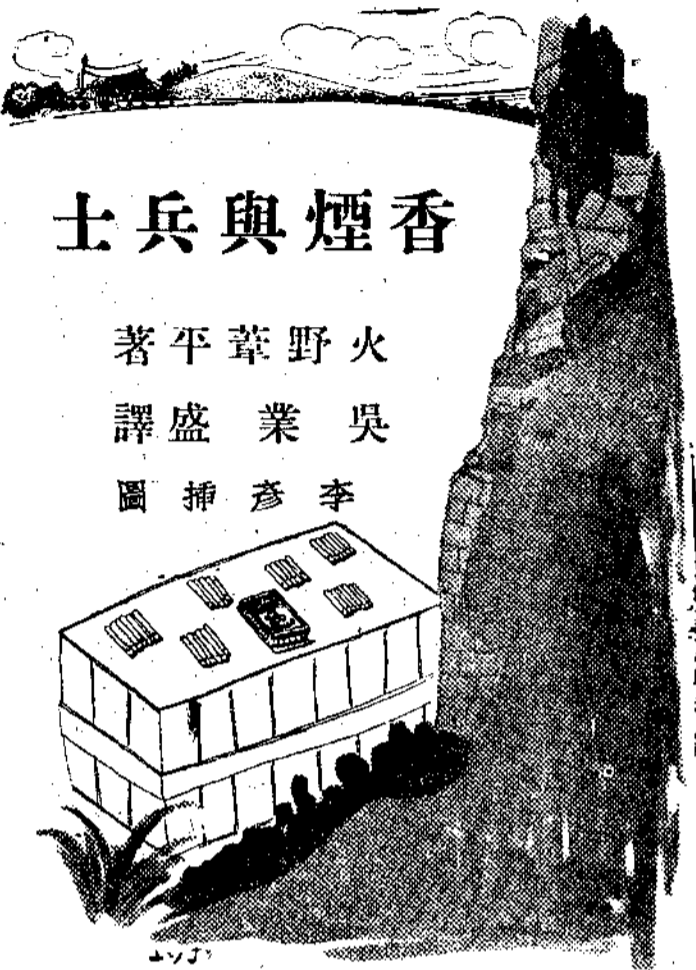
鵝黃色的梅花點之，藉雪更增其艷麗，

則又爲一般詩人畫家平添了無窮吟咏

和繪畫的題材了。

# 香煙與士兵

火 野 葦 平 著  
吳 業 盛 譯  
李 彥 插 圖



在倉庫的頂上並列着煙捲。

而且說到掃蕩戰的話，就以爲是用掃帚掃蕩土匪的這樣容易。從內地寄來的信上常常這樣說：「此後將進於討伐或者是掃蕩的階段了，大概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罷！」一般的人對於討伐的觀念抱着這樣的偏見，而兵士們自己亦往往這樣的想。但是以我看來，雖然並不是不得了的事情，然而沒有比討伐再困難而需要多數勞苦的戰鬥的。在我們屢次的經驗上，反而是討伐的時候需要苦戰，而要多數的犧牲。敵兵並不是三三五個在一塊蠕動着，雖然說是敗賤兵，而實質上與正規的軍隊並不兩樣。他們亦構築了堅固的陣地，亦携有機關鎗與迫擊砲。所以討伐戰常常是壯烈的激戰。我原來在這裏目的的是要說本題的事情，不過我借着這個機會希望大家將對於討伐的誤解來修正一下。就如以上所說的樣子，我們的部隊在中部中國的山谷中，與敵兵的大部隊衝突起來，這勞苦幾乎是難以用言語來形

容的，但是這裏要說的目的並不是來談關於戰鬥的經過，所以不多贅言。我們與敵兵不知對峙了多少日，每天在戰壕中過生活。我們漸漸的開始陷於糧食的困難了，同時又漸漸的開始煩惱着煙捲的缺乏起來。而天不我祐，終夜的竟是連綿的豪雨，加以那一夜初次發生戰鬥的緣故，沒有這些損害已感到缺乏的香煙至此幾乎完全陷於絕望了。兵士們將殘餘下的少數的香煙拿出來大家分着抽。一枝煙兩個人或者三個人抽，甚至於一枝煙十個人輪流來定下最小限度的吸煙量，儘可能來維持長時期的供給。因此各人所分得的煙或感不足或感有餘，這一個發明。或者有人以爲是笨算術似的，然而實際上這一個算術才能發揮真價，普通一日有喫一盒煙的人，亦有喫兩盒的，這調和似乎用這個算術式子到底不能解決一切。於是就如此的在戰壕中混過了若干日，某一天，一個兵突然的嗚咽起來，終於號啕大哭了。我們都被他駭了一跳，就爭着問他哭泣的緣故。那一個兵深深的低着頭，一面口口聲聲的說：「請你們不要生氣，請你們饒恕我罷！」一面仍是嗚咽不止。我們問他說這個理由時，好容易他才將頭擡起來，他要求我們先允許饒恕他所做的不信的態度，

不論是在怎樣的事情，否則他因爲是太恐懼了的緣故不敢向大家來發表了。我們終於允許了他，他於是轉變爲喜，一五一十將自己把煙捲藏起來的話告訴我們。原來他是一瞬間亦不能沒有煙捲的人，因此那天在蒐集煙捲的時候，自己雖然知道這樣做是不好，但仍將少數的煙殘留在衣袋中沒有拿出來，可是當他看見這些人們在這個戰場上，僅僅依賴着少數的煙捲來生存的時候，自己受到良心的呵責，再也不能忍耐了。他將話說完之後，就從衣袋中將四五枝已經搥得粉碎的煙捲掏出來。同時他如同放下了重荷似的，面部的表情轉變爲很明朗了。而藏匿煙捲的人並不止他一個人，自他告白之後，犯人一一個一個的出現了。他們亦如最初的一樣流着眼淚來向大家謝罪，後來自白的這三個兵，很惶恐的從口袋中掏出來的煙，每個人亦不過是數枝而已。

一時有些兵暗中的在罵混蛋的，但終於原諒了他們，而緊接着因爲看見貯藏量的增多而歡喜起來。和氣融融的兵士們之間，至此更感到緊密的融和了。那一天我們亦受到敵彈的洗禮，但在夜靜更深，我正朦朧的要入睡的時候，忽然被一個兵喚醒了。我睜開眼睛一看，只見一個滿臉鬍鬚的人在黑暗中戰戰兢兢的向四面張望着，幾乎是私語似的，用着低低的聲調在喊我：「排長！有些事情要懇求您。」我向他什麼事情，他就交給我一個小小的紙包，一面說：「我亦藏着一些煙捲。」事實是這樣的，今天白天的事件的當時，他亦在場，但因爲他太懦情的緣故，所以沒有在大家的面前告白出來。可是怎樣想怎樣覺得自己所藏匿的煙就這樣的拿着是不應該的，然而又沒有向大家宣佈的勇氣，在窮於措置之

下，要想將牠拋棄罷，又覺得連一枝煙尚寶貴的分着抽的現在的情形，未免是太可惜了。在種々煩悶



的結果，終於決心將這個隱情告訴我。我聽了牠的意思，就將紙包接受了。這紙包裏面包着一盒金蝠牌的香煙(Golden Bat)我自己雖然不抽煙，但當拿到這個煙盒時，映入我眼中的是再沒有比這更美麗而且使我感到愛慕的金色的兩隻蝙蝠，外廓的四角，以及外國文字的 Golden Bat 在黑暗中微弱的放着光彩。當我觸到這個柔軟的煙盒時，我是駭了一跳。像熊襲民族似的滿頭鬚鬚的懼怯的兵，向我說了一聲：「一切拜託。」之後，好像是完了重大任務的偵查敵情的兵，連脚步亦輕輕起來似的，在黑暗中消失了。雖然這並不是大不了的依賴品，但稍多的使我的為難起來，我亦很知道在這個缺乏時期，一盒的煙要比早天的雷雨還要受到兵士們的歡迎與狂喜，可是我所煩惱的是用什麼方法才能很自然的送到兵士們的手中去。長着鬚鬚的兵在臨走時會接二連三很胆小的叫我絕對不可洩漏他的名字。兵士們誰亦知道我不是喫煙的，我如同不知所措的懷抱着高價的寶物似的，將一盒金蝠牌的香煙悄悄的放進了軍服的口袋中，不久又在戰壕中睡下了。

仰望看夜的空中時，但見無數的星々如同要降落似的發着燦爛的光輝，而兵士們的鼾聲和咬牙的聲音亦微々的可以從四下裡聽到。我在稻草上輾轉反側了多次，久久不能成眠。突然將眼睛睜開來看時，祇見黑壓壓的一個擠着一個的兵士們的姿態，又可以看見抽煙的紅色的火光在亮滅着。我的胸中感到不勝的感然，又重復的看了火光一下。

到了早晨，在已經感到貧弱的貯藏品中，又加上了貴重的一盒金蝠牌的香煙的事情，業經毫不操心的很容易的成就了。兵士們得到了這個莫大的收入而高興來。在與後方連終不充分的戰場上，這不可思議出現，所幸誰都沒有出來究明真相的。我將煙從背囊中取出來：「啊！居然疏忽了，還有一盒煙忘記在裏邊了。」一面這樣的說着，一面若無其事的扔到大家的面前去。我因為是不喫煙的緣故，

不可思議出現，所幸誰都沒有出來究明真相的。我將煙從背囊中取出來：「啊！居然疏忽了，還有一盒煙忘記在裏邊了。」一面這樣的說着，一面若無其事的扔到大家的面前去。我因為是不喫煙的緣故，



• 抽着分家大來出拿煙香數少的下餘殘把們士兵 •

每次在隊裏分發補給品而分到的煙捲就轉分給隊裡其他的兵士們是我的習慣。補給品是按着隊裡人員的多少而分配的，所以在隊裡不喫煙的人越多，喫煙朋友的收入越是豐富的。在臨出發討伐前所分到的煙就手放於背囊裡去，因為自己已不喫煙的緣故，所以忘記了。我這樣的辯解居然被他們相信了。我一向是將分到的煙就送給旁人

的緣故，所以誰亦不會疑心到不喫煙的人會在背囊中藏着煙的。在起初我看見那個長着鬚鬚的兵有些志志不安似的，終於很安堵似的臉都發出了光輝。我們面對面的互相的微微一笑，那個兵好像是駭了一跳似的臉上露出莊重起來，他用眼睛偷偷的向四周掃一掃，看不是有人在注意他似的。在歡迎的哄笑裡，金蝠牌的香煙是移交管理部的倉庫裡去了。一個上等兵專任一切的保管與分配，他就是管理部長。所謂倉庫是在戰壕中用破爛的木片作成的如同啤酒箱似的東西，在倉庫的頂上並列的曬着煙捲，那煙捲就是在那天冒雨作戰而淋濕的。中央如神像似的祭祀着那盒金蝠牌的香煙，兩隻蝙蝠在春天的陽光下放出燦爛而輝煌的黃金色的光彩。愛開玩笑的兵士們拍着手禮拜着，發出了很大的聲音大笑起來。原來兵士們平素因為各人的性格不同的關係，多少有些齟齬的時候，在整備的日常生活之中，並不是大家不和睦，但是為着區々的一點事情而發出大聲來，或者是乘酒興打起來的事情亦並不是沒有，可是他們現在來到戰場之後——無疑的並不是煙捲的一個原因——他們拋棄了一切敵視的心理，由於煙捲更深厚的連結起來了，因此不得不使對着這些兵士們的姿態含着包着眼淚，用着虔敬的態度眺望着。不久之後又由後方運來多量的香煙。兵士們現在是有着豐富有餘的香煙了，可是當他們評定煙捲的味道時，他們誰都說是有前幾日煙捲缺乏時所抽到的味道那樣的好，而其實他們現在所抽的是最新鮮而上等的煙。無疑的這大概並不是用舌頭所能辨別出味道來的。他們在口袋中雖然裝着豐富的煙捲，然而他們並不胡亂的抽吸，他們在這個沒有不自由之中，仍舊做出茫然而有些缺少什麼似的。有一天晚上，在警戒中，突然在近於步哨線的地

方聽到一聲槍聲。我們就向出事的地點去觀察了。黑夜中一個步哨持槍直立着，他的腳底下躺着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中國兵。那個中國兵好像是僅存一鎗就貫通了頭部而當場斃命的，我對於他口中銜着的煙的火光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觸。那枝煙不久離開了嘴脣而落到地上去，但紅色的火光仍沒有熄滅。排長！，這東西大概是拾煙頭來的，不射他就好了。」步哨用着撫然的口調說。在步哨線的附近，我看見有一個黑影蠕動在着，當我問他是誰，不但是沒有回答，反而遽然的跑起來的緣故，所以才射的。步哨又這樣的告訴我。那日中所銜着的是五分左右短鎗的金額牌香煙。中國兵是一個年輕的兵。我們諒解了這個兵的冒險。與我們對峙的敵陣地相離並不是很遠。敵陣地的兵士們亦與我們同樣的被飢餓所襲。他們——至少是他——因為日常所嗜好的煙捲的缺乏而感到苦惱。恐怕他們的陣地煙捲已完全斷絕了。或者在他們的陣地沒有實行我們陣地所行的合理化的分配與統制。大概他由於煙捲缺乏的痛苦而開始臉色蒼白起來。在這個時候，他忽然在戰場上發見一點紅色的火光，這火光他立刻明白是煙捲的火。不可思議的是煙捲的紅色的火能從遠處可以望見。他先是以爲日本兵在那抽煙，可是後來他感到若是有人的抽的話。那火光必定是有強有弱並且是動着的，然而這個紅色的火是停於一點而毫不搖動的。尤其是他感到很謹慎的日本兵絕對不會在從敵陣地可以望得見的位置抽煙。他因為要確定這個事實起見，就悄悄地從陣地爬出來，他很小心的地在地上匍匐着，利用了種々隱身的角度而聽近這個火光的地方，他明白這就是被扔掉的煙頭的火，他不禁雀躍起來了。然而這火是出於意料的是很遠，是在離日本陣地極近的地方，並且在這煙頭沒有燃盡以前，儘可能

可以多得一一點的關係，非迅速的到達不可。這樣的焦燥使他的姿勢漸漸的大起來。當他接觸到煙頭的刹那，不幸竟被謹慎的日本兵的監視兵所發覺，他慌々張々將煙頭拾起來，本能的將牠銜到口中就奔



他忽然在戰場上望見了一點紅色的火光。

跑起來。最初這被扔的煙，在步哨所立的地方是並不能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個有些算準的兵，因為最近有着豐富的煙捲的緣故，所以將喫剩的一半就

去的，因為沒有扔準，所以沒有扔進去。若是沒有被發覺的話，這個中國兵把煙頭拾起來後，一定是將火熄滅了才拿走的。不幸被人發覺，問他是誰，就手忙腳亂起來，不覺將點着火的煙向口中一擲，

撒腿奔跑起來，無情的鎗彈終於命中了他，而葬送了他的一條性命。這些中國兵的行動大概都不出我們的想像之中罷！落在地上燃燒着的煙是熄滅了。步哨從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一盒金額牌的香煙——在前幾日雖然是短鎗的一顆而且是大象輪流着抽的——深々的夾進中國兵的軍衣的口袋裡去。步哨仍舊歸過了原定的位置，而我們亦回到戰場來了。「這東西！不射他就好了。」這樣低語着好像是迷惘似的兵士的聲言，如同是深々的刺進了我的腦海似的，久久不能消逝。

由於這樣充滿着傷感的無價值的佳話，已經成爲我很長的半輩子的「不吃煙」的習慣，雖然沒有想一下子將牠顛覆，但是最近我對於自己完全不喫煙的脾氣感到有些近於悔恨似的寂寥。坦白的說，當我目擊着這些在戰場中的兵士們，由於喫煙的習慣無限的，深々的，而且美麗的圍結起來的狀態時，我不禁起了一種近於嫉妒似的羨慕的念頭。這樣的一幕，雖然沒有完全將我除外，而實際上不知煙味的我，好像是異民族似的，祇可袖旁手觀而已。在近年來我一面被兵士們嗤笑着，一面如同六十歲的老頭學孛字似的，或者是喉嚨難得難受，或者是咳嗽子，有時候因為刺鼻子的緣故，眼淚一滴一滴的掉下來，然而我仍舊開始演習着喫煙的練習，並不停止。



前 承

# 留日學生座談會

本刊主辦

昭和十四年一月十日

在東京日會館八樓舉行

## 中日學生生活的比較

### 對於日本的感想怎樣？



權端：其次，請郭先生談一談關於中國的大學與日本的大學的比較，以及兩國大學生之氣質的比較。

郭：我想中國的國立大學與日本的官立大學，無論在制度上，設備上或實質上都沒有什麼差異。其程度之高以及入學之難，都是一樣的。所以我想在日本也有比中國國立大學程度低的學校。兩國的社會既然不同，則兩國學生氣質的差異是當然的。正如兩國社會的思想不同一樣，兩國學生的思想也不同。日本的大學生大體上畢業後將能够就職。除了少數人而外，多數的學生在學生時代祇要用力，則他們便處於優渥的地位。因而日本的學生如果好

好的做學生，則一般人並不要求他們為社會人。可是，中國的大學生畢業後被約定就職的並不多沒有，所以他們在學生的期間必須好好地考畢業後的職業。這點是兩國學生非常不同之處，中國的學生不能像日本的學生祇用力不管其他事情就成了。其他看看電影或到喫茶店聽聽留聲機片，我想兩國學生都是相同的。



譚：總而言之，依我個人的意見，中國的學生同時是社會的人。或者因為這緣故，中國的學生沒有像日本的學生那麼拚命用功的思想。他們是學生，

同時喜歡過着社會人的生活。所以他們都是非常講社交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於未到日本以前就在社會上被洗練着。這祇看歐美之中日兩國留學生的聲名，就知道了。日本的留學生實在很用功，不大會交際，但是中國的留學生却很會交際的。所以無論在巴黎或柏林，中國的學生總比日本的學生更被人喜歡。可是，這大概是事變前的話，事變以來留日學生的思想也變遷得很多。他們看見日本學生的努力精神以及日本人全體緊張情形，受到很大的教訓，所以他們就拋棄這透自在的大陸思想，而奮勉研究學問。現在是禁止學生到跳舞場，可是，事變前未禁止跳舞時，出入東京跳舞場的學生，大部分是留日學生。國華跳舞場等都被留日學生佔領，

### 出席者

- 〔學生〕 東京文理科大學李經邦(湖北省武昌)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樓亨茂(浙江省奉化) △早稻田大學張乃霖(河北省昌黎) △北家琦(浙江省桐鄉縣鹽鎮) △冷廷鳴(四川省江津縣) △東京商科大學任重遠(山東省本平) △明治大學郭宗賢(天津市) △法政大學袁家珍(江西省永新) △東京鐵道局教習所李尚志(山東省高青縣) △東亞美術學校張家麟(浙江省美興縣) △自令愚(北京) △張師儉(天津市) △黃書年(北京) △蒲和基(福建省閩侯縣) △曹永裕(河北省昌平縣) △三浦環歌劇學校白光

〔來賓〕 臨時政府駐日本辦事處秘書長譚登真先生 △同處事務官李善秀先生 △遠東月報社調查部主任張季行先生 △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囑託，文部省囑託小林健助先生

〔本刊〕 大阪每日新聞主辦附贈一，同學務部副部長松井彰，東京日日東亞課長田中香苗，同東亞調查會幹事 中譯製作



這種現象也是顯示中國學生的社交性吧。

榎崎：我在北京也住得很久，所以情況很熟悉；北京的跳舞熱終究非東京可以比擬。我們雖然對於跳舞，似乎沒有什麼興趣，但是在北京自然法漸漸會學跳舞。這也是因為受到中國人社交性的影響的吧。其次，關於留學生的眼中所反映的日本，日本人與日本精神，擬請諸位任何一人發表感想。不過，我想最近來到日本的人，對日本的印象是最新的。不知道誰最近來到日本？（有喊出「黃先生」的聲音）

黃書年：我是去年九月來到日本的，日本語也不懂，也不常和日本人接觸，所以沒有特別的想法。



白今愚：我是由中國回教團聯合會特派為第一期的留日研究生，來研究日本的回教事情的。我與日本的回教徒稍有接觸，但

較關於日本却沒有綜合的感想。  
譯：那麼，在巴黎留學很久，且得了索爾片（Sorbonne）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張季行先生，既然出席我們這個座談會，現在請他談一談日本與歐洲的比較觀。



張季行：（用中國話）我在歐洲住了五年之久，最近才到日本來的。我深感歐洲人的思想是物質文明主義，反之，日本人的思想是東洋的理想主義。我想歐洲人雖主張和平主義，但他們的決心不過回避那有破壞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之虞的戰爭而已。他們都抱著厭惡生活程度的低下以及生活方式的變

化的享樂精神。可是，日本人無論在思想上或精神上，都是理想主義；他們的生活模式雖單純，但思想却非常豐富。因而行動也離開了物質上的思想。這是日本的，同時也是東洋的。在這點，日本人的思想與我們中國人的思想共通的地方很多。我來到日本，能夠知道這層事情，我非常愉快。  
榎崎：請大家對於公寓及日本的家庭發表感想。現在先請居住於日本家庭的張家祺先生談一談他的感想。



張家祺：我來日本，還未到四個月，所以不會說日本話。（以下用中國話）我是由友人的介紹，住在如今的房子。房東原是陸軍

少佐，富有軍人的精神；其夫人與我都絕對服從他的話。可是他原來是很和氣誠懇的人，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惡感，服從房東的命令，禮貌方正，而過着有規則的生活。房東夫人看家，同時也嗜好茶與花。這是很高尚的嗜好。她是沈默寡言，祇不過說「早啊」與「休息啊」這些話而已。（笑聲）這樣簡單的話，我也曉得，所以不能從她學習一點兒日本話。（笑聲）  
榎崎：那麼，你請她多說一點兒話就好了。

譯：中國的學生大概初住在日本的家庭時，因為日本的家庭太嚴格，太規則的，所以他們感覺很不自由。尤其是他們感到婦女地位非常的低微，勿寧引起他們的反感。可是，他們漸次為房東的精神力與和氣所感動，雖婦女在外面似乎地位很低，但這是日本的結德使然。他們知道日本婦女在精神上也非常端正，則漸次將受到很大的教訓。中國學生最初來日本，都很佩服日本的風景與文化設施，但要理解其家庭的生活，總須相當的時間。  
榎崎：請諸位談一談對於公寓的感想。（誰也

不回答）那麼，有沒有人住在三三三（分租之屋）？  
數人：三三三太貴，所以不常住。我們與公寓的主人彼此不過有物質上的關係。我們大抵租房間住，而在外邊吃飯。



榎崎：榎先生過着怎樣的生活？  
譯：我租對菜商的二樓六層的房子居住，每月房租九圓（笑聲）。祇有夫婦兩人，是非常和氣的人。環境很清靜，適宜於用功，所以已住四年了。

早飯是在學校的飯廳吃的，祇花廿錢，中午則吃三十錢的小食或其他東西，晚上則到神田近邊的中國飯館吃飯。

榎崎：白光女士，請發表意見。



白光：我是住在中國朋友的家裡。我最初住在日本人的家庭，祇吃日本菜，但現在祇吃中國菜了。

榎崎：諸位對於娛樂怎樣

譯：娛樂就是看電影，與到喫茶店聽留聲機。至於日本的戲，我常去看新劇，但却不看舊劇。要懂得日本的戲，必須數年的工夫。我並不是因為不懂舊劇而不看，乃是因為舊劇太貴，所以不看。

（笑聲）

小林：寶塚與松竹的歌劇，諸位很喜歡吧。（一同都點頭表示贊成之意）

榎崎：時間費得很多，我想慢慢地結束這個會。我本擬請諸位逐一發言介紹各校的學風及入學方法；不過因為沒有時間，所以不得不作罷論。而且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商科大學，



工學大學，慈惠醫科大學，明治大學，日本大學，法政大學以及高等學校等都設置特設科，以歡迎留學生。這是中國青年很知道的事，並且到中國的日本總領事館打聽也曉得，即直接詢問各學校，也可以知道梗概，所以不得不割愛。這是遺憾的事！這津祇有兩個特殊的學校，所以打算把它們介紹一下。現在先請李尚志先生介紹他的學校吧。



李尚志：我是在東京鐵路局教習所專門部土木科肄業，今年春季預定畢業。教習所是鐵路省直轄的學校，學費及坐火車都是免費，所以它是很好的學校。這個學校分為土木、機械、電氣與業務四科。這些科目在專門的學校也有設置，但凡志願從事鐵路事業的人進入這個學校，而直接研究關於鐵路的土木、機械、電氣等科目，那是較為實際的。為中國留學生計，這個學校也設置特設預科，此外，也規定外國人特別入學章程，與留學生須知。如向東京市池袋的該教習所索取，可以寄來。要二年間修完全科目，所以每日授課八小時。

編者：其次，請白光女士介紹她的學校。  
白光：三浦環先生每天上午很懇切地教我唱歌二小時。我是預科的學生，所以音樂、跳舞、鋼琴及其他科目都學習。不過昇入本科後，就分科了。  
編者：最後，請諸位談談畢業後的志望。

李經邦：我是在文理科大學專攻植物學，所以回國後想做學校的先生。  
編者：要做大學教授啊。  
李尚志：我今年春季畢業後，暫時在這裡實習。我想回國後對於中國特別落後的交通事業盡力。



任：我因為在商科大學的關係，所以回國後仍從事商業。  
張乃霖：我希望對於祖國的經濟問題盡力。  
郭：現在我希望體驗各種事情。但終究希望對於教育方面或文化方面盡力。



編者：我是研究植物學，所以我回國後想做學校的教員。  
編者：那麼，樓先生與李經邦先生是競爭誰先做大學教授啊。  
樓：我是競爭不過李先生的。(笑聲)

白光：我畢業三浦先生的學校後，打算再在日本努力研究二年；以後擬赴英、法、德意等國留學。

去年山縣北臨時政府新民會及日本軍務部等推選，而在日本兵庫縣兵庫汽車學院留學的中國學生，目下愉快地繼續動學。該學院當局本年初向這些學生們詢問住在日本的感想，各學生便坦坦地開陳各自所懷抱的意見。以下乃是他們主要的意見：

段 志 聯

我自東渡日本，很快的已經兩月有餘了。在這兩月之內，蒙諸位先生以十二分的熱誠，來指導教訓，使我們得到很好的技術知識，是我們最感激而一生不能忘却的！尤其友邦人士，無論愛物待人，皆出以和善之態度使我們由愛而成敬。其次日本教育的普及，交通的便利，人民協和一致之精神，工業助人之發展，實是世界之獨足者。東亞文化之中心，更有青山綠水之景色，多暖夏涼之氣候，肥沃之土地，誠不愧稱神仙世界！我們回國後，願盡力宣揚日本之道德精神，使中國人士明瞭歐戰，以共同攜起手來，提倡真正的日華親善，一同踏進東亞樂園之坦途，是所願也。

二、三年，再回到東京完成所學，然後回國設立音樂學校。

編者：白光女士雖是女子，但這是很偉大，很正當的思想。最後請諸先生說一點兒話，然後就閉會。  
譚：我們在留學時代，日本人對於我們的認識很淺，所以我們住得不愉快。但是近來無論大人或小孩決不輕視中國人。所以東京便變成很好住的地方了。

小林：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思想已完全變化了。如今大家似乎都感覺很親密了。這是我們深引為愉快的事情。

編者：開會的時間很久，謝謝諸位。閉會後，請諸位去參觀東京日日新聞在東京始設置的行星儀(Planetarium)。(終)

月以來，與友邦人士相處，使我感到驚奇者，即臨時的后方，却如是之沉靜，人民隨處都表現着熱烈的愛國精神是也，此外便是女子們的吃苦耐勞，任何場所，都能代替男人們的事業，並且做事之敏捷，更令人欽佩，至於交通的便利，工業發達，正表現一個先進的國家，又其餘事也。

到日本後的感想

尚 國 寶

到日本所看見的事情，談起來，令人可欽可佩之處，實在太多了，就以日本的婦女子而論，都是能吃苦耐勞。店舖中的商人，對於主顧的禮遇。人民都很有知識，交通便利，工業發達，實不愧為世界第一等強國，這次來學，蒙各位先生熱心指導，將來造成一般技術人員，為中國交通事業發達。尤使我感佩難忘的最後的一句話，中日親善，則除共黨，以保持東亞永久和平。

張 友 棟

歲月流轉，又度新春，東渡友邦，已歷兩月餘矣，兩

# 名人

# 家庭訪問記



## 抱樂天主義的人生觀

### 八男二女承歡膝下

華 秀

北京中央廣播電臺 臺長

## 周大文先生

誰都知道，這是一位樂天主義的人物——前北平市長周大文先生，沒有一件事，在他看起來是難辦的，就是今日大家認為最難辦的「中日合作」問題，他竟大膽的說：「中日合作是不成問題的，祇是權益的支配磋商爭奪而已」。這樣的話，很少人說過的，或者可以說沒有人！

現在的周先生是北京中央廣播電臺臺長，以其精明過人的能力與思想，使現在的廣播事業比較以前進步得多，熱鬧得多！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高大的身材，爽直的談風，沒有一些表現他是南方人——原籍江蘇無

錫的樣子，這也許是因為他自幼生長在北方的原故。不但如此，他說的話是滿口「天津衛」，正因為天津是他的生長地。民國二年他在天津讀書告一段落時，正想來北京投考大學，但是偏巧這時遇見張大師（作霖），聽說他還要念大學，便對他說道：「大學念不念都可以，乾脆跟我到東北去，做點事，見識見識比什麼都強！」他體味着這句話很有道理，便結束學校的生活，開始邁進了社會。

在東北的十八年間，他成就許多事業，以他年青能幹的手腕，能够榮任東之三省電政監督至八年餘之久，又任本溪湖煤鐵公司總辦三年，民國二十年到北京來做了兩年北平

市長和兩年開礦務局督辦。雖然現在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年紀，但是其精神，健談並不為之減色的。

周先生的私邸，是在東四八條，一所廣大的中國式房子，客廳內的裝飾佈置也都是中國古式，據周夫人說主人是一個磁器的愛好者，所以在這間客廳裡，有的是古磁器，舉凡桌上，牆間，甚至於桌底下滿擺着是這些古董。還古玩鋪子，逛古玩攤，也是周先生的消遣之一。

說周先生是一位健談者，一些也不錯，他絕不會與對面的客人到沒話可說的時候。除了他對時局有深切的認識與大膽的批評以外，無論你再說到任何的事情，他都能和你

談得津津有味。而且，他用不着你去刨根問底的問他，他自然會把你所要知道的全告訴你。他喜歡用「爲什麼這樣呢？」這一類的話，來加重他談話的重要點，同時他代替了問者所要問的話。

周先生的家庭，自夫人以下有八位公子，兩位女公子承歡膝下，兒女的教育費，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無論誰見了方在中年上的周先生便已經有身量高過自己的兒子在身旁，怎麼不說是有造化呢？其長子長昇君（現在農學院），次子長英君（曾在日本東京鐵路教習所）都是愛好運動，尤其是游泳著稱於華北，曾數次參加全國及華北運動會，長昇君並於前年代表中國參加柏林世界運動大會；其次便是三子長鳴（在滙文高中）；四子長山，五子長海（在育英中學），六子長江，七子長河，八子長湖及長女長卿，次女——尚在襁抱中。

星期六是他們家庭聚會的日子，無論誰都要在家的，據說這是很熱鬧的日子，父母子女聚於一堂，什麼好玩的遊戲都要玩一玩的。對於娛樂，周先生幾乎無一樣不精通，他還唱得一口好二簧，前幾年他有時登臺彩唱，在奉天的時在公餘俱樂部裏扮演那維妙維肖的青衣，博得贊聲不少。他說：「我的主張是



來到這世界上不要白來一趟，什麼好玩的都要玩玩才好。」這種樂觀主義，在奔忙於做官的人物中是極少見的。雖然他一天很忙，每天辦公要到下午五六點以後才能回家，但是他對於孩子的教育不放鬆的，在家裡特為孩子們做了一間化學研究室，他說：「叫他們自己去研究吧！孩子們對於這些是很有興趣的。」

對於世界的大勢，他有清晰的眼光，他說：「今日的局面，是我早料到的，在東北的時候，我們就常談到中國與日本的問題。早料到如果手不攜手合作，必有不可避免的戰爭發生，我記得那時還寫一篇很長的意見書，闡述我的意見。我敢說中日不合作，東亞不能和平的，要想倚仗歐美人的同情式援助來調解東亞，使之和平，這是不可能的，歐美究竟離中國太遠了，何況歐洲大勢還在危局呢！為什麼中日要合作？為什麼我們要共同去抵禦白種人的侵入，這是很簡單的，西洋的物質文明，科學文明，已經可以說是達到最高峯了，所以，他們的目光便轉到太平洋的西岸來，尤其是注視着這老大中國的這塊肉。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早已被人家用聰明的經濟侵略法來侵略了，如今反到希望西洋人來援助我們，豈不笑話？」

話？

有很多人說，日本來和中國講親善是假的，來吞併中國倒是真的，這簡直是笑話，

日本的推新是近七十的事，國家之小，是難都知道的，中國是數千年的古國，沒有怎樣的變化，可是近幾十年來在思想方面變化的很快，已經開始向近代國家的途中邁進，

可惜我們過去領導者受他們一部份引入歧途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

再說日本因為近年人口增加，感覺物資的缺乏，生產過剩，不得不向大陸進展，得一些挾注，是不可否認的，這不但與中國無損并且有益，亦非要來吞併中國。

又有人說日本不希望中國成為強國，這是什麼話？現在正是我們東亞共同携手去抵禦西洋人來侵略的

時候，難道日本人願意和一個沒有力氣的朋友携手合作嗎？他們當然願中意國和日本一樣的強，才有力量去抵外呀！

中日兩國國民性的彼此了解，也是一件很要緊的事，中日親善說了多年還不能成功，反倒愈來愈僵，這責任，兩國的國民都應負的。」周先生的希望是目前最切要的是達到國民間的彼此了解而深知，日本人不要拿他們的目光來看中國人，中國人也不要以自己的成見去揣度日本人，然後才能講親善，講和平。這話是無人否認的吧！



周文大氏，周夫人，次子周英君

時候，難道日本人願意和一個沒有力氣的朋友携手合作嗎？他們當然願中意國和日本一樣的強，才有力量去抵外呀！

夜 古怪兒

月光偷偷的爬上枕邊，  
打開了我的眼，  
裝下些熱鬧種子，  
把我的心揉碎了！  
顫抖的心

任誰情的願誰誰！  
別委屈了此副的心，  
姑娘啊！

你可知我的血在奔騰！  
× × ×  
誰管它西風的嘲笑！  
祇是珍重這夢似的一剎，  
然而姑娘  
小心些  
它會偷走了你的年華  
× × ×  
休再說——  
個中滋味吧！  
本不依然有淚嗎？  
何妨把相逢底日子，  
暫且擺在交枝路口，  
請你止住我心頭的顫抖！

# 希特勒總統

## 專念於復興祖國

### 受一世的敬愛

### 喜歡大規模建築



遍看世界古今的大政治家，總沒看過如德意志大總統希特勒氏那樣的親近國民，受國民各層敬仰同時具有親密的人物呢。德國的任何怎樣的鄉下——尤以愈到偏僻的鄉下納粹的色彩愈加濃厚——在房間內的壁上沒有一家不懸着總統的照片。各都必有用阿道弗·希特勒·普拉諾 (Adolf

Hiler Platz) 起名的廣場。  
希特勒不管在什麼地方，且作任何怎樣的簡單演說，也必定以無線電廣播於全國；並且聽到其演說時，沒有一個不感動歡呼的。在來往的大道上



本來是以柏林的首相官邸作為其本營，只在思索熟慮重大事件之時，才範圍在此山莊而已。可是最近住居官邸的時候却很稀少，山莊不但成為他的心神靜養的地方，同時亦是工作的本部。此山莊是建造在高奧斯多馬爾克州 (Gau Ostmark)，可

相逢寒暄的時候，或在訪問時候的交談前，必須先說一聲希特勒萬歲 (Heil Hitler) 舉揚右手之後才握手交談寒暄；又辭別時也是一樣先說一聲希特勒萬歲；又在寫信的時候，其最後的問候句語也是寫着希特勒萬歲，這已成為一般的風習了。從早晨至晚上，專念於德意志國家的復興，和德意志民族的幸福，將生活的全面，灌輸於此目的之希特勒總統，其稱為私的生活之範圍究竟是怎樣呢？假定有私生活的範圍來說，那是非常有限的吧！但雖然是希特勒，他也是一個人，也是須要吃飯休息的，且對於人或是物也是一定有嗜好和厭惡的吧。  
希特勒總統的那種強烈的意志以及旺盛的精力，是從那裡來的？其思想是那裡得來的呢？  
希特勒最近的活動本營，是置在柏喜威斯加登山莊 (Berchtesgaden)。

眺望著奧地利亞的美麗的山嶽的山腹中，約四百米高度的中腹地，在山麓的柏喜威斯加登之市街，有設置連絡局 (Verbindungsbureau)，和政治的中心之柏林，可以用直通的電話保持密切的連絡。而且山麓至山莊之間有敷設專用的汽車道路。可是希特勒並不久長住居在這裡；他的行動除特別的場合外，是沒有一定的。現在想到那裡去，在他決心後的瞬間，馬上就開始出發，因此打扮旅行身裝的物件，不論何時都有準備着，總統專用飛機，也時常有準備待出發的用意。今天聽說到蘇台德地方去演講，即翌日又聽說已跑到萊茵省 (Rheinland) 去演說，再第三日又返抵蘇台德地方以應酬群眾的歡呼的那麼樣出沒很自由自在，一國元首

像這樣子行動輕快的人物，恐怕再也沒有的吧！  
希特勒是一位不喝酒不吸煙且守獨身以及喜素食主義的人物，其守身極嚴格樸素，這是世人所周知的。他是自信有如此的守身，才能够有最大的精力，以奉獻於德意志民族。

聽說希特勒一人獨自站在山莊的窗邊，一面眺望窗外的景緻，一面在耽於深思的時際，時常有心神忽然一時進入無我之境杳然若失的瞬間，給聽差驚嚇的不知所處的時候。但是此事我想是全然虛構的話吧。記者在捷克危機陷於絕頂的九月底，在公會堂演說後曾親看到希特勒在興奮之餘，繼續數分鐘的恍惚若失的狀態，那時連記者自身也就抱着擔憂起來了。



希特勒總統

希特勒富有同情，具有領袖格的寬洪器量者為人所知道。他身居一國元首的高位，尚且對於昔日的同



僚舊友很關心，時常招邀他們到山莊來，叙談昔日的回憶以及閒談。希總統其所以得以熟悉民衆的眞正之民情民心者，也許就是從這裡得來的吧！

希總統的嗜好，是最愛大建築，自從變成納粹黨的天下以來，大建築及道路的築造，都是以大規模的設計而興工；每天在各地都有看到新建築物的完竣。這雖是爲救濟失業起見而築造，可是一面也是符合於希總統的趣味。主要的建築物及道路的設計圖，必須經希總統的贊同。尤以若不是大規模的，是難得給他合意稱心。

希總統喜愛音樂或歌劇 (Opera) 者，也是很有名的。在山莊若碰到工作勞頓的時候，就在別室使演奏交響曲 (Symphony)，獨自一人而靜寂的耽聽。

希總統是一個親日家，在德國政界裡而抱着最堅決的親日政策的主張者，恐怕就是希總統一人吧。他所以對日本有這樣的理解者，是由於受代理總統赫斯氏的影響爲最大。赫斯氏其分階的事務，雖不及空相格林爾氏或外相里賓特洛甫氏，宣傳部長格伯爾斯氏等那樣的顯耀，可是做希特勒總統的背後謀士的他，其任務也是很重要的。這位赫斯氏是一位日本的理解者，信奉親日政策的人物，這在世界已成很負名的，然則赫斯氏的親日思想是從那裏來的呢？這是在

慕尼黑大學，跟浩斯荷華教授私淑時得來的。因爲浩斯荷華教授是一位專門研究東洋及日本的大家，他是從地理政治學的見地上觀察，相信日本具

有擔負東洋及太平洋沿岸的霸者之運命，並且極力提倡的一個人，是故赫斯氏其受同教授的思想之影響至大者自不待言了。駐柏林村本社特派記者發

## 規律，鍛鍊，作生活信條 司機的技倆已入神

### 慕索里尼首相

在羅馬的郊外威拉·托爾洛尼亞 (Villa Taronia) 有慕索里尼的私邸，是一所以高聳的石塢圍繞的閑靜邸舍，在正門有建着很嚴峻的石門，每晨八點前有一輛黑色的利摩仁車 (Limousine) 以無聲平穩的駛過此門，汽車未幾通過廣闊的諸門他那路 (Via Nomentana) 並且通過一八七〇年厄曼紐爾二世 (Emanuel II) 進軍入羅馬時最初入城的歷史上有名的坡耳塔，阿皮亞門 (Porta Appia) 而進入羅馬都邑。從托爾洛尼亞出發約經十餘分鐘之後，汽車已駛到被直立不動的衛兵所捧的槍杆迎着而潛入赤銅色的威尼斯宮 (Venezia) 的門形門 (Arch) 在威尼斯宮有首相，內



相 首 尼 里 索 慕

相，陸相，海相，空相，植民相以及法西斯蒂 (Fascist) 義勇軍總司令官，法西斯蒂黨首等的言語所不能形

描的劇務，待慕索里尼氏辦理。他在此處，一日平均約和五十名的訪客晤談。在他辦理政務的首相室之隔壁，有一間稱爲「非常衣裳室」這室內有置備各式的衣裳是像備不管理什麼時，他要出外都可以隨時改換衣裳的地方。他的日課是有規定一定的時間，一點也不能發生紛雜，規律和能率是他工作上的本位和信條，並且若不如

此是絕不能支持那麼樣的繁忙劇務。到午後一時爲和家族們共中食的歡樂起見，再驅車回抵托爾洛尼亞的自宅。餐後約經一小時的午睡之後，再跑到威尼斯宮辦理下午的工作，直至深更在辦公室的寫字樣子，繼續處理政務的時候也是常有。

他每天六時起床，早餐很簡單是以麵包及咖啡，早餐後至出動時間的兩小時內，在自己庭園中作騎馬運動，冬季時常常作劍術 (Fencing) 運動，並且他不但善能騎馬與劍術，對於獨自動腳踏車 (motor-cycle)，驅車出遊 (drive)，滑冰雪 (skee)，游泳等全般的運動，俱抱有興趣，且是一個負有盛名的健將。他尤以喜愛須需強力量及速度極快的 (speed) 運動，在二三年前正式領到「一等司機員」的執照，飛機駕駛員慕索里尼的技倆，絕不是統榜的消遣，是達至眞正的傳神入化的技倆，這是天下無人不知的有名的話了。

他靠這樣的不撓不息之鍛鍊，以養成堪耐劇務的精力，可是其飲食極爲淡泊，是一位很謹慎的菜食本位及嚴格的禁煙家，酒也除宴會以外絕不入口，他非常喜愛野外的的工作，這也是人々所周知的事實。他又是一個眞摯的讀書家，每日最少必讀一小時的書籍，政治方面固勿論，科學歷史，文學，經濟學等一切種類的書籍都滿堆

着書。

又對於音樂也是很有興趣，尤善奏  
瓊琬琳 (Violin)，近來因政務太忙不  
常拿起來玩。

托爾洛尼亞的家庭，現在有夫人杜  
娜·拉刻勒女史，與十一歲的第三公  
子羅馬諾君，以及九歲的第二女公子  
安娜·瑪琳亞女士等四個人。第一女  
公子愛達女士已嫁於齊亞諾外相。長  
公子維多利君已結婚脫離父母的膝  
下，居住在離開不遠的附近。第二公子  
武爾諾君也在去年十月底完婚，剛離  
開父家不多時。其可愛的孫子們是時  
常來訪問這位祖父，把那端端時慕索  
里尼的緊張面容，使其開出笑容出來  
呢。現在最受寵愛的就是安娜，瑪琳  
亞女士了，她是掌上的明珠，樣的受  
着痛愛。

他在家庭時也是非常端嚴，他的家  
庭教訓方針是一貫以嚴峻之主旨。自  
遷移托爾洛尼亞居住以來，已經有十  
年以上的歲月，可是在此間他對於子  
女的管束，直至其成人為止，毫不許  
其踏出家庭一步，齊亞諾外相夫人愛  
達女士，以及維多利君，武爾諾君等  
直至最近其出入社交界，是受着嚴格  
的禁止，可以說是在嚴峻的家庭生活  
中被「隔離」了。

慕索里尼夫人向來未曾出面於社交  
界者自不待說，連在她的私邸從來也  
是未曾開過一次小小的宴會，現在的

羅馬諾君和瑪琳亞小姐，也是跟隣村  
的小孩們一起，在其本村上學。且慕  
索里尼氏是不許對其子女有加以特別  
看待，是以那樣的嚴勵來訓育的。

他的這種家庭教育的宗旨，不外  
從子女們的腦筋裡抹殺其「首相之子」  
的觀念，完全給他們從平民出發的一  
種趣旨，他的薰陶頗有結實，子女們  
現在都被造就成了很優秀的意大利國  
民，而受着稱讚之的呢！

觀察其家庭的生活情況，便可知  
他是始終一貫注重「規律」和「鍛鍊」  
的人，並且有如此他才能培養無窮盡  
的「力」和「能率」出來。兼攝六相的  
無可匹敵的權威，以及其能够堪耐劇  
務的精神，熾烈如火般的那種羅馬的  
熱情和氣魄，可貫通岩石的那種堅強  
信念和決斷力！有此一人意大利才能  
振興，才有能進擊的國力。在戰前處在  
列強中的最下位，及在戰後也是呈示  
在戰勝國中的最疲勞的這個疲乏的意  
大利，其所以能具有如今日的威信和  
實力者，是全靠着具有強力的此人，  
始能鍛鍊起來了。

慕索里尼氏對於人們的譏笑和侮  
蔑，是以超然不顧的態度而突進，而  
且已得到榮譽的勝利了。意大利勝利  
了。出着大偉人慕索里尼的意大利在  
慕氏健在的期中，意大利是一定會勝  
利的吧！

(駐羅馬小野本社特派記者)



### 一對形影老鴛鴦

#### 成功得自內助為多

因種々の意義，在世界中  
每年都有選舉成為世界新聞  
話題的第一號人物出來，我  
們就最近三年來看，在大前  
年（一九三六年）是前之英遜  
帝溫德沙公爵，前年是蔣介  
石氏，去年是可以說是張伯  
倫氏了。這種順序大抵是沒  
有錯的吧！

### 張伯倫首相

原來英國的這個國體，萬事都是很



張伯倫首相

樸素不華，總沒有出過大可觀而負好  
評的唱做人。可是現在竟相繼輩出  
第一號的新聞話題的人物溫德沙公爵

和張伯倫氏出來，這確是有些諷刺的  
情景，尤其是講到張伯倫氏，是可以說  
在樸素堅實的英國人中的最樸素的一  
人，他的人物是最吻合平凡中庸的字  
句，所以事情可說更加諷刺起來了。

若提到其令尊大張伯倫氏，即會給  
人聯想到一眼鏡起來，若講到包羅溫  
氏 (Baldwin) 就會聯想到煙管，在  
同一意義來說，若提到張伯倫氏，就  
必會給人想到洋傘起來了。這裡有一  
段珍談：就是在舉行最後的慕尼黑會  
談時，他因為稍過於惚恍，致其最緊要  
的洋傘忘掉帶去，而就匆匆乘飛機，  
因此其秘書在其出發後託託航空郵機  
把他的洋傘寄去了。

他的嗜好倒有很多，在很多的當中，  
最平凡的可舉出音樂和讀書了。但是  
這種嗜好因太平凡，沒有什麼稀奇，  
所以我們再就其最癖愛的方面來看，  
就可舉出釣魚和喜愛小鳥的兩事了。

他的釣魚技術很有可觀的，每年到蘇格蘭 (Scotland) 圈在山谷裡，自晨到晚垂釣於清流引為最快樂的興趣。張伯倫氏的家庭生活，是以美麗賢明的聲譽很高的夫人安妮女史，來做點綴家庭的色彩。元來歐美的政治家，和東方不同，都是夫妻相偕出入公式的交際場的，但是要像張伯倫夫妻那樣要好的人倒是很少的吧！不管到議會，抑是演說會或宴會這一對的老鴛鴦總是沒有離開過的。在那捷克問

題沸騰起來的時候，安妮夫人也是始終如隨從的人影一般，和張伯倫相共其苦樂，這位夫人是一位很賢明的女傑，在張伯倫氏自身也是認定的很清楚，現在將他的談話，照原語引用出來就可證實了。她(指安妮夫人)是最喜我的成功，並最能慰安我的失敗；她是時常用忠言來指引我；她時常從危險的判道裡救我出來；她並時常以存在政治洞底的人間性，來喚醒我起來呢。(註倫敦工聯本社特派記者)

### 身雖老心却未老

#### 深居簡出以防萬一

### 史 太 林

蘇聯的獨裁領袖史太林氏，他若按照日本流俗來說，今年是正值於還曆(滿六十六歲即六十一歲)年了，在這

一兩年之間，他的頭髮也就頓加斑白起來，眼，兩頰，



林 太 史

心地，精力的各方面都有顯示衰老的觀感。但雖是已進入老境，却還是具有

站立二小時或三小時，以應酬示威運動的民衆之氣力呢。這個強健的體力，在蘇聯統治上是不缺的寶貴了。他不大作演說，雖不是雄辯家但是其演說的態勢，是像慣於講義的大學教授一般。他在演說時不常飲涼水，他若飲水必喝他的故鄉高加索產出的礦物質之泉水，是裝入瓶內帶去喝的呢？他是嗜喝這種泉水呢？抑是防備危害呢？雖有各樣的傳說，但其真實的理

由究竟怎樣，是無從可知的。說是在這種公開席上親自瞻仰着史太林氏的人，算是一個果報者一個榮幸的人呢，那是因爲入席聽講人員的制限，非常森嚴的原故了。

對於簡居在衛城 (Kremlin) 中的

史太林氏的生活，是極乏消息的，況且欲知道家庭生活的史太林氏，那除却其側近者以外，是沒人知道的吧！他的私生活是成爲民衆無可知道的一個謎了。(註莫斯科本社特派記者)

### 羅斯福總統

### 性 格 明 朗 · 出 身 善 美 · 喜 叫 人 喜 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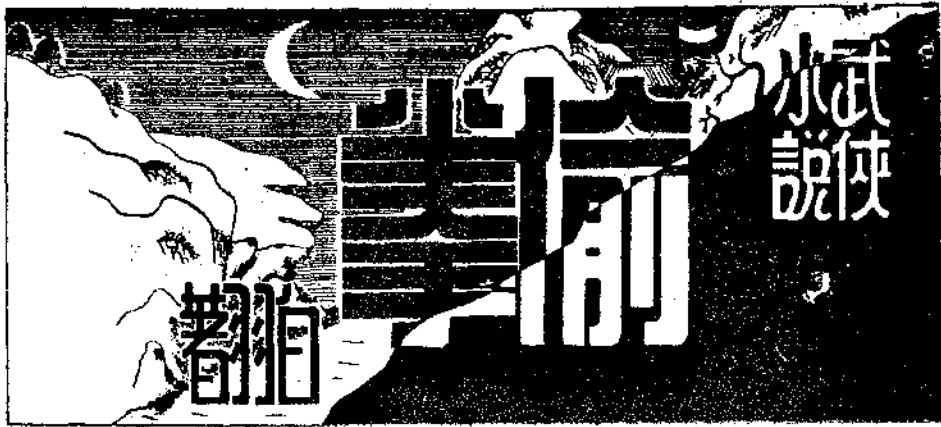
照射於白宮 (White House) 的白壁上的一九三九年初春之陽光，和往年的旨趣大不相同。其所照的二樓朝東的窗門之「紅番微室」，是豫備供給本年六月訪美的英國皇帝喬治六世陛下 (H. M. King George VI) 居住房間。又同棟的朝向東南的



統 總 福 斯 羅

羅斯福氏曾一度對於大審院的大改革及美國政黨制度再組織等欲積極試行刻印歷史上的大足跡的企圖。但遂因去年十一月的選舉，美國政界的大局，頗有呈示對他不利的現象，因此最近他的態度轉爲消極，似有準備在哈多遜河畔 (Banks of the Hudson) 的森林中，建築一適意而很講究的小別莊，起名為「夢的家 (Dream Home)」俾老後的退休休養之用意了。(註紐約本社特派記者)

這個古疵，豫定在這所白宮的一個屋頂之下，兩國元首相聚共同起居了。羅斯福氏夫妻兩人都是出身於名門之家，是生於經濟上極豐裕的大地主之家庭。於一九二一年的夏季，時正值三十九歲的前途遼遠的年紀，竟患了小兒麻痺病的苦痛，在今日也是仍然使他下半身幾乎成爲不隨的情況。但是在今日，已到五十六歲的他，却是以潑刺的精神而執理繁劇的政務，且時常出發於長途的火車旅行，及自己駕駛汽車出遊。又在夏季時每日都耽於游泳池的游泳，是那樣的把身體的不自由，完全忘掉的那種明朗了。他最喜歡用綽號叫人家的名子，且其輕口和挪揄時常過於程度，而致釀成問題出來。美國產業復興委員會 (New Deal) 初代參謀長毛里博士，在某夜的餐桌上也因羅氏的挪揄太過分而使其難堪，遂致和羅氏生出嫌隙出來。羅斯福氏曾一度對於大審院的大改革及美國政黨制度再組織等欲積極試行刻印歷史上的大足跡的企圖。但遂因去年十一月的選舉，美國政界的大局，頗有呈示對他不利的現象，因此最近他的態度轉爲消極，似有準備在哈多遜河畔 (Banks of the Hudson) 的森林中，建築一適意而很講究的小別莊，起名為「夢的家 (Dream Home)」俾老後的退休休養之用意了。(註紐約本社特派記者)



#### 前

冀南少年楊陸禪，彈心習武，而體質單弱，不足以服學外家之武功。其師劉立功既授以長拳十段錦，喜其少年有志，乃指示將來途徑，勸楊改學太極拳，以柔克剛，足濟其短。惟太極拳專家豫人陳清平，秘惜其術，不輕授徒，劉立功又勉楊以抱誠獻贊，荷尊師敬業，自能邀陳青睞。楊陸禪乃負笈入豫，往謁太極陳。中途宿店，步月中庭，聞別院技擊之聲。少年粗疎，誤入店主所設之武場，致觸江湖之大忌，武場教師，疑楊為場子來者，側目含噴，詰責來意。

#### 四、武場觸忌

楊陸禪這才覺得自己是魯莽了，忙拱手道：「打攪打攪！我是店裡的客人：」

教師上眼下了看楊陸禪，雖是二十多歲，却只像十八九的大孩子；教師道：「哦，你是幾號的客人，二更多天了，你有什麼事？」又向門扇瞥了一眼，對一羣少年說道：「你們誰又把門開開了，沒告訴你們麼？練的時候，務必門上，只見一個少年說道：「老師！是我剛才出去解小溲，忘了上門了。」這武場中的師徒十餘人，神色都很難看。楊陸禪不禁赧然，說道：「對不住，我是九號客人，夜裡睡不着。聽見你們練武了。一時好奇，貿然進來。不過是瞌睡熱鬧，老師傅別過意，諸位請練吧。」

那教師又看了楊陸禪見他瘦小單弱，不像個踢場子的，遂轉對弟子說：「他是店裡的客人，年紀青，外行，不懂規矩，你們練你們的呢。」那一班少年，有的照樣練起來，仍有兩個人還是悻悻的打量陸禪。

楊陸禪到此退既不能，留又無味，臉上露出窘態。那個教師倒把陸禪叫到裡面，向陸禪說道：「聽你的口音，好像黃河以北的，沒領教你貴姓？」陸禪道：「我是直隸廣平府的，姓楊，沒領教老師傅貴姓？」教師道：「在下姓穆，名叫穆鴻方，這小店，就是我開的。我在下自幼好練，沒有遇着名師，甚麼功夫也沒有，不過鄉鄰親友們全知道我好這兩下子，硬攛掇我立這個場子。我這些徒弟也都沒有外人，不是我們教門老表，就是靠進朋友的子姪，我教的對不對都

有個包涵。好在他們也就是爲練個結實身子，也沒打算藉習武成名，若不然我也不敢就候他們。我早跟他們說過，我這個場子，只要是有入一踢准散。」說到這里，向陸禪微微一笑道：「我討個說，老弟你這要貿然一闖，我們真全疑心你是踢場子來的。這一說明，你又是我店裡的客人，我穆鴻方更不能說別的了。我說句教老弟你不愛聽的話吧，常出門在外，可以謹慎一點。把式場子是交朋友的地方，也是惹是非的所在，不打算下場子，趁早別往這裡來。即或是你也會武，打算拿武學訪道，試問既舖着場子，在這裡教着一班徒弟，若是輸給人家，請想還能立脚不能？所以教場子的老師，一遇上有串場子的，那就不他拼生死的日子到了。但是不會武術的，難道就不能往把式場子來嗎？也不盡然，一樣也能來，像老弟你是這店裡的客人，晚上心裡悶的慌，又愛看練武的，可以先找店裡夥計問問他，誰舖的場子？教他領你來，那不就沒包涵了麼。老弟你可別怪我饒舌。因爲少年氣盛，我若不在這里，這班徒弟們倘若嘴裡有個一言半語不週到，老弟你是聽不聽呢？說了半夫，老弟你既喜愛這個，多少是會兩手。天下武術是一家，萬梁桃花一樹生，你會什麼練兩手，這也不算你踢場子。」說着將手一拱道：「請下來，練兩手。」

楊陸禪滿面羞慚，想不到一時冒昧，惹來人家這麼一場教訓。這總怪自己太沒有經驗，這一來倒得長見識。此時穆鴻方反而攛掇自己下場子，陸禪靈機一動，暗想：「這個穆鴻方定是個老奸巨猾，他分明指點我，這下場子便是明跟教師結仇。這時又竭力引逗我，教露兩手，我只要一說會武術，他一定準認定我是來踢他場子的了。」

陸禪盤算好了，忙向這位穆教師抱拳道：「失敬！失敬！原來穆老師是清真教門的人。我久聞得教門彈腿，天下馳名。在下是沒有一點經驗的年青人，從小是看見練武的就愛。只是我們老人家不喜好這個，我徒有這個心，也沒有一點法子。老師父教我練兩手，我可練甚麼呢？請想我除了挨打，還有什麼能爲？」穆教師哈哈一笑，隨說道：「你真不會倒很好，練武的最怕只會點皮毛，沒有精純的功夫，反倒是買禍之道。你既有這種心意，不妨將來有機會找一位



明師練々。」陸禪道：「我將來一定要訪名師，多練幾年。穆老師！你這練的是那一門的功夫？我想大約是太極門吧？」穆教師道：「你怎麼猜我是太極門？」陸禪道：「我因為聽人說，您這懷慶府出了一位太極拳名家陳老先生，大河南北，山左右，沒有第二人能比得上這位陳老師功夫精深的。我想您守在近前，想必也是太極一派，不知可是麼？」穆老師聽了，點點頭道：「老弟，你說得倒是不差。不過這太極門的拳術，談何容易？我們雖則離着陳家溝子很近，不過幾十里地，可是空守着拳術名家，也沒有機緣來學這種絕藝。陳老先生這種功夫一向是不輕傳，不肯妄收弟子。我這種庄家把式的教師，還妄想入這陳老師的門戶麼？我當初練武的時候，這位陳老師尚沒成名，我那時簡直不知武林中有這麼個人。趕到這種太極拳見重於世，陳老師名噪武林，我已竟把年歲錯過了。再想重投門戶，就是人家肯收我，我也不能練了。歷來我們練武的門之見，非常認真，半路改投門戶，尤其為教武術的所不喜。我們清真教人，若是連本門的十路彈腿全練不到家，再想練別的功夫，更教本門中看不起。老弟！這位陳老師的事情，你怎麼知道的這麼清楚？你聽誰說的？你可是有心拜在陳老師門下習武麼？」

楊陸禪聽這位穆鴻方一問，心裡非常游移，遲疑着答道：「我麼？我是聽我們家中護院的講究過，因為今天到了懷慶府境內，所以一時想起這位陳老師來，跟您打聽。像我這種笨人，還敢妄想學這種絕藝麼！」

穆鴻方含笑：「老弟，你不用過謙，像你體格雖然稍差，可這份精神是可以練這種絕技。聽說陳老師這種太極拳，不是儘靠下苦功夫就能練的出來，這非得有天資，有聰明，才能領悟得來。只就他這種拳名可以看出是含着極深的內功，實寓有陰陽消長，五行生剋之妙，像老弟你若是入了陳老師的門戶，何愁

不能成名？」

楊陸禪聽這位穆教師滔滔說來，知根知底，不由心中高興，不覺的脫口說道：「穆老師，像我這樣體格，要是想練太極拳門，人家陳老師肯肯收錄嗎？」穆鴻方道：「那就在乎自己了，只要你虔誠叩求，怎見得人家不收。你只要真打算練這種絕藝，就得心無二念，別拿這種事當兒戲就行了。」楊陸禪道：「我天性好武，別說遇上這種名師，不敢輕視，就連我從前遇上那種混飯吃的老師們，我也不敢慢待。」



術 拳 濟 言 失 中 意 無

陸禪說到這裏，忽覺得自己把話說漏了，想再掩飾，又不知說什麼好，不由得面紅耳赤起來。那穆鴻方嘆哧一笑道：「老弟，你這是練過功夫！你何必瞞着呢？你究竟練的是那一門，令師是那位？沒有什麼說的，既然會武，就是一家人，咱們考究考究手法，這也不算你踢場子，我也不拿你當江湖訪道的朋友看待，來來來，咱們走兩招。」說着回頭徒弟道：「你們看老師的眼力如何？」回頭來又向陸禪道：「老弟，你不要客氣說句江湖上話，光棍眼裏夾剪，我一看就知你不是誠心來找我的。可是我早就看出老弟你功夫來了。老弟，尊師是那位？題起來我或者許認識。」

楊陸禪見這位穆教師向自己問起師承來，陸禪一想：「劉老師的姓名實在說不得，我的功夫沒有深造，沒的給師父露臉，別給老人家現眼才好。」遂正色說道：「我方才說的是實話，不過看着護院的師傅們練功夫，日子長了，纔着人家教個一招兩式的，那能算師徒呢？」

穆鴻方道：「老弟你太謙了，我們論起來全是武林一派，武術會的多會的少，滿沒有什麼說的。老弟你既不肯題貴老師的大名，那麼所練的是那一門呢？」楊陸禪道：「教穆老師笑話，我是好歹練過幾天長拳，不過只會個大路子，究竟拳裡的奧妙，我是一點不懂。所以在外人面前，從來不敢說會武二字。穆老師是武林前輩，既承你老一再動問，說出來也不怕你老笑話。其實我還得說是武門外行。」穆鴻方

笑了笑說道：「客氣客氣，我們還有什麼說的？你是我店裡的客人，我決不能按平常的武林朋友待你。來，咱們過兩招，解解悶。」

揚陸禪往後退了一步，擺着手道：「這可真是笑話了！您要是教我下場子，還不如穆老師打我一頓呢。」穆鴻方道：「甚麼話？老弟您太拘執了！這有什麼干係？咱們不過是比畫着玩，咱們把話全說開了，難道還真個動手嗎？說句不客氣的話吧，我在下也練過幾天長拳。可是教我的這位老師傳定個江南人，教的日子又淺，口音又不大明白；我學會了之後，趕到後來，我在別位行家面前，一練這趟長拳，人家看着就搖頭，說是招式各別，全不一樣。我才知道南拳和北拳又有不同。只要是遇上北派拳家，我就一定要領教領教，今晚僥倖又遇上了老弟，我太高興了！我又可以對證對證我的長拳到底跟北派拳不同的地方何在。我也不是定要跟老弟你較量誰的功夫純，誰的招術巧，你只把你的拳路比畫一下，我也把我的長拳練給你看一看，我也開開眼，你也開開眼，咱們兩受其益。這總沒有說的了把？」

陸禪被穆鴻方一再逼拶着，簡直有些不能再擺脫了。帶着遲疑不決的神色，很羞澀的向穆鴻方說道：「穆老師，我已一再說明，實在說不上會武，我只練過這趟長拳的大路子，至於怎麼折，怎麼用，我實是一竅不通。穆老師非要叫我練不可，我只好遵命。只望穆老師多多包涵，多多指教我。」穆鴻方含笑答道：「嚇，老弟！你太已謙虛了！你不要疑疑思思的，我還能欺負老弟不成麼？」說着將雙拳一抱道：「請！」

揚陸禪見穆鴻方步步緊逼，無法再拒，遂說道：「我謹遵台命，我自己老着險練一趟，有不對的地方，你老可多指教。要是跟我過招，我可不敢。」穆鴻方道：「老弟，你請練吧。」



有志人對少年人

### 五、失著一蹴

穆鴻方一側身，將手一揮，向一班徒弟們說道：「你們閃開點，看這位揚師傅練兩手，你們學着點。」徒弟們譁然的散開，交頭接耳的窃窃私議。陸禪心裏暗自估量：「一時的莽撞，自尋來煩惱！我若是往好處練，他定要逼我動手。我若不好好的練，恐怕他們又要當面嘲笑我。我該怎麼辦呢？」自己一邊往場子裡走着，一邊心裡盤算着，倏然把主意打定：「且先不露自己在拳術上的心得，我倒要先看看這個穆師傅到底有真功夫沒有？果然看准了他的本領，我真能降的住他，就給他個苦子吃，教他往後少要倚老賣老，看不起我們年青人！」尋思着，已走到場子南頭，穆鴻方跟在陸禪身旁，那一班徒弟們散漫在四週，十幾對眼睛全盯住了陸禪。

當下揚陸禪緩緩的先把心神攝住，只裝作看不見這些人，溜了半圈，立刻向穆鴻方雙手抱拳一揖到地，又向四面一轉道：「老師傅，衆位師兄們別見笑，多指教，我可獻醜了。」說了這句，立刻一立門戶，按長拳擺了一個架式，向穆鴻方道：「這要開式對麼？」穆鴻方道：「那有什麼不對？老弟你練吧，別要客氣！」揚陸禪這才雙拳一揮，眼神一頓，立刻一招一式的練起來。

陸禪故意的把這趟拳練得散慢遲滯。穆鴻方微笑着向他一班徒弟說道：「你們看見了？人家這位揚師傅這趟拳，才是受過名人真傳，你們看；練的多穩，練的多准！」陸禪把這趟拳練完，一收式，忙向穆鴻方抱拳道：「獻醜獻醜，讓穆老師見笑！那招不對，穆老師費心指教指教。」穆鴻方道：「老弟別客氣，練的很好，這才是真正的名師所傳。不過，這裏頭還真應了我的話，老弟所練的不是不對，實在你彼此不同。看起來南派北派果然有別。老弟你那手仙人照掌，跟我練的截然兩樣。老弟，你再比畫一下看。」

陸禪聽了心想：「也許南派北派真個不同，我何不趁這機會，引逗他也練練？究竟是怎麼個不同，我也長長見識。」遂欣然來到場心，穆鴻方也跟了過來。陸禪照樣亮了個仙人照掌的架式，穆鴻方道：「老弟，這一手最顯然不同，你這手變招是什麼？」陸禪道：「這是個攻勢，這招用不上，跟着變招一殺腰，用連技箭，上步穿掌。」穆鴻方道：「我當初學這手時，我的老師說過：這手仙人照掌只要用不上，趕緊撤招取守，取走，不能攻。」——這不是跟北派的大相反了麼？來，老弟，你只管進招，我接一個試々，看看這種打法在實用上，到底得力不得力，就知道那一種練法是對了。」陸禪此時見穆鴻方說的情形頗為蹊蹺，不覺的引起自己好奇之心，心想：「我不過是裝不會！我若是打不出功夫力量來，連劉老師也暗含着跟着栽了。」心裡這麼想，口中還是謙々讓々の說道：「我只能擺個架式，我那配向老師傳授招呢？」穆鴻方道：「老弟，你又固執了，武術上要不這麼身臨其境的換招，那能分的出好歹來，再者，我說句放肆的話，我還會教老弟你打着麼？」

楊陸禪臉一紅暗中着惱：「你也太狂了！你就看透我打不着你麼？」陸向穆鴻方說道：「這麼說，我就遵命：」楊陸禪仍施雙照掌的招術，倏然往外一撒招，穆鴻方用雙推窗一接道：「這就把你的招術拆了。」陸禪驕傲的將精神一振，手足利落，與剛才判若兩人。拳風一斂，往回撒招，突往下一殺腰，右腳往前搶半步，半斜身把右掌穿出，掌力挾風，嗖的往穆鴻方腰上擊來。不料這穆鴻方容心要到辱人！腳底下連動也沒動，容得陸禪拳到，立刻的凹腹吸胸，腰上微往右一閃，右手嘆的把陸禪腕子刁住，順手牽羊，往外一帶，右腿往陸禪的右腿迎面骨上一撥，借力打力，咕咚，把陸禪摔了個嘴啃地，一班徒弟譁然大笑起來。這一招並不是長拳，乃是穆鴻方精擅的彈腿的一個絕招。

### 六、含 媿 登 程

穆鴻方慌不迭的搶上一步，伸手相扶道：「這這怎麼說的！太對不住了，摔着那兒沒有？」  
 仗着武術場子上，全是鋪着細沙的土地，陸禪又用左手支撐著，算沒把臉拍破。陸禪站起來臉都紫了，心上十分羞忿，勉强的笑了笑，向穆鴻方道：「穆老師，謝你手下留情！你這才信我沒有功夫吧！你要想打我這個樣的，絕不費事。我：：我本來不會麼。」穆鴻方冷笑一聲道：「老弟，你下過功夫沒下過功夫，你自己總知道，若不是我姓穆的還長着兩個眼珠子，哼哼，准得被

你沒練過功夫的話臉住了！」回頭向徒弟們說道：「你們看人家，年青青的，總算練的不行乎。」陸禪羞媿難當，當時也不敢跟他翻臉，含着一肚子怒氣，向穆鴻方抱拳拱手道：「穆老師，我打攪了半天，就悞了師兄們練功夫。我跟你告假，咱們明天見吧。」穆鴻方見陸禪要走，立刻堆下笑臉來道：「老弟，你怎麼真惱我了？我不是說在頭裏了嗎？就是我們兩人過招，也不算是你賜我的場子，誰勝誰敗，全不得擺在心上，老弟你怎麼認起真來？」陸禪道：「那是穆老師多疑，我要早早歇息，明天還要趕路呢。」穆鴻方道：「老弟，你可是想投到太極陳門下學藝？」陸禪此時更不隱瞞，立刻說道：「不錯，我天性好這個，學而不精，到處吃虧受欺，我立志投訪名師，要把功夫練成了，免得教人輕視。我這次出門，就是專為這個。」說罷才待轉身，穆鴻方忙道：「好，有志氣！老弟，我是直性人，有話就要說出來，你可別多疑。我想武術的門戶很多，那一門的功夫練純了，全能成名。你何必認定了非投太極門不可呢？只怕老弟你去了是白碰釘子。這位陳老先生脾氣那份古怪，就別題了，誰跟他也說不進話去。他這太極拳享這譽大的盛名，可是並沒什麼徒弟，這麼些年，只收了三五個。慕名來投奔他的可多呢，只是大遠的奔了來，個個落個敗興而返。簡直他是不願意收徒弟。並且就是勉強收他收錄了，兩三年的工夫，不准教個一招兩式。只我們這本鄉本土練武的人，跟這位陳老先生幾乎是怨言載道，就因為他拒人太甚了。楊老弟，我不是打你的高興，只怕你這次去了，還是白碰釘子。再說學旁的武功也是一樣，何必定找這種不近人情的人呢？」  
 陸禪此時對於這位穆老師，已存敵視之心，就是他的話全是真的，自己也不肯聽他。遂虛與委蛇着說道：「好吧，我自己思索思索，我現在還拿不定主意。咱們明天有功夫再說吧。」說罷，轉身就走。

### 西 笑 石 菴 譯

顧客：喂！爲什麼湯會這樣的冷呢？  
 侍者：先生，請您恕我，當我把湯拿進來時湯是十分熱的。  
 顧客：胡說！杯子也許是熱的；但是湯是冷的。  
 侍者：先生，真實的當我把大指放在湯內幾乎把指頭燙傷，所以我知道湯是很熱的。  
 父：不知道說過你幾次了總是不用功，早晚離開學校，走進社會去就知道學問之重要了。  
 子：但是，爸爸！生物先生曾告訴過我，父親的習性會遺傳給他的子女的。

• 作 君 紹 何 度 態 的 神 門 象 現 會 社 •



「春意闌珊」  
• 陳 固 作 •



「問人到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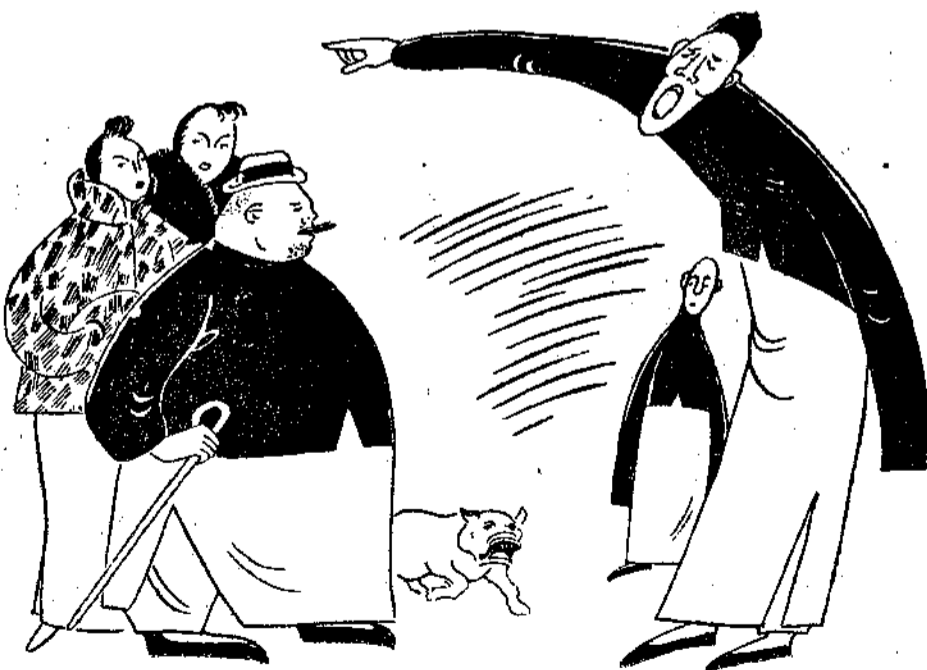
• 作 固 陳 •

今 代 格 言

； 風 清 袖 兩 職 就 誓 宣

。 肉 肥 身 一 田 歸 甲 解

• 富 特 展 兩 •





# 汪笑儂

## 已被忘記的真正藝人

### 埋沒此人便是不認識整個戲曲

#### 此文為伶隱悲哀 亦是為戲曲歎息

凌 霄 漢 閣

汪笑儂，一字「伶隱」，這個名字，近一二十年日益黯淡，不惟不及譚鑫培之煥赫，且不及馬連良余叔岩之膾炙人口。然其藝術地位，與戲劇史上之價值，實非任何偏於技巧之伶人所能共論。我若不寫他一篇，只恐將來更無注意研究他的了。覺得比十年前寫的「譚鑫培」還重要。

#### △名流之詩文與名伶之關係

戊戌維新的大名流，一位狄楚青先生的詩，一位梁任公先生的小品記載，於譚鑫培及汪笑儂二人之聲名遠播，大有影響。狄先生之詩登在壬寅癸卯年在日本出版的新民叢報上，題目是「庚子圍城雜感」，記得有四首之多，內有：「滿城爭說叫天兒」之句。「叫天兒」即群眾口頭上呼譚鑫培之稱。譚之盛名，成於中晚之歲。其少壯時，不過尋常的短打武生，二路鬚生。庚子前後，名始振於京師，尚未彰於外埠，狄詩登報，眾口流傳，

才漸及於各省。因詩註是「叫天兒名優也。」人只知是好戲子，還不知是甚麼脚色，真有認爲且脚的。從前本有一個名旦，叫做「天兒」爲京官周許二人所捧，有「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的佳話，以爲「叫天兒」就是「天兒」，後來才知他是一類生。

梁先生的文，亦登新民叢報（飲水室詩話）認笑儂爲「戲劇改良之實行家」，並記其詩曰「歷史四千年，成敗如目覩。同是戲中人，跳上舞臺舞。」「隱操教化權，借作興亡表。世界一戲場，猶嫌舞臺小。」又笑儂自題小照云「銅琵琶當當生涯，爭識梨園著作家。此是廬山真面目，淋漓粉墨漫相加。」手挽頰風大改良，靡音曼調變洋洋。化身千萬儂如願，一處歌臺一老汪」。這詩何等氣象渾大！加以任公之「一言九鼎」，於是笑儂在滬漢烟青津各地，聲名甚盛，劇業極佳，然

而終不能得志於北京者何也？那就是缺少「古玩」條件的問題了。

#### △不得志於北京劇場之原因

北京的所謂「顧曲家」，戲內行」之流，始終固於「歌兒舞女，徵歌選舞」的積習，加上玩古搜奇的嗜好，談起伶人藝術來，總是「這一口來，腔板工妙，那一手兒，式樣精奇」，完全是鑑賞官室磁器的眼光。甚麼戲本意義，世情關係，他們是不管那一套的，而戲曲改良等事更是舊京朝士大夫所爲「掩耳疾走」的。再加以捧角的老套頭，各私所好，能够把戲曲的正路閉塞得水泄不通。即以譚鑫培而論，他也是演戲有內心的人，（見前「余叔岩」篇）但賞鑒老譚的人們，最善談的是板兒調兒，鋼兒，刀兒，甚至擊鼓罵曹的夜深沉胡琴，都要算在老譚的鼓的帳上，說出許多神秘。這些不但合理，老譚本心亦不以爲然。何況笑儂。然而積重之勢，誠屬無如之何。

#### △名號之取義

笑儂本是旗人，假托漢人姓汪名儂。有人說因唱工被汪大頭所笑，遂自名「汪笑儂」，此話恐係望文生義。笑儂於辛亥年寓居濟南，自撰門對有「儂惟自笑也」伶亦可隱乎」之句（原係長聯，上堆古典，如其笑儒，某笑老，某隱農，某隱工之類，不甚工穩，故不記全文），可見「笑儂」照「伶隱」一致，有他自己的寓意。莫非「歌哭

無端」，「傷心人別有懷抱」的名士風光，無何深義。

#### △擅長之劇曲

辛亥冬相晤於濟南，他在司家碼頭富貴茶園及大舞臺演劇，就住在附近「秋柳園」地方，據說是漁洋山人的故居。我去訪問，他說在京城八旗官學讀書，並把戊子科下場的題目及文字背給我聽，可是他自已說並未中舉，無非證明是讀書人身分。他所最拿手的是河伯娶婦，將相和，桃花扇，受禪臺，孝婦哭，鐵冠圖，馬前潑水，左慈戲曹，皆是他自己的創作，此外如取成都，擊鼓罵曹，等普通舊劇，亦都聚精會神，別有匠心。有時能唱椰子，如柳林池之看蓮，雖屬偶爾反串，亦不肯草率。

#### △譚鑫培對笑儂之佩服

他在外埠流轉多年，至民國二三年，才又回北京，據袁寒雲說，笑儂從前因案罪誤而南下，項城總統任時，寒雲在公府照應他，故得安然出演於東南西城各園，除自己與楊小朵組班外，又與譚鑫培，孫菊仙合演數次。北京人所崇奉的老譚，便很尊重他，與譚合演珠簾寨去陳敬思，譚認爲平生無此稱心滿意之爲配角。其時報紙有署名「愀」字者記云：  
叫天爲劇界名宿，目無餘子，去歲笑儂方至京即爲叫天邀去小酌，酒席之間，意甚殷殷。謂菊仙氣質甚

粗，予亦日即老境，來日盟主，實讓使君，君學問自為吾輩所不及，即咬字之切，吐音之真，吾亦弗如汝也

此段證以我所聞，雖字句間小有出入，而大意不差。儂天所以佩服笑儂，因為他自己是局中人，深知甘苦，譚迷們所以非薄笑儂，是根本於劇場上要素，實用，沒有研究。惟知借京派譚派以自榜，這不但不識笑儂，即老譚亦斷不同情的。

### △何為「新劇家」？

他們自笑儂為「新劇家」，不知作何解釋。其劇本之來源有譚自崑劇如黨人碑，長生殿（馬鬼驛，以聞鈴，哭像為底稿）鐵冠圖是也。有翻自秦腔如胡德罵閻是也。其空城計則照老本參酌戲情，不同於譚派，即純乎自編之劇，亦完全用舊有之編製法，「行頭」「場面」，一切臺上設備，皆與舊京派絲毫無異。夫新編之新劇，與新式之新戲（即文明新戲等，不用唱做程式者），本不能強為一物。京伶譚派之舊劇，亦豈「生來便舊」者乎。笑儂之遊戲應時之作，偶亦有之。然譚獨無「盜魂鈴」即「豬八戒」及「雙搖會」乎。王瑞卿乃內廷供奉，京派之至名貴者，曾在清宮近演巴九奶奶的嫂子，係戲本所無，奉西太后旨，以既有九奶奶不可無八奶奶以上之奶奶，此又何情理之可講乎。

### △何為「新名詞」？

又如戲詞問題馬前潑水之怕的是，回家去，又起風潮「西門豹即河伯娶婦之」愚民可笑又可憐，大家偏要信神權，這些句子，都是所謂「京派顧曲家」所認為無理非法的。他們以為老譚唱「未曾開言淚滿腮，尊一聲老丈聽開懷」，又「落淚」又「開懷」（歡樂也），是天經地義，即珠璣案的「平歡，自由，運動」，也算老譚的神秘，不以「新名詞」論罪，又有甚麼理講。

### △聲技雖疏，情韻特勝

比較有些理由的是腔板字句，不大講究。我亦認為他於「句中字法」有不少的遺憾。例如老婦哭之「母親病好是第一喜，從此後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享期頤。你孩兒得中第二喜，不負我三更燈火五更雞，金榜把名題。母親抱孫第三喜，從此後孟斯衍慶，瓜瓞綿綿衍宗支。兒婦還家第四喜，正所謂故劍重尋，破鏡重圓，從此後百歲夫妻永不離。」此種詞句，譚派斷不肯唱，亦不能唱，一則所引入之古典成詞，不能適合於音節疾徐之儀要，唱之費力。二則燥版長句，重重疊疊，以譚腔歌之，將無法出口也。然而笑儂唱來仍能動聽者，一因「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一因戲味充足，腔調圓滑，亦如樂記所言「音之起，由心生也。唱者設身處地，宛若其人自述其語，使聽者若親對其

人，而忘其為度曲，若世之只能尋腔調者，雖極工亦不過樂工之末技，不足以感人」。今笑儂雖逝世已久，留聲片尚存，試聆其馬前潑水寫休書之倒板「朱買臣提筆淚不乾」及以下之原板，真是「字字淚，聲聲泣，風風哀哀芙蓉泣」試問比之僅以板眼腔調娛人者果何如哉。即譚鑫培之捉放宿店之二黃即「一輪明月」，所以動聽，豈非以其以「悔」字為曲情之骨幹，而句句現出自悔自怨之情韻哉。學譚之俗票，雖腔不荒，板不走，絲絲入扣，而聆之索然者，備形骸而無靈魂也。

### △胎息程長庚

清代中晚，皮黃極盛時期。所謂名角，無不以「戲」為主，「技」為次。故程長庚能演老生，小生，黑頭，俱能生色。不但腔板字調，無如許講究，即嗓音亦萬無忽而大噪忽而小噪忽生忽淨之情理，惟演唱真摯動人為要素。笑儂實有「胎息程長庚」之豪語，非無根也。即譚鑫培又何嘗不以戲情為主哉。後人就其技巧，變本加厲，其工者如余叔岩，僅成「仿譜之畫」，劣者則字畫攤上之「假朱益藩」「假陳寶琛」，仿圖章摩款式之流也。如笑儂劇曲，恰似研究回體，自名一家之書法。而少見多怪，囿於小節者反群起而笑之。京派丑脚最喜效笑儂之收句巧腔，出以怪聲，表其揶揄，真燕雀笑鴻鶴，

不自知其妄矣。笑儂嘗曰：「演劇與美術有密切之關係，皆從人心理上解決，為無範圍之催眠，旨哉言乎。機械之伶人，玩古董之顧曲家，安能體會到此乎。」

### △文壇上之梁啟超

#### 劇壇上之汪笑儂

文學界作風與笑儂之劇派最相類者即梁任公之「新民說」「新民議」（均見新民叢報），彼時科場舉子，學校青年家弦戶誦，手擬心摹。而舊文派則譏其甜熟議其冗濫。惟胡博士論最公平。說是「有情感有生命」。讀之覺其語語發於內心，若惟恐人之不能盡解，而反覆推闡以盡其詞。彷彿有個諄諄懇懇的梁啟超，從紙上現出。笑儂之歌，聲聲有電的催動力，即於有聲無形的留聲片中，乃至在劇本上讀其詞句，亦宛然有一臺上人在目。譚鑫培謂其字真音切，決不只尖團陰陽的真切也。任公之文，喜用排句疊句，必盡必透，而桐城義法選舉考據則非所何慮，笑儂之歌喜用疊句燥板，必酣必暢，而京期派選歌微舞，細挑細檢的某字某腔，則不甚關心。任公之文，並非白話，確是文言。笑儂之劇，絕非新形式之劇，乃舊藝術之劇。

### △腔雖不繁學之非易

尤有一要義，不可不知者笑儂之歌，雖無何深奧却並不易學。雖無注大頭之腦後音，而行腔高亢圓滑，字字咬

出漿汁。試取笑儂之留聲片子如勞三關之倒板「忽聽得賢公主兵臨城下」而學試試，立刻感覺其費力，不似譚派腔之易於出口也。

△笑儂之文詞

笑儂之文學亦以足抒心曲而止，故最富機趣，而無雕鑿之痕。極善製聯，如「笑談風月渡迷津，逢場作戲」儂愛湖山迷宦海，對酒當歌」以已名冠頂，妙造自然。至其顯某劇社之聯云：堯舜老生，湯武武生，桀紂副宋之明清，不過丑末耳。千古帝王，上臺下臺都是戲。

經傳正板，子史散板，古文反調，詩詞歌賦策其為二六乎。一堂教育，新劇舊劇學而優。

膾炙人口久矣。相傳清室圓明園戲臺有相似之聯云「堯舜淨，湯武生，桓文丑且，古今來幾多脚色」日月燈，雲霞彩，風雷鼓板，宇宙間一大戲場」又某戲臺聯云「乾坤一戲場，請君更看戲中戲」俯仰皆身鑑，對影莫言身外身」句簡而義賅。無非借古鑑今，晨鐘暮鼓，清心寡欲，發人深省。又接古道情云：「征誅慘，揖讓忙，暴秦炎漢胡塗帳，六朝金粉空塵迹，五代干戈小戲場」亦此意也。凡戲曲，音詞，詩歌，音樂，道情，皆以抒情為主，發洩人類之苦悶，調劑生活之單調，笑儂於此認識獨真，故其戲其歌，無往而非沉摯纏綿。

△結 語

由此所述，可知汪笑儂實是把握住中國戲曲之靈魂，善於控制程式的技術之上等伶工。使其志得行，其身尚在，則發揮光大推源出新，斷非今日之現象，所能及其一，而竟沒沒以

終，豈猶彼個人之不幸哉。民國七年，他在上海去世，袁二先生把這消息告訴我，我便信筆寫了十個字輓對「平生三傑奏，曠代一伶官」他在個個「伶官」非只「伶工」而已也。於戲！伶隱，就這樣埋沒了！「化身·千萬億如願，一處歌臺，一老汪。他的志願如此。的確戲場裏如多幾個老汪，比「無腔不學譚」要貴重百倍。今連一個老汪亦看不見，而有些「甚麼派」「甚麼宗」在畸形的活躍，此外又有些光怪陸離的把戲，那只反映著劇藝的饑荒。



名鬚生王少樓，是（武生王毓樓之子）（梅博士之內姪）扮相瀟灑，唱做皆妙，乃鬚生界之傑才也。自倒哈以後，嗓音雖無以前堅實響亮，但因他天智聰慧，運用得法，近年復用人工發出似寬宏，而動聽不費力之嗓音，以補其拙。

· 塵 微 ·

余觀少樓之戲，最滿意者為「戰太平」、「狀元譜」諸劇，如「戰太平」之扮相氣魄，手脚身段，皆較譚富英為佳，嗓音雖不及富英堅實宏亮，但拔尖走高，亦能應付自如。「狀元譜」是馬連良拿手傑作之一，但少樓演此劇，一舉一動，身上臉上處處美觀，似乎比連良精采多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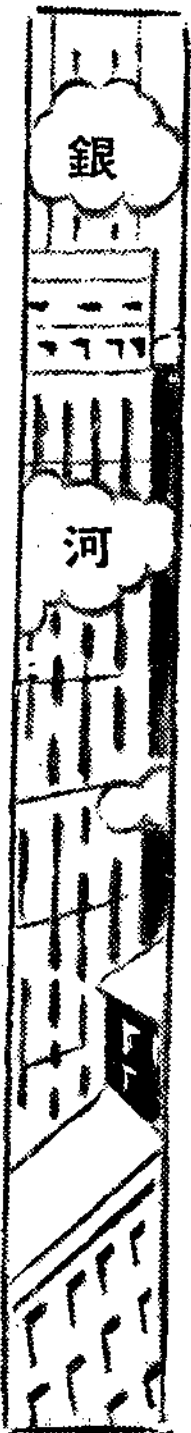
有人言及少樓已學馬派，此言似是而非，蓋連良早年亦學譚調，近年雖自成一派，但尚有譚腔，少樓是純宗余叔岩而加以變化者，然因各人天賦有異，決不能刻舟求劍，少樓有時或微似馬處，但雖有似馬之點，可見還不離余腔，與連良完全變化者，表面雖同而取徑實異矣。

少樓之唱作，與富英連良不同，富英自幼坐科，至今一切還不脫科班氣，所常唱者祇有數齣而唱腔則時有不足，胡琴聲未斷而所唱之尾音已無。兼之唱時音高，口白時音低，此是裏氣不足之故也。近最富英尚未改去，如果排一齣新戲與富英唱，則惟有迴避三舍矣。連良是已成老閣一派，除獨自組班外，若為且角戲配戲亦是不能。

反觀少樓是無一些科班氣，亦可謂無老閣派一切皆趨於大路，不論幫且角，或獨自挑班皆可，即使派他為本戲角色，他亦決不推却，並能勝任愉快，如費宮人之王子，即是最明顯之證據。

大凡一技之成，決非偶然而得，要有天才恒心，名師指導與鼓勵，無論何事皆不能逃此例。

少樓之有此成績，乃父毓樓之功，因為毓樓略有積資，所以少樓幼時就請張春彥為開蒙師，並且還請數位名師指導，至童年時，凡是著名習生如李洪春雷喜福劉景然等，皆請來為少樓教戲，所以少樓之戲路無論派戲，靠把戲，紗帽戲，王帽戲，皆有相當功夫，而且腔調全如叔岩一路，（久隨少樓之胡琴陳鴻壽鼓手杭子和皆是叔岩多年助手）扮相亦似叔岩。故寄語少樓承望好自為之，將來不難為鬚生界之一代師宗。



# ★北京★ ★電影院巡禮★

冬 春

北京是一個寬洪大量，有着宰相風度的城市，它保存一切舊的文明，同時也接收一切新的文明。本地人固住得慣，外省的人來，也一樣受歡迎。雖是五方雜處，但大家都能相安無事。因此，我們看到娛樂方面，在這個「國劇之都」的地方，和它站於敵體的電影似能佔一個地位，仍不失去一部分號召力，便是足徵古城的消化力的偉大了！

現在北京城中的電影院，一共還有十三家，和事變前差不了多少。其中中國人主持的有十家，列入第一流的為真光，平安，芮克；列入第二流的為中央；列入第三流的為箭樓，大觀樓，民衆，三慶，同樂和榮華。日本人主持的有光陸，國泰，飛仙三家。

談到建築和設備方面，自然以真光為最佳，外表的雄偉，內部的富麗，

都是應當首屈一指的。平安小巧玲瓏，冬天很能給人一種溫暖安靜的快感，夏天就悶熱得利害。樓下的椅子靠着，似嫌略高，但却有伸直駝背人的功效。芮克是租賃青年會的禮堂，內部佈置頗為簡單。一套講究的硬木椅子，夏天坐着很舒服，冬天却有點冰屁股。最近樓上的椅子蒙了一層沙發布，總算好了一點。飛仙的那一套椅子是照着芮克樣子做的，但木質就差多了。光陸是民國廿六年的新建築，不過在工程上頗有草率的地方。例如在初開幕的時候，坐在樓上散座中的觀眾，竟會把前邊包箱裡而客人的背影看到銀幕上去，真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後來發覺了，趕緊把散座坡度逐級墊高，才算免去這種弊病。國泰的樓上座很舒服，但全院像一個深胡同的神氣，却是頗討厭的。箭樓電影院之設在前門箭樓上，與民衆電影院之在鼓樓上，可以說一南一北，遙々相對。夏天可以乘涼，冬天兼帶賞雪，也很不錯。至於大觀樓，三慶，同樂，榮華等電影院，多半是舊式的戲園子改建，因陋就簡，乏善可述。

各電影院的座位數目，以中央為最

多，計八七〇，以次為光陸八六四，再次是真光，國泰，各七五〇，平安五四〇，其餘三流電影院更要少些。票價以光陸為最貴，普通片六毛至一元二，特別片八毛至二元，其餘各家第一二流電影院，平常時是三毛至一元，加價時最高也不過一元五角。三流電影院大約是一角起碼到四角的樣子。

談到聲音，自以真光和平安最佳。芮克較小，中央不很清楚。至於光線，要算芮克和平安為最白亮。演五彩片時尤其好看。至於其他第三流電影院，都是以賤價的舊有聲機器來充數，說話如蛙叫，唱歌似鴨鳴，銀幕上總像下雨的樣子，祇好應酬一下普通的商人。

關於選片方面，真光，芮克，平安，是純粹第一輪的西洋片。一九三九年度真光訂的是米高梅，派拉蒙兩公司的片子；芮克是哥倫比亞，華納兩公司；平安是廿世紀福克斯，聯美，環球三公司。中央是接演以上三家的二輪片子並演第一輪國產片。其餘各家更接演中央的片子，三輪五輪以至十輪八輪都不一定。

光陸是演青一色的日本片子，每場

大約放映古裝及時裝片各一部（各約八九本），外加讀賣及同盟等之新聞各一本。每場的休息時間很短，幾乎等於循環，最利便的是觀客可以隨時買票入場。國泰及飛仙則接演光陸的二輪片子。

各電影院的營業狀況，現在最好的是光陸，生涯鼎盛的原因，第一要算日本居留民的增多。在事變以前，北京的日本不過四千，現在差不多已突破三萬，自然對於電影的需要，也愈迫切。第二該是地點的適中，光陸座落在東城米市大街，正是日本機關，商店，住戶集中的地方。此外每場的兩本新聞片，對於關心國事的日籍觀眾，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國電影中，真光和中央營業最佳，真光是因為在選片和宣傳方面相當努力；中央則因演第一流國產片，頗能吸引一般觀眾。平安優點雖然很多，但是總不易賣滿，大概總是因為地點不顯目的緣故吧。至於芮克等諸家，收入也都能够維持的。有幾個第三流電影院如三慶等之流，不一定每天演電影，有時亦唱舊劇，抓到了老片子，免不得也胡亂演一場，找點零化。

北京的人口日益增加，北京的市面日趨安定，電影院的生意，總應該有好轉的希望。不過古人會云：「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我們可以套一句話說：「衣食足而後可以知娛樂」。



社 會 小 說

# 慈善家的面具

陳 慎 言 著  
承 興 稿



## 第八章 損人利己覆轍入院

史奶奶給周氏如此一說，信以為真，忙問道：「你的兩個姑娘，全在那裏？」周氏，忽又號啕哭起來道：「都死了！死了！」史奶奶見她哭笑無常，才知道他的神經已經錯亂，當時也不敢多招惹她，先把她勸到屋內，又盛了一碗粥讓她

吃，周氏毫不客氣的，把一碗粥吃完了，躺在床上，哭了一回，也就睡去。自此周氏得了神經病，啼哭無常，有時很明白的，有時糊塗，每日一早，總要跑到什刹海廣化寺門口，哭訴一回，賈宅當差，一見她來，便行驅逐，周氏總是沿路哭哭啼啼，逢人告訴，許多隣里和街上人，見周氏爲了兩個女兒，急得發瘋，都替她可憐。

這一天步青在恒善社，見着曹士杰，士杰把他拉到一間房內，背着人說道：「步翁！我有一宗事，要告訴你，外面人們，對你有些閒話，你聽見沒有？」步青聽了，先吃一驚，問道：「外面對我說什麼？我們辦慈善事業的人，總不免有不滿人意的地方？」士杰道：「不是我們會裏的事，是對你個人外面有所議論。」步青聽了，更是吃驚，問道：「外面對我說什麼？」士杰道：「也不是你的事，是關令媛的事。」步青一聽，把眉頭繃得緊緊的問道：「關於小女的，她有什麼事呢？」士杰道：「據說令媛坐汽車，軋傷了一個街上難民的女兒，由警察救護，送到醫院，通知她的母親，過了一天，這女孩子因傷死了，女孩子的母親，會到府上求幫，給你趕出去，現在這婦人，急得發瘋，每日到你府上哭求，聽說府上總是把她驅逐走了，外間都說你是慈善家，不應如此殘忍。」步青道：「只怕是傳聞錯誤吧，小女向來就沒坐過汽車。」士杰道：「說這話的，是警區裏一位署員，他也認得你，現在因爲傷人已死，又是一個難民的女兒，況你在社會上又有相當的名譽，這事就這樣麻々糊々過去。現在最討厭的，就是那瘋婦滿街訴說，弄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果然是傳聞錯誤，你不妨向警察署聲明，或且有這事，你也得把那瘋婦安置！安置！因爲老是如此，由她胡說，於你的名譽，大有妨碍！」

步青聽了，連連拱道：「承關照！承關照！我就回去查一查，便知道了。」說着出去，一逕趕回廣化寺，一進門，便問賈太太道：「德珠呢？」賈太太道：「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星期六，德珠能回來！」步青鼻子裏子裏哼了一聲道：「你也串同騙我，德珠坐汽車撞傷了人，你還瞞着不告訴我，你這人也够糊塗了。」賈太太原是一個膽小老實人，見步青由外面回來，怒氣勃勃，這樣質問，料他一定見着周氏，知道情形，一時嚇得面如土色，說道：「你不要聽那周氏的話，德珠何曾坐什麼汽車？」步青喝道：「我不是聽什麼周氏說的，我由警察署報告得來的消息，這還有錯嗎？這是什麼事，你也敢瞞我？」賈太太一聽是由警察署得來的消息，知道再隱瞞不住，說道：「那周氏我已經給她十幾塊了，她還向警察署報告嗎？」步青見威嚇幾句話，賈太太已把真情吐露出來，於是把

桌子拍的震天響，大罵道：「這還了得，我的一生名譽，都給你送掉了，那天周氏來時，我問你，爲什麼不說？你只知道袒護女兒，你早說了，何至有這事？你趕快把德珠叫回來，從此以後關在家裏，不許她再上學。」

步青一面拍着桌子罵賈太太，一面又喝令把門房的當差叫進來，罵道：「你們都暈糊塗東西，爲什麼周氏孩子給大小姐汽車軋死了，不報告我一聲？你們目中太沒人了，趕快把我車開去，把大小姐接回來。」一般當差，都知道步青發

起脾氣，是最不好惹的。雖是滿心委屈，那敢聲明是太太吩咐話？只好唯唯連聲答應出去。

步青把當差罵了一氣，餘怒未息，對賈太太仍是噁々說個不了。賈太太

經得一心遺憾記着德珠，深怕她一回來，步青要把她打得半死，見步青口中噁々不了，停了許久才說道：「德珠也是無心之過，你何必這樣生氣？」

步青道：「你說得好，她在外惹事，壞我的名譽，你還說不用生氣呢！就是你糊塗人，這事早就該告訴我，我不是沒辦法的。糊塗！太糊塗了！」步

青一邊罵，一邊又拍着桌子，賈太太怕極了，心裏又怕德珠接回來，步青在盛怒之下，一定要毒打一頓，在這氣頭上又沒法子勸他，正在着急已聽一陣達達皮鞋的聽音，德珠已揪着一

簾子進來，賈太太正要阻止她，先到屋內去，步青一眼看見，便一聲大喝道：

「德珠！你進來。」德珠一看，步青滿面怒容，早嚇了一跳，步青喝道：「你什麼時候坐汽車，把街上難民的女兒軋壞了？」德珠道：「沒有呀……」這一句這一句話還沒說完，步青猛地一掌，打在德珠臉上，德珠掩着臉便哭起來，步青怒氣未息，接着又是一掌，罵道：「你自己看看，這樣愛皮鞋，妖妖嬈嬈的打扮，豈是我們樸素家風？你還成什麼人？」說着，又轉過臉指着賈太太道：「都是你

前 情 縮 記

賈步青與警友曹士杰，在北戴河避暑，突接所辦慈善會來電促回籌款，賑濟永定河一帶被水災民，賈曹即在貴婦華徽夫人茶會中，捐題巨款，回京辦賑，步青查災至五里場，委託邑紳，周紹棠，放賑，逾數日，周紹棠之婦周氏，攜二女素芳素美來京哭訴，紹棠因放賑受嫌，被災民迫死，遺下母女無依，求步青收留，步青乃送之難民收容所，周氏不堪所中污穢，攜女移居小公寓，以女紅自給，會素美病歿，周氏告貸無門，由院隣韓奶奶介紹其長女素芳至忠信樓飯莊當女招待，素芳爲惡客鄰五爺所騙，迫令與李司令俯，並將鑽石戒指強戴入素芳指中，聲言定婚，素芳不堪其辱，當庭將戒指向鄰五爺擲去，忿然歸家哭訴其母，而介紹人韓忠敏，大受飯莊掌櫃詰責，回家向素芳威嚇，素芳爲環境所迫，再度入飯莊，當晚鄰五與李司令，在飯莊飲酒將素芳逼上汽車，強劫而去，周氏候女不歸，自出尋覓，由素芳同事，王善美口中，探知素芳被劫情狀，張皇莫知所措，善美囑其到賈步青處，請託，周氏到步青家，賈太太極同情，步青則以非慈善事業本題，不願多攬事，賈太太囑令周氏，先查明李司令姓名，周氏走詢飯莊推諉不知，回家查問韓奶奶而韓奶奶趁周氏外出，已全家移徙周氏乃走商王善美之母，同至忠信樓，飯莊門前，哭鬧，飯莊主人喊警干涉，以周氏辭理直正，賈飯莊查訪李司令姓名，天黑周氏歸家，而素美忽失蹤，尋覓不得，翌早警察來報，素美被汽車撞傷，現在仁民醫院，周氏急奔，乃知爲賈步青之女德珠汽車，撞傷，警察囑其至賈宅求助，賈太太恐其女在外放蕩，爲步青所知，乃私付周氏十數元囑其不必告訴步青，自可爲其設法，周氏再回醫院，素美已因傷身死，周氏悲痛之餘，再趕回賈宅請援助被阻不得入，因急成瘋，伴街街上，送人訴苦，舉市皆知。

平日從容她，所以會鬧出這事來，現在弄得無人不知道，我的名譽，完全掃地了。打今天起，德珠不許再到學校去，你瞞着我坐汽車，安知不瞞着我，做別的壞事呀！此後德珠就關在家裏，不用再出去，德珠若再出去，我不問別人，先問你。」說着，向賈太太指一指。

賈太太平日，本就怕得步青什麼似的。現在見他大發脾氣，那敢再說什麼？見德珠只握着臉哭着，便說道：「你到屋裏去吧！說着，把德珠拉到屋裏去，步

青發了一頓脾氣，一想周氏若不把她安頓好了，每日在街上，沿街胡說，弄得人人皆知，也是不妥當，我須把她收拾！不然對我名譽很有關係的。

步青想定主意，當下便坐汽車，一運到瘋人院，拜訪院長張海軒，告訴有難民，因急發瘋，流落街上請爲收留醫治，一切藥費，願爲擔任，張海軒一見步青，親來拜託，又是在社會上有相當名望的人，當

然一口答應，派出汽車，跟着步青車他沿途尋找，一運找到燈市口，見周氏正席地而坐，旁邊圍了許多小孩和閑人，聽她訴苦。步青指揮醫院的看護，把周氏扶上汽車，周氏正說得有味，見來了汽車，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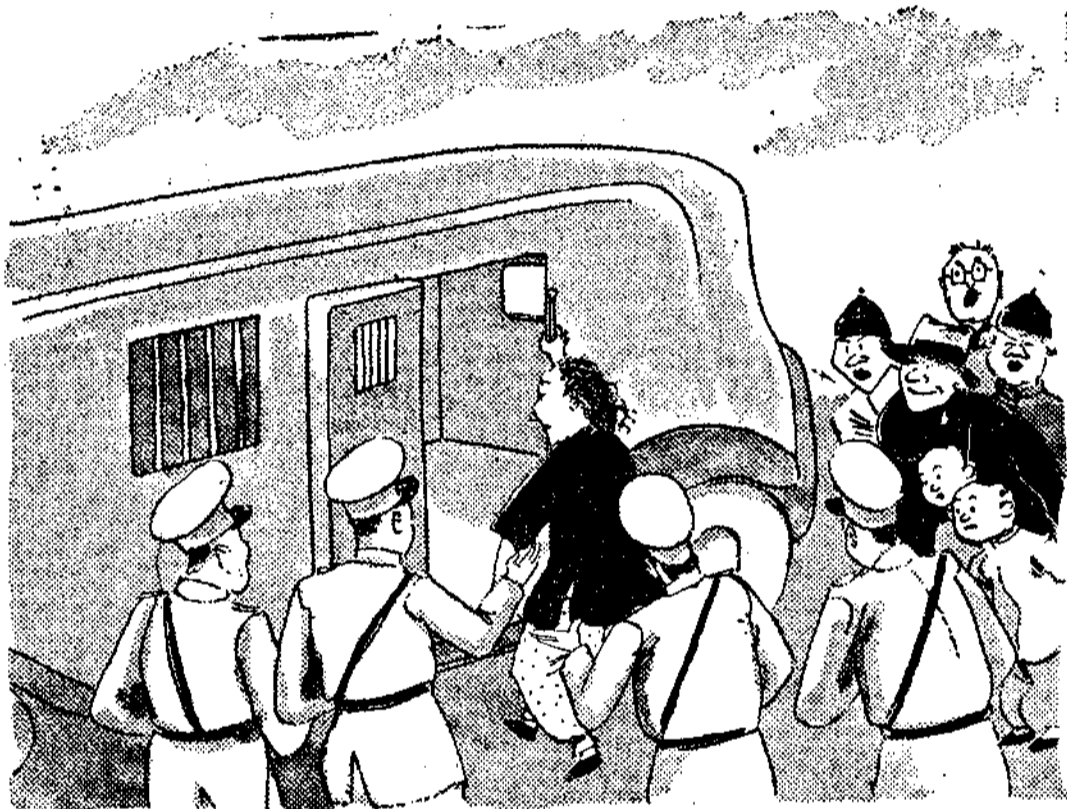
穿制服夫役，迫着她上汽車，嚇得往外便逃，瘋人院的院役，迷同警察，把周氏抓住，押上汽車，便開走了，周氏一路號啕哭叫，也沒人理她，一直開到瘋人院去。

步青把周氏關在瘋人院，心裏好似去了一宗病一般，自此街市上，少見了這

麼一個瘋婦，一切謠言，也漸漸消滅了。步青見沒有人說他閑話，才心安神寧德珠自那天經步青由學校叫了回來，責備一番，本只想老父脾氣不好，稍爲在家住兩天，等老父氣頭一過，便可以出去，那知步青每次回家，見面時總是

辭色嚴厲，毫無一點恩意，她一向在外面，和幾個同學，交朋結友，放蕩慣了，關在家裏那能受得了？只因家裏看守的很嚴厲，也不敢冒昧私行出去，這禮拜六，晚飯後，在家裏想起平常這一天都是最忙不過，和愛友鄭善卿，不是在跳舞場取樂，便是在電影場情話，現在關在家裏，外面一點消息不通，可惱到極點，坐在屋內，正鬱悶難過，忽報她的同學許珍珠，前來看視，德珠忙請進屋內，珍珠拉着德珠的手道：「你怎麼這幾天不到學校去，打了幾次電話，你這裡也沒人理可把鄭善卿，急得要死！今天上午，我上了三堂課，他却來了四次電話，再三約我到公園裏。我現在是由公園回來的，他再三求我，必須到你家裏看視一趟，他說你在家一定發生了什麼問題，不然，這兩天你不曾老蹲在家裏不來的，給你打過好幾次電話，又到這裏探問，都給你們的當差拒絕了，他說你家一定有事，必須叫我看視，問你什麼時候，可以回學校去？」

德珠道：「說來都是善卿害了我，他那天和我坐汽車由城外回來，到交道口，撞傷了一個女孩子，我當時原是十分害怕，善卿偏說不要緊，他在警察署有熟人，一說就沒事，我回來私下只告訴我母親，母親也替我遮瞞，不知是誰多嘴，告訴了我父親，父親把我由學校叫回來，就把我關在家裏，不許我出去，假使當時善卿能向警察署接洽好了，何至有這麻煩？現在我父親不許我再到學校去，珍珠聽了，默然不響，停了一會，說道：「你難道就這樣老被禁在家裏？」德珠道：「我現在處這種環境，有什麼辦法？我急得要命，只是想不出主意。」珍珠道：「我且回去告訴善卿，看這情形你一時是不能出來了，並且善卿也不能來找你，萬碰一着老太爺，一定要討沒趣。」



德珠道：「是的！他來找我，也是沒辦法。」珍珠道：「我現在已知道一切情形，回去和善卿商量，看他有辦法沒有。」說着，匆匆走了，到了第二日一早，珍珠便又趕來道：「我已經把你情形告訴善卿，善卿也非常着急，他的意思，現在社會，一切崇尚自由，家庭中的舊禮教，固然須服從，有的出於例外的，不妨從權辦理，以不損害個人利益為前提。」德珠道：「他這話怎麼講，我一點也不懂。」珍珠道：「他有一封信給你，他說這封信便是他錦囊妙計，你遵他所說的進行，萬無一失。」珍珠一面說，一面由懷中取一隻小信封遞給德珠，德珠急把他拆開一看，只見裏面一張短短信箋，很潦草寫道：「德珠！得珍珠報告，知汝因我受累！惶恐！慚愧！在這危急時候，我也不作那些心傷難過和種々無益的話，因為現在最要緊關頭，就是想法，須把你救了出來，我籌思再三，唯一辦法，一切只好從權辦理，家教固須遵守，已身的利益，也須顧慮，不能爲了家庭，把自己意志搖動，身體失了自由，現在我認爲須脫離家庭，恢復自由，最爲要緊，多備存糧，破籠而出，天高地濶，任我高飛，我所貢獻的，如承讀成一切辦法，可以和密斯許細商。善卿」德珠看了這封信，隨交給珍珠看，她自己在椅上，默然不語，珍珠道：「你的意思怎麼樣呢？善卿告訴我，你果然讀成，他的辦法，你告訴他一聲，他可以預備一切。」德琳把牙咬住嘴唇停了好一會，說道：「這事容我考慮！考慮！你告訴善卿，我明天總有的確的回話。」

珍珠走了之後，德珠靜靜想一回，覺得善卿說不能爲家庭禮教防碍了身體自由，這話是很對的，不過一出去，在北京是住不得，一定要躲到別處去，必須弄一筆款子捲走，才能到處自由，德珠想到裏，便想在家裏，必須偷盜一筆款子，出去才能過安逸的日子，每見父親所有公債票及銀錢等等，都藏在鏡櫃內，這個如何能取得出來，能帶一筆款子，遠走高飛，都不成問題，只是鑰匙不在我手裏，要想把東西取出來，也大不容易。德珠想了一夜，不得主意，

第二日珍珠來問時，德珠告訴她道：「我很願意出去，只是出去，手邊款項不充裕，也是不自由，我很想帶一筆款出去，只為一切銀錢，都鎖在鏡櫃內，急切取不出來。」珍珠道：「是那一個鏡櫃？」德珠一直把珍珠引進裏間屋內，指着靠南面一隻大玻璃櫃道：「都在這裏抽匣內。」珍珠看了，笑了笑，德珠道：「你笑什麼？」珍珠道：「我認爲是什麼奇巧鎖兒。說了急左右一看，便縮住不說了。德珠是何等聰明的人，一聽珍珠的口氣，知道其中有了文章，忙把她拉進屋內悄悄問道：「你看有辦法嗎？」珍珠道：「我不敢說有辦法，不過照你這樣鎖起，還不算奇巧。」德珠道：「你家裏若有這種鎖匙，帶一二把來試一試。」珍珠把雙肩一聳，裝出驚訝的神氣道：「這如何使得？那末我不是教你做壞事嗎？」

德珠道：「你是救我的命，做一宗功德，不是什麼壞事，你替我想一想，我困在這裏，你不救我，還有誰來救我？我關在家裏，好似下監落獄一般，實在受不了？你不救我出來，我便要急死了，你救我出來，我得了生命，連壽卿也得了生命，這還不是一實大功德嗎？」

珍珠道：「容我回家看一看再說吧！」德珠道：「你有這鎖匙，最好明天下午便帶來試一試，因為明天下午，我母親和我父親都不在家。」珍珠道：「是了！」說着，又密密談了一會，便走了。

到了第二日，珍珠來時，步青夫婦剛出門不久，珍珠由皮夾裏拿出一大把鑰匙，德珠把房門關上，二人在房內把鑰匙慢慢一對，試了幾把，居然有一把投孔而入，把櫃門打開，德珠喜歡之極，一看兩隻大抽匣都沒有鎖，便拿一隻皮包，把匣內一束公債票，先拿出來，又把一匣首飾取出，此外又拿了兩束鈔票，才把櫃門關好。德珠初次做虧心的事，不由兩手顫動不止，說道：「我現在忙和你一塊走吧！」珍珠道：「東西你先給我拿走，你要走也須寫封信給你父母知道。並且你也不能和我一塊，因為給一般人看見，一見你沒回來，一定要找到我家裏去，我先走一步，你把一切安置好了再走不遲。」珍珠說了又道：「我怕伯母回來，遇着不便，我先回家等你。」說着，拿了提包，匆匆而去。

**投 稿 規 則**

- 一、本刊歡迎讀者投稿，文言語體不拘。
- 二、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須加用標點符號。
-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不欲刪改者須附原稿，或將原作者姓名譯稿須附原稿，或將原作者姓名譯稿須附原稿，或將原作者姓名譯稿須附原稿。
- 四、譯稿須附原稿，或將原作者姓名譯稿須附原稿，或將原作者姓名譯稿須附原稿。
- 五、來稿一經登錄，稿酬從豐。
- 六、所有登錄稿件之版權，除特約歸作者保留外，概歸本刊所有。
- 七、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惟對稿者姓名，概不透露。
- 八、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惟對稿者姓名，概不透露。
- 九、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惟對稿者姓名，概不透露。

（一）大阪每日新聞華文每日編輯處  
（二）北京西單北大街西斜街十六號  
（三）石川公館石川順先生收轉



**淋症 打倒淋症！**

掃蕩社會的禍患

驚異的二段必滅堅陣

★第一段殺菌效果★

竟用內服或洗滌等藥，反將淋菌漸往裏面推進，毫無些効。然此「割根爾」以其第一段殺菌療法，便把急慢性淋症，由其最深處開始作用，藥力不論深淺各處毛細器官，無一不滲而至，最安穩而簡單的發揮強力殺菌作用，淋菌淋毒，竟成屍體陸續而往尿道外排除。

★第二段殺菌效果★

趕將第一段療法施完時，即換用「割根爾」二號則所剩的強力淋菌們，於是遭以一層猛烈的偉力，便不堪瞬時而自滅，連將最後的一菌亦不許其漏存，畢皆達得完全斷根之目的，故不論急慢性，均宜先使本劑一號而後再用二號爲要。

一號 (男子用)	約七日分	一元九角
二號 (男子用)	約十八日分	三元八角
三號 (婦女用)	約卅六日分	七元
	約五十七日分	十元

各地藥房均有出售，如因缺貨就近難購時，希往總批發處直接函購，宜先寄送約款，如用到貨付款法，作爲無効。

東京市芝區通新町十三番地  
總批發處 合名 河原商店  
振替口座 (轉匯掛號) 東京三五〇一九  
本號專用信箱東京三田郵便局第十五號

**根 割 爾**



# 日本語文講座

## 第四編 音韻篇 (一)

語學上最估重要者，首推語音的準確。發音不正確，即說出的言語不但不好懂，且難聽，是故學習一國語言時，即必注重學習其準確的發音。然欲學習其準確的發音，必須就教師親口傳習始能達成，若只靠紙上的講座，終難免有所缺陷之處。因此本講座對於此音韻篇不敢大膽嘗試。乃盼望讀者親自跟日語教師或日人學習，俾得期達準確為要。這裡只把學習發音時，可供參考及應注意的各點，簡單的指摘出來而已，希為原諒。

**五十音圖** 學習日語的發音必須根據五十音圖，且須縱橫熟讀暗誦，直至能够自由自在背念默寫才是，文法胚胎也是基於此，所以若不熟練背誦，即將來文法也就無從問津了。

五十音圖的平假名字源出處在第二講時已有舉出，惟片假名即尚未舉出，故現在順便將它揭示出來即如左：

阿	イ	ヤ	ヲ	エ	於
加	カ	ク	ケ	コ	巴
...	...	...	...	...	...

**母音與子音** 五十音圖的第一行アイウエオ的五個字稱為母音，母音以外概稱為子音，子音的數字約有二十，此在第三講時已提到，其二十字的子音以羅馬字表記之即如左：

### 日語子音表

由位置的分類	發音	唇內音		舌內音			喉內音	
		兩唇音	齒唇音	齒槽音	齒顎音	顎音	喉音	喉頭音
無聲音	清濁	p	t			k	?	
有聲音	濁濁	b	d			g		
無聲音	清濁	f	s	ʃ	ç	x	h	
有聲音	濁濁	v	z	ʒ	j			
有聲音	清濁	m	n			ŋ		
有聲音	濁濁		r					

# 中華語文講座

## 音韻篇 (二)

### 白廷責

**乙、複音詞的尾音。**  
山橙之橙，媽炸之炸，寬綽(ch'iao)之綽。甘蔗之蔗，風箏之箏，扎擰之擰，痕迹之迹，成績之績，脾氣之氣，親戚之戚，華菁之菁，莊稼之稼，胭脂之脂，布置之置，雅致之致，精緻之緻，手巾之中，乾淨之淨，僻僻(pai)之僻，事情之情，蜘蛛之蛛，對財主之主，清楚之楚，拿着之着，對

**音節表** 將日本語的五十音圖以及濁音半濁音拗音鼻音等之構成，以羅馬字表記之即如左：

**馬字表記之即如左：**  
日語音節表

行	カ		サ		行		力		行					
	音	直	音	直	音	直	音	直						
音清	tʃa	da	ta	(d)ʒa	ʃa	(d)za	sa	hja	gja	kja	(kwa)	ga	ka	a
音濁	dʃa	dʒa	da	(d)ʒa	ʃa	(d)za	sa	hja	gja	kja	(kwa)	ga	ka	a
音清	tʃu	dzu	tsu	(d)ʒu	ʃu	(d)zu	su	hju	gju	kju	(kwa)	gu	ku	u
音濁	dʃu	dʒu	tsu	(d)ʒu	ʃu	(d)zu	su	hju	gju	kju	(kwa)	gu	ku	u
音清	(t)ʃe	de	te	(s)e	(d)ze	se						ge	ke	e
音濁	dʃe	dʒe	de	(s)e	(d)ze	se						ge	ke	e
音清	tʃo	do	to	(d)ʒo	ʃo	(d)zo	so	hjo	gjo	kjo		go	ko	o
音濁	dʃo	dʒo	do	(d)ʒo	ʃo	(d)zo	so	hjo	gjo	kjo		go	ko	o

「註」カ行的濁音其頭語往往有帶d音，タ行的濁音往往有帶d音

行	ラ		ヤ		マ		ハ		ナ		行				
	音	直	音	直	音	直	音	直	音	直					
音清	wa	rja	ra	ja	mja	ma	bja	pja	hja	ba	pa	ha	nja	na	dʒa
音濁	dʒa	dʒa	ra	ja	mja	ma	bja	pja	hja	ba	pa	ha	nja	na	dʒa
音清	i	ri	ri	i	mi					bi	pi	çi	ni		
音濁	dʒi	dʒi	ri	i	mi					bi	pi	çi	ni		
音清	u	rju	ru	ju	mju	mu	bjju	pju	hju	bu	pu	hu	nju	nu	dʒu
音濁	dʒu	dʒu	ru	ju	mju	mu	bjju	pju	hju	bu	pu	hu	nju	nu	dʒu
音清	e	re	(j)e	me						be	pe	he	ne		
音濁	dʒe	dʒe	(j)e	me						be	pe	he	ne		
音清	(w)o	rjo	ro	jo	mjo	mo	bjo	pjo	hjo	bo	po	ho	njo	no	dʒo
音濁	dʒo	dʒo	ro	jo	mjo	mo	bjo	pjo	hjo	bo	po	ho	njo	no	dʒo

je在方言有此音

çi者或念hi亦可

(a)之擷，叨嘮之嘮，犒勞之勞，玻璃之璃，狐狸之狸，蛤蜊之蜊，蜘蛛之蛛，屋裏之裏，小絡(ri)之絡，茉莉之莉，高麗之麗，閱歷之歷，高粱之粱，商量之量，漂亮之亮，材料之料，石榴之榴，胡芦之芦，窟窿之窿，燈籠之籠，筐籠之籠，欺騙之騙，遞之遞，欺騙之騙，蛤蜊(ma)之蜊，買賣之賣，眉毛之毛，揣摩之摩，球(tsu)之球，磨之磨，熱鬧之鬧，騰(wuo)之騰，春櫻之櫻，拘泥之泥，姑娘之娘，春櫻

(neng)之樑，臂扭之扭，尾(巴)之巴，喇叭之叭，蘿蔔(ga)之葡，尿脬之脬，慈悲之悲，胳膊之臂，斗篷之篷，燒餅之餅，批評之評，茅廁(ce)之廁，衣裳之裳，和尚之尙，多少之少，先生之生，首飾之飾，結實之實，鑰匙之匙，認識之識，差使之使，款式之式，服事之事，意思之思，疙瘩之瘩，適達之達，作(gao)之聒，之瘡，適達之達，口袋之袋，是盪之盪，(yao)之遙，口袋之袋，是盪之盪，葡萄之葡，抽屜之屜，倉猝之猝，糊塗(tu)之塗，耳朵之朵，措探之探，拾掇之掇，冤枉之枉，被窩之窩，漂搖之搖，老爺之爺，蒼蠅之蠅，答應之應，朋友之友，沒有之有，富餘之餘，抱怨之怨，

來得及之得，買不到之不，三十天之十，一則是之則，英國人之國，就買去之去，快拿來之來，沒來過之過，

哥哥，姑姑，公公，媽媽，餛飩，扎扎，搗搗，斟斟，揆揆，蒸蒸，切切，教教，揪揪，抽抽，抓抓，穿穿，裝裝，追追，吹吹，鋸鋸，發發，分分，喝喝，歇歇，嘆嘆，掏掏，開開，看看，估估，刮刮，寬寬，拉拉，撈撈，勒勒，攪攪，捏捏，拍拍，搬搬，粘粘，噴噴，潑潑，殺殺，飾飾，扇扇，扇扇，伸伸，收收，梳梳，刷刷，說說，鬆鬆，掏掏，登登，挑挑，損損，聽聽，釘釘，擦擦，猜猜，催催，搓搓，端端，推推，通通，託託，溫溫，邀邀，約約，等等的後一個字，學不勝學。

以上所舉的例子，因為是尾音的緣故，所以這類的聲音，個人的念法多有不同。我的意思：如果認為這類的聲音是尾音，在指導學生念書的時候，還是念口語原來的音好；但是在相當的時候，擔任指導的人，應當把這類的尾音，特別的對學生詳細的說明。不單聽人說話的時候，還有這類的尾音，不至於懷疑，而且自己說話的時候，也可以自由利用。



禮者之禮

送寅迎卯感言

臺灣 高文淵

語云，虎為百獸之長，性又好鬥。去年太歲適為虎君司之，乃大發揮其夙具之雄風，現其本來之面目！回首一年中之成績，大有特記之價值。即世界之動移，國交之紛擾，人民危懼，有指不勝屈者也。獨至中日之事變，猶未告終，而虎君之任期已屆，將退處於深山窮谷中，暫為休息。爰向廣寒宮裡遣下搗藥玉兔，以司歲君，承乏其職。以兔君性質柔順溫和，凡所建設，自能從容中道。諸事咸宜，不致有狐假其威，令人談之色變可知矣。第去年中三百六有五日之夙興夜寐，芸芸大眾之中難以齊其等級，間有尊卑貴賤貧富賢愚，及鯨鯨孤獨等。如粟之浮滄海，或有商者日懋遷於市，工者日操作於肆，農者日耕於野，士即埋頭於斗室之中，各當其事，以遂其生機。又如交通便捷之二十世紀文明之日，雖數千里之地，朝發而夕至，西語而東聞，即一彈之發，使全球中齊聞之。則有飛機之便，電話之通，樂耳王之捷；使再後十二年，或二十四年，虎君復回任職，

其進步至若何程度，吾知其必為之咋舌而感嘆也。世界愈進文明，衆生苦樂如何，虎君是否有先見之明，具有特別之見解，諒非吾人所能臆度者也。然最堪印象者必為中日之事變，日本為東亞和平計，以膺懲抗日排日容共之國民政府，使凡併轄下之國民，後此得以安樂過日。適非如中華之民，流離辛苦，朝徙暮遷，遑遑不得一日之安。於華北華中有識者，倡設維新臨時兩政府，欲將塗炭生民，使登於衽席；凡歸趨其下者得以安堵，如舊操作。所望中華同胞，急早回頭，脫離其抗日排日容共之累贅，而為愛日親日同登於彼岸，勿為流言蜚語所惑，而迷其去處。讀前賢張載西銘，民我同胞，物我同與之句，不勝胞與之感。何同為人類，一居安樂之士，一陷流離顛沛之區，彼蒼者天，曷不使均沐一視同仁之恩敷。所幸虎君任期已滿，解組而歸，凡一年中所有災凶憂患，一切均為其吞噉淨盡。即有些少餘殃，亦皆被其掉尾拂掃不留，墮入於深壑中，免令人有騎而難下之勢；至於建設更新諸事業，則惟賴兔君柔能勝剛，展布奇才，別創一番新氣象，以副衆生之期待。庶一九三九年度，世界昌明，萬國重光，敦睦國交，民各遂其生活，為農工商賈，得盡享其樂而樂；而墨客文人，雖埋頭室內，必歌頌兔君之德者也。兔君兔君，願母河漢斯言，為民生造福，而努力前途，克完其一九三九年之責職也。企予望之，衆生禱之。

編後隨筆

不管英美法德等的搜蔣列國喜歡與否，東亞的形勢是時時刻刻向新秩序的建設邁進着。繼汪精衛宣言後，中國政界的元老吳將軍已慨然出馬了。主眼焦點土抗戰之蔣介石的存在，已漸漸縮小了。這是蔣介石的不明所招致，現在更無可如何了。竹越先生之論評，祇指示蔣介石收拾時局的唯一生路。德意兩國國運之隆盛如韓先生所指明；切望東亞諸民族的協和。留日學生座談會至此期已完畢，從下期起，擬再登載婦女界的文章。關於文藝作品擬漸次增加篇幅。本月適逢陰歷新年，特祝友邦讀者的幸福。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國幣一角 郵費一分

全年	日本，中	二元二角
	外國，滿洲	三元六角
半年	日本，中	一元一角五分
	外國，滿洲	二元三角
三個月	日本，中	六角
	外國，滿洲	一元
每月	日本，中	三角二分
	外國，滿洲	六角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大阪市北區堂島上三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賣所 灘兒掛號大阪四五〇

東京市麹町區有樂町一丁目一一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發賣所 灘兒掛號東京二八〇〇

經售所 中日滿各地支局

茲有馳名的老篤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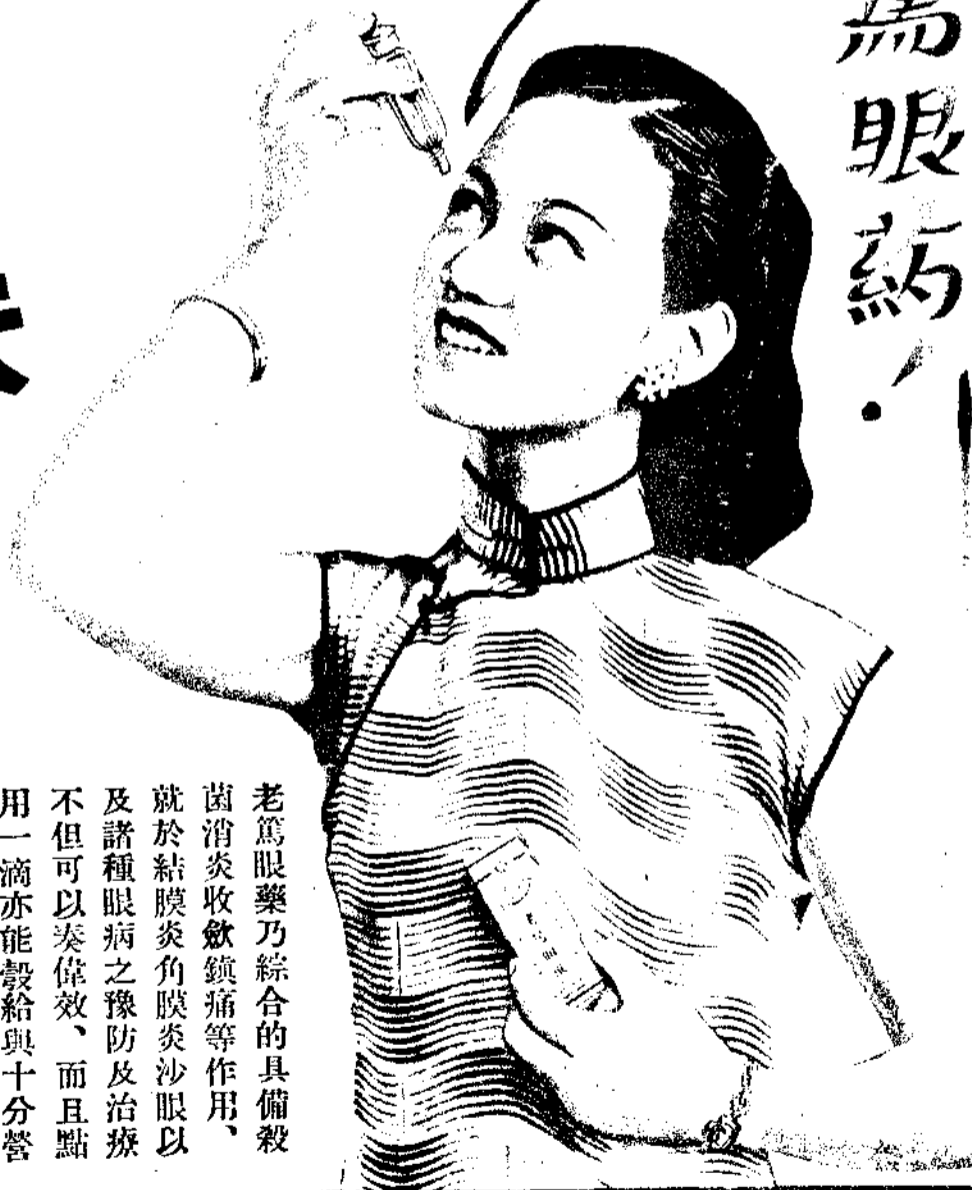
方為治療眼病  
係最可靠靈藥  
倘若一經試用  
當知言之不謬

不麻不痛 神効第一

谷井博士指導

# 老篤眼藥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老篤眼藥乃綜合的具備殺菌消炎收斂鎮痛等作用，就於結膜炎角膜炎沙眼以及諸種眼病之豫防及治療不但可以奏偉效、而且點用一滴亦能殼給與十分營養、使造成新銳視力

藥 小瓶 兩角  
大瓶 參角  
價 合算瓶 伍角  
小兒用 兩角

日本大阪  
本舖 山田安民藥房



現代最摩登的

# 雙美人香粉



「好萌」配合的雙美人香粉

雙美人香粉是現代最理想的香粉，摩登的婦女所樂用的化粧極品，份子的細膩、粉質的純淨、爲任何種撲粉所不及，即配合最新發明的「好萌」身體各機關的內分泌液。

若常用此項好萌配合的雙美人香粉，皮膚粗糙的婦女也能勻淨，貼毫無痕跡，她的香味又文雅又甜蜜，有使人陶醉的魔力，她更有玉色、桃紅色、健康色等十二種，不同的顏色可各依本人的膚色年齡愛好而選用之，則格外能够表現她自然之美。

各地百貨公司  
洋貨店均售

雙美人牌化粧品製造廠

總行 大阪 中山太陽堂  
分行 上海、天津、大連、奉天

